

二零二零  
秋季号  
复八十三期

# 清华校友通訊

83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秋二零二零  
季二号



清华校友总会

CN 10-1674/G4  
ISSN 1006-7663



传播母校信息  
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  
弘扬清华精神

ISSN 1006-7663  
刊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电话 010-62792246  
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价 20元

致敬

人民英雄陈薇



▲ 4月29日，陈薇院士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二期临床试验后在武汉第一次做抽血复查检测



▲ 1月26日，陈薇带领团队奔赴武汉，在机场登机



▲ 9月24日，陈薇院士回到母校清华为本科新生授课



▲ 9月8日，陈薇院士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为其颁授奖章

## 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主题和标志发布

2020年9月1日，邱勇校长向全球发布了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的主题和标志。

建校110周年主题



▲ “自强”来自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卓越”来自清华精神“爱国奉献，追求卓越”  
“创新”来自清华学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

建校110周年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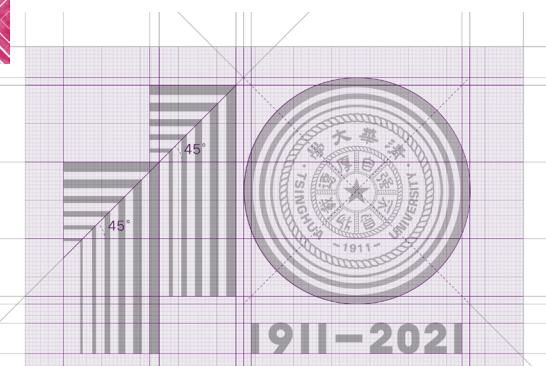


▲ 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  
110th ANNIVERSARY  
TSINGHUA UNIVERSITY

▲ 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标志，以阿拉伯数字“110”与清华大学校徽的组合为主体图形，并辅以阿拉伯数字“1911—2021”



▲ 标志的创意源于同心渐进的方圆几何图形，校徽图案嵌入同心圆中。同心圆寓意水之涟漪、木之年轮；开放式的同心方寓意着对知识与学科的不断探索。清华紫，增加了标志渐变光感的色彩表现形式



► 标志以数字“110”为基本形态，两个“1”由11根线条构成，从细到粗渐变，从低到高上升，勾勒出清华走过的岁月痕迹；第二个“1”与“0”的位置升高，寓意着新百年后的第一个10年，清华人以更昂扬的风貌，书写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新篇章

建校110周年标志设计团队负责人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聘教授陈楠

# 清华校友通讯

二零二零  
秋季号  
复八十三期

*Qinghua  
Xiaoyou  
Tongxun*



- ◆ 人民英雄陈薇：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 ◆ 半个世纪风雨情——水工 001 班的历程（李树勤等）
- ◆ 庄莉：在时代浪潮中做共赢的事（杨帆）
- ◆ 90 后 CEO 姚颂：在创业中感悟清华情怀的理工男（庄臣）
- ◆ 英雄化蝶 魂归清华  
——中国化学兵之父李忍涛传奇（袁帆）
- ◆ 财金泰斗王传纶（李扬等）
- ◆ 清华舞蹈队，我们成长的家（楼叙真）

清华校友总会 2020 年 10 月

清华大学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83

复秋二  
八 零  
十 季 二  
三 期号零



刊 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邮 编 100084  
电 话 010-62792246  
投稿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 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国内刊号 CN 10-1674/G4  
国际刊号 ISSN 1006-7663  
发 行 清华校友总会  
印 刷 北京精彩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定 价 20 元

1934 年创刊 1980 年复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  
编辑单位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出版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指导委员会 华建敏 贾春旺 李蒙 方惠坚 贺美英  
柳斌杰 王凤生 胡显章 叶宏开 庄丽君  
万俊人 白永毅 钱锡康 徐心坦 田芊  
周家憲 孙哲

编辑委员会 史宗恺 向波涛 唐杰 宗俊峰 覃川  
周明胜 范宝龙 胡钰 杨士强 李军  
郭谦

刊名题字 刘达  
名誉主编 贺美英  
主编 史宗恺  
执行主编 唐杰  
副主编 宋述强 杨帆  
黄文辉 解红岩  
编辑 田阳 郭田珍

订阅金额 中国内地 80 元 / 年、200 元 / 3 年，港澳台 160 港币 / 年  
国外 40 美元 / 年

线上订阅 “清华人”小程序认证校友可通过【校友服务—期刊订阅】  
在线订阅



邮局汇款 收款人 清华校友总会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现场订阅 清华大学同方部  
发行电话 010-62782238

目  
录  
*Contents*

今日清华

---

- 7 3800 余名本科新生、9400 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 新闻中心
- 7 王丽方、戴琼海、苏士澍获聘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 8 自动化系建系 5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 吕 婷
- 8 核研院建院 60 周年总结纪念大会隆重举行 / 曲 田 齐炜炜
- 9 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成立 / 智库中心
- 9 清华—国博文物科技保护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 美术学院
- 9 清华大学 2020 年全球暑期学校圆满闭幕 / 刘书田
- 10 邱勇校长出席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 年世界学术峰会并致辞 / 詹 萌 刘书田
- 10 我校与河南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 李晨晖

值年园地

---

- 11 半个世纪风雨情  
——水工 001 班的历程 / 李树勤 张思聪 谢树南 (1970 届水利)
- 15 我的三步曲 / 田 丰 (1976 级力学)
- 19 85/90 再同学，永远的燃五 / 利 斌 (1985 级热能)
- 22 我的同学 / 何朝晖 (1985 级机械)
- 26 漫漫创业路 悠悠母校情 / 李 进 (1996 级汽车)
- 28 手中有剑 心中有光 / 彭永伦 (1996 级物理)

我与清华

---

- 30 从事核事业 60 年 / 朱永瞻 (1951 届化学)
- 33 我们都是“九字班” / 王 蕙 (1989 级计算机)
- 34 奋力攀登 风光无限 / 初世敏 (1975 级无线电)
- 38 回忆充满亲情的班集体 / 周 石 (1988 级硕，社科)
- 42 “清新时代报” ——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 / 张 眯 (2009 级新闻)
- 46 母校恩重如山 育我立志成才 / 高云生 (1966 届自控)

清芬挺秀

---

- 49 人民英雄陈薇：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 李龙伊
- 51 孙滔：奋斗引领 5G 新时代 / 赵晨斐 (2019 级硕，材料)
- 54 庄莉：在时代浪潮中做共赢的事 / 杨 帆 (2010 级博，航院)
- 60 朱锐：“微光”中前行的创业者 / 沈春蕾

**62 坚守初心 问天逐梦——校友代表谷振丰在 2020 年本科生  
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谷振丰 (2002 级力学)**

**64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校友代表丁欣在 2020 年研究生  
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丁 欣 (2001 级生物)**

## 紫荆花开

---

**66 90 后 CEO 姚颂：在创业中感悟清华情怀的理工男  
/ 庄 臣 (2013 级硕，新闻)**

**69 点亮贫困户心里的“路灯” / 陈淑文 (2013 级硕，生物)**

**73 清华校友伉俪：将科研与爱情进行到底 / 张 超**

## 校友联络

---

**77 清华校友总会 2020 年第一次院系校友工作会议举行 / 宋述强**

**77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 / 三创秘书处**

**78 陈旭赴云南、四川看望慰问校友 / 清华新闻网**

**78 王希勤赴西藏看望慰问校友 / 清华新闻网**

**79 我校召开 1970 届校友毕业 50 周年座谈会 / 詹 萌**

**79 “三十年再出发”**

——1990 级入学 3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 宋述强

## 院系工作

**80 社科学院分会秋季论坛成功举办 / 社科学院分会**

**80 公管学院分会召开理事会在线会议 / 公管学院分会**

**81 电机系领导看望金怡濂院士和张履谦院士 / 电机系  
各地校友会简讯**

**82 石家庄校友会支持开展“冀忆清华”访谈活动 / 石家庄校友会**

**82 白云深处有人家**

——疫情下的多伦多校友艺术团 / 加拿大南安省校友会

**82 唐山校友会庆祝成立 11 周年 / 唐山校友会**

**82 常州校友会举办 2020 年度常州籍清华新生座谈会 / 常州校友会**

**83 吉林校友举办座谈会欢送零字班新生**

**83 厦门校友会 2020 送新会举行 / 厦门校友会**

**83 中山校友举办 2020 清华中山新生座谈分享会**

**83 江西校友会组织活动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 / 江西校友会**

**83 湖北校友 2020 迎新会举行**

- 人物剪影** ——————
- 84 筚路蓝缕创校元勋  
——清华创校时期的三位领导 / 金富军
- 86 英雄化蝶 魂归清华  
——中国化学兵之父李忍涛传奇 / 袁帆 (1975 级建工)
- 91 财金泰斗王传纶 / 李扬 瞿强
- 联大春秋** ——————
- 96 三位常委的联大岁月 / 龙美光
- 102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实 / 肖伊绯
- 104 西南联大板桥兵役宣传 / 戴美政
- 108 查良钊：常怀赤子心的联大“孩子头” / 景湘
- 怀念师友** ——————
- 110 从《螺君日记》说起  
——纪念父亲毕树棠先生诞辰 120 周年 / 毕可绣 毕可纲
- 113 冀朝铸：红墙翻译的传奇背影 / 宋春丹
- 120 充满正能量的郑大钟老师 / 王龙 (1981 级自动化)
- 122 陈肇元：低调的土木工程“先行者” / 张晴丹
- 125 沉痛悼念曾善庆先生 / 奚树祥 (1958 届建筑)
- 127 关懿娴老学长仙逝 享年 102 岁
- 128 往事依稀忆五球 / 肖运鸿 (1964 届电机)
- 130 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逝世
- 131 我的同学何雷 / 郝春彭 (1995 级汽车)
- 134 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陈定昌逝世
- 回忆录** ——————
- 135 一介书生投笔行 / 杨良源 (1951 届土木)
- 140 我的音乐人生 / 严宝瑜 (1948 届外文)
- 荷花池** ——————
- 147 清华舞蹈队，我们成长的家 / 楼叙真 (1966 届电机)
- 150 二校门前有条河  
——似水流年的清华往事 / 金笠铭 (1969 届土建)

## 诗词书画选登

- 152 南乡子·入学六十年歌 / 王树文 (1966届精仪)  
152 山坡羊·获奖有感 / 王树文 (1966届精仪)  
153 纪念清华大学毕业 50 周年光 0 班同学嵌名联 / 田 芹 (1970 届精仪)  
154 画堂春·清华秋思 / 张 刃 (1985级力学)  
154 清平乐·贺清华庚子秋季开学 / 张 刃 (1985级力学)  
155 念奴娇·月上人影 / 吕人和 (1949—1951 外文)  
155 七律·贺零字班 / 林天强 (1988级电子)  
155 七律·清华气象 (顶针格) / 余寒生 (1978级土木)  
155 洞仙歌·闻亭 / 朱顺波 (1970届工物)  
155 隶书 母校校训 / 宗家源 (1954届水利)

## 回馈母校

- 156 兰春校友捐资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专项基金 / 基金会  
156 毕业 20 年感念师恩  
——李伟校友为“谷兆祺励学基金”注资 / 宋 慧

## 珍藏之窗

- 157 家父胡道稷的清华印迹 / 胡传杰  
159 两次本科毕业大会的纪念物 / 马少平 (1977 级计算机)

封面 晚秋的清华临漪榭 绘画 吴冠英 设计 王鹏

封二 致敬，人民英雄陈薇

封三 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主题和标志发布

插页 清华要闻

师生校友欢聚，庆祝自动化系建系 50 周年

师生校友共庆核研院成立 60 周年

校友联络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圆满收官

各地校友活动掠影

摄影 曹文鹏 石加东 李派 解红岩等

插页设计、电子排版 吴振鹏



# 今日清华

## 3800余名本科新生、9400余名研究生新生入校报到

9月7日、8日，清华园迎来3800余名2020级本科新生。他们满怀憧憬地开启清华时光，让秋意渐浓的清华园焕然一新。2020年，清华大学共录取内地学生3500余人，港澳台学生60余人。内地学生中，理工类考生占比62.2%，文史类考生占比7.2%，艺术类考生占比6.9%，来自高考综合改革省份的考生（不分文理）占比23.6%。通过强基计划录取新生939人。另录取了来自全球49个国家的国际学生300余人。内地新生共来自全国1100多所中学，其中，来自西部地区省份的学生约占26.6%，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20.2%，少数民族考生占9.7%，男女生比例约2:1。年龄最小的新生尚未满15周岁。

今年，清华大学在全面推行大类招生、培养和管理改革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新一轮高招制度改革和强基计划，不断

完善招生选材体系，充分尊重和满足学生的自主选择权，打破学科界限，促进交叉型、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清华大学围绕“为国选材、厚植强基、拔尖领军、创新未来”的强基计划人才选拔培养定位，精心设计，深度改革，全面推动，以书院制培养、理—工双学士学位、科教协同以及本—硕—博衔接等创新型培养模式，打通评价、选拔、培养和后续发展多个关键环节。最终选拔出了939位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子，其中不乏诸多传统意义的高考高分考生和在基础学科方面有突出特长和天赋的学生。

8月25日，清华大学迎来了2020级9400余研究生新同学。其中硕士生6000余人、博士生3000余人，中国学生（含港澳台地区）8400余人、国际学生1000余人。

（新闻中心）

## 王丽方、戴琼海、苏士澍获聘 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新聘任的11位国务院参事和7位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其中，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丽方、自动化系戴琼海获聘国务院参事，美术学院苏士澍获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连同本次新获聘教师，清华大学目前共有5位教师担任国务院参事，4位教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王丽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现任民革中央委员，长期从事建筑学专业的一线教学和科研工作，教学和科研成果突

出，获得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建国六十周年优秀建筑大奖等多项设计大奖。戴琼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现任民革中央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苏士澍，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文物出版社名誉社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 自动化系建系 5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9月26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建系50周年纪念大会在新清华学堂举行。校长邱勇，党委书记陈旭，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郑南宁院士，国内自动化相关领域两院院士陈翰馥、李伯虎、郭雷、吴宏鑫、王浩、桂卫华、房建成、陆建华、陈杰、李衍达、吴澄、管晓宏等出席大会。自动化系党委书记张佐主持大会。约34万人次师生、系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同步收看在线直播。

会上，张佐宣读了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学长的贺信。邱勇校长在致辞中向莅临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50年来，自动化系秉承教书育人、科

技报国的理念，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万两千多名优秀毕业生，引领了我国自动化专业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他祝愿自动化系在未来50年发展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郑南宁代表自动化领域广大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向自动化系建系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自动化系主任张涛回顾了自动化系建系50年以来的发展征程。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邵之江代表兄弟院校致辞祝贺。校党委原书记贺美英回顾了在自动化系任教的经历，并对自动化系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希望。全球各地系友通过视频表达了对自动化系的殷殷祝福和对师长、同窗的深深思念。

(吕 婷)

## 核研院建院 60 周年总结纪念大会隆重举行

9月26日，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建院60周年总结纪念大会在新清华学堂隆重举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原秘书长华建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教育部原部长陈至立，校长邱勇，党委书记陈旭等出席大会。来自国家部委、高校、企事业单位代表和校内师生代表近500人齐聚一堂，共同回顾核研院历史进程、共话核研院未来发展。核研院党委书记唐亚平主持大会。

陈旭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向核研院全体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核研院以及清华大学建设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陈旭指出，60年来，核研院坚持瞄准国际学科前

沿，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取得了一批国内首创、世界先进的科研成果。核研院60年的历程可以用“一种精神、一支队伍、一面旗帜”来概括。核研院院长张作义在发言中说，第一代人“建堆报国、建堆育人”，满怀青春热情，在吕应中的领导下，在“200号”的远郊天地里用双手建设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在过去30多年中，两代核研院人在王大中的带领下知难而进，众志成城，以实现反应堆固有安全为主要学术追求，在高温气冷堆和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技术上走到世界前列。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剑锋在会上发言，对核研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赞扬。

(曲 田 齐炜炜)

## 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成立

8月27日，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研究院在中央网信办、科技部等相关部委的支持下成立，依托清华大学多学科优势，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对社会治理的综合影响开展研究，为全球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研究与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鹏，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院士，党委副书记向波涛，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院士，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戴

琼海院士，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以及来自中央网信办、科技部等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兄弟高校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上，向波涛宣读了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关于成立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的决定并致辞。顾秉林、向波涛、姚期智、苏竣共同为研究院揭牌。顾秉林、姚期智、苏竣、复旦大学朱春奎教授分别致辞。成立大会后举办了专题学术报告。

（智库中心）

## 清华—国博文物科技保护联合研究中心成立

8月3日，“清华大学—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联合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首次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举行。学校党委书记陈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陈成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等出席活动。成立仪式上，陈旭与王春法为清华大学—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联合研究中心揭牌。来自清华大学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分别汇

报了联合研究中心五年工作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需求等议题，研究中心将依托清华大学在学科融合、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结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丰富的研究资源、扎实的研究基础，联合开展学术研究、召开学术会议、建设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基地，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机构和智库平台。

（美术学院）

## 清华大学 2020 年全球暑期学校圆满闭幕

7月28日晚9时，清华大学2020年全球暑期学校（GSS）闭幕。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发表闭幕致辞。他说，2020年全球暑期学校是清华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线上举办的暑期学校，克服了跨越15个时区的学生共同学习、参与和沟通的障碍，获得较大

范围的关注。来自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优秀学生参加暑期学校。今年的全球暑期学校以“面向疫情后的世界”为主题，由清华大学11个院系和机构、4个海外基地和2个由清华大学发起的国际高等教育联盟等17家学术单位共同参与，运

用云讲座、云研讨、云参观、云观演等多种形式，汇聚全校优秀教学资源，邀请海内外知名教授授课，为同学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跨学科平台，使同学们理解和认识疫情后世界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探讨未来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在为期9天的活动中，同学们通过经济、教育、

社会、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领导力等领域的跨学科学习，积极参与学术讲座、小组讨论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增进了对中国的感知和对清华的了解。在学生代表发言环节，6位学生代表分享了项目学习的收获和感言。

(刘书田)

## 邱勇校长出席泰晤士高等教育 2020 年世界学术峰会并致辞

北京时间9月1日下午，校长邱勇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年世界学术峰会发表了题为《复兴与希望：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的趋势》的视频致辞。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参加专题讨论会并讲话。

邱勇表示，2020年是历史的分水岭，也是高等教育的“新曙光”。疫情使我们坚定地认识到，与各方合作伙伴保持制度化联系至关重要。对于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邱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展望。在为期两天的在线会议中，多所世界顶尖高校领导及企业机构专家负责人围绕新冠疫情的应对经验以及未来高等教育的展望进行

了讨论。在9月2日的“这是高等教育的新曙光吗？”专题讨论会上，出席本场会议的其他高校嘉宾也纷纷表达了对高等教育的看法。此外，峰会还就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大学合作、数字化转型与大学教育的变革发展、高等教育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次峰会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0余位代表进行线上交流发言，1000余名参会者在线参加会议。会议聚焦疫情给全球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以及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詹萌 刘书田)

## 我校与河南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9月9日下午，河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弘一行来访清华。来访期间，双方签署了《河南省人民政府 清华大学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校党委书记陈旭、校长邱勇、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副校长尤政等参加签约仪式。陈旭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清华大学和河南省联系密切，双方立足清华大学的科教资源优势和河南省实际情况，在产学研转化、人才

交流培养、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有效服务了河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清华大学“双一流”建设。河南省文化历史厚重、自然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适逢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期待河南省和清华大学紧密协作、共同努力，推动省校合作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果。

(李晨晖)

# 半个世纪风雨情

## ——水工001班的历程

○李树勤 张思聪 谢树南（1970届水利）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我们一生走遍四方”“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战斗着奔向前方”。这是清华水利系系歌开头和结尾的两句歌词，也是1965年入学的水工001班同学的人生写照。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是在高山峡谷，还是在喧哗闹市，我们都可以说凭着这豪迈的歌声，找到自己的系友和知音。今年是我们水工001班毕业50周年，全班32名同学，年逾古稀，一个也不少。作为蒋南翔校长的关门弟子，实现了他老人家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目标，很值得庆贺。今年校庆日，受疫情限制，大家未能返校。全班同学通过视频聚会，云端面对面，回首既往，畅叙友情，怀念母校，感悟万千。

我们班是怎么走过来的？离不开历史的大背景。应该说，我们这一代，经历极为特殊，说空前绝后也不为过。曾经有过各种各样调侃的说法。有人说我们：“三年困难吃过糠，大串联渡过江，武斗场上负过伤，接受再教育下过乡，毕业分配去边疆。”也有人喟叹：“长身体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学知识赶上‘文革’时期，找对象赶上当‘臭老九’时期，涨工资赶上经济调整时期，生孩子赶上计划生育时期。”这确实是事实。人生环境身不由己，但人生态度是自己掌控的。蒋南翔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是深入人心的，已内化为我们这一代人稳定的品格。

我们班32位同学，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1970年水工001班毕业照

## □ 值年园地

的17个省市。既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才子、才女，也有来自西南边陲、东海之滨和北国穷乡僻壤的工农子弟。第一次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大家都很兴奋。可是最初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居然是清华的食堂。经历了三年饥荒的我们，惊奇地见到一毛钱一份的菜里也有肉，吃个排骨也只要两毛钱。最特别的，是女生有单独的食堂。据说女生食堂里一两面要包10个饺子。来自农村的同学有一种“天天过年”的感觉。刚入学不久，学校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两周挖京密引水渠劳动，吃饭不限量，随便吃。这可给了刚从困难时期走出来的农村同学大显身手的机会。一两个的白菜肉馅大包子，一顿吃10~12个的大有人在。劳动两周反而吃胖了。当年清华女生比例很低，全校只有百分之几。连一个女生都没有的“和尚班”就不少。而我们班得天独厚，有8个女生，占四分之一，而且个个亭亭玉立，多才多艺。当时粮食定量供应，我们男生都是“大肚汉”，女同学就将结余的粮票送给了我们。但遗憾的是，这8位女同学后来都外嫁他班了，而我们班则被其他班同学戏称为“小舅子班”。

我们班是一个团结向上、认真学习和实践蒋南翔校长“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班集体。入学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开展红专问题的大讨论，正确认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政治课老师徐葆耕带我们参观圆明园，激励我们的爱国情怀。系主任张任教授亲自讲授“水工概论”课，介绍水利事业的重要，希望我们学好专业，为国家建功立业。所有这些，是对我们最好的思想武装，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政治思想和业务学习有高标准



1970年毕业留校的四位同学在河南三门峡的留影，右起：李树勤、张思聪、谢树南、陈乃君

要求。来自苏州的范本隽同学，高考成绩全校名列前茅，受到蒋南翔校长的接见，成为我们学习的标杆。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来自河北的侯洪恩同学“高等数学”考了全年级唯一的100分。同时，按照学校的要求，全班努力做到全面发展。班上体育锻炼的氛围很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都走出教室，聚集在西大操场，参加各类体育项目。体质最差的，也能在《春江花月夜》的优美旋律中展示着太极拳的一招一式。陈乃君、余宁生在宿舍一有空就用二胡拉起《梁祝》《二泉映月》，开始听着挺烦，慢慢地觉得挺好听，也跟着哼几句。班上有七位同学参加了学校的文艺、体育代表队。忻韦方同学在全校新生运动会上取得了女子200米第一名的成绩。孙仁先同学1966年创造的首都高校女子铅球纪录，直到1983年才被打破。校话剧队的涂兆林，50年后还活跃在校友朗诵队的舞台上。游泳队的徐尚阁在首都高校运动会上总能取得好名次。能歌善舞的李晓峰和忻韦方同学多次参加全校的文艺演出。水利系的文艺小分队里从领导到主要演员，多数是水工001班的。

毋庸讳言，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经历了“文革”动乱年代，确实荒废了不少学业，但我们在挫折和磨炼中成长了。毕业之前，我们就比较多地接触了社会，接触了工农，经受了实践锻炼。很多同学亲身参加了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改建工作，顶风冒雪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还有一部分同学参加教改工作，与老师一起活跃在河北省北部的干旱缺水地区，吃住在农村。一边参与当地兴修水利、总结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一边培训当地的水利技术人才。记得在张家口海儿洼，因为缺水，男同学推了光头，有的女同学剪成男式短发，跟男同学一样风餐露宿，奔波在野外。

这种艰苦条件下的集体生活，至少给我们打下了两个基础。一是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感情很深。一直到50多年以后，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亲密无间的班集体。有一个同学毕业留校一年后，得了严重的肾病，住院两年多，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校的几位同学，隔天晚上轮流去北京站附近为他取中药，风雨无阻。为了给他补充蛋白，到处去买老母鸡给他炖鸡汤。近处买不到，甚至跑到河北廊坊农村去买。毕业这么多年来，平时一旦有同学身体患病，或遇到其他困难，大家都鼎力相助，已成为我们班的传统。二是心系国计民生，勇于担当奉献。1970年3月，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全班同学分布在14个省区。很多同学去了边远地区和农村，如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贵州、四川、河北阜城等地。3天之内离校，大家坚决服从分配，“打起背包就出发”。从此，天各一方，有的几十年都未曾谋面。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开

花。事业无论大小，总能风生水起。

高忆陵同学开始分配在北京密云火车站食堂，我们班这位团支部书记，居然在那里“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当起现代“阿庆嫂”了。20世纪80年代初她改行办公司，又变成了像模像样的女老板。

女同学孙慧是湖北省著名医学教授的千金，分配在宁夏。第二年就被抽调去农村宣传“农业学大寨”。她去的地方是1972年被联合国确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固原县的古城公社。她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在窑洞的煤油灯下给农民念报纸、读文件，也经常教儿童和年轻人唱革命歌曲，这都成为大家最高兴的事。她说：“这是我今生所见最贫困、最愚昧的地方。”“因近亲成婚，瓜子（弱智者）特多。冬天，因无衣裤可穿无法出门，一窝孩子只能围坐在炕上，有的人家更是穷得连炕席都没有。”“离开时我们除身上所穿的，把所有衣物都留给了他们。”在那里，孙慧还不幸被狗咬了一口，至今左膝盖上还留下当年难忘的印记。

同样在大西北工作了23年的老班长李晓峰，深深地爱上了那里的胡杨树。他因成绩突出，获国务院颁发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我们班很多人都从事多年的水利建设工作，不乏亮点。但最值得称道的当属徐尚阁，他是真正“从那黄河走到长江”，实打实地在黄河和长江上奋斗了几十年的水利行家。

他曾担任黄河上游局局长（我们戏称为“皇上局长”）多年，又调任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对长江、黄河流域的水利水电开发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现在谈起长江、黄河，他如数家

## □ 值年园地

珍，我们都不敢在他面前班门弄斧。

出生在嘉陵江边，一生与河流有扯不断情结的涂兆林，毕业后先是活跃在河北农村的水利工地上，后又调到北京主持高碑店污水厂的建设，成为现在北京排水集团的初创人。当她主持的高碑店一期工程竣工时，出生在通惠河边的著名作家刘绍棠激动地流下眼泪。我们班还出了两位博士。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的王喜坤，取得多项发明专利，在高科技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师从我国著名科学家张维院士的王安稳博士，身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做出了学界公认的力学理论创新，受到国际权威专家的首肯，为我国的海军现代化建设和海军高级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除徐尚阁、涂兆林外，班上还出了几位厅局级领导干部，有的管一条线（条条），有的管一大片（块块），如邓家荣、崔利军、姜义等，都有不凡的表现。特别是姜义，在吉林发大洪水时，能指挥若定，堪称帅才。还值得称道的是，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下，他们没有一个人被腐败拉下水，创造了我们班的“零腐

败”，这也很难得。

班上其余同学，有的是大学教授，被评为“优秀教师”“师德标兵”或获得“教书育人奖”；有的在国家机关被授予“巾帼英雄”称号；有的作为高级工程师，获得多项创新成果奖；还有的成为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委员。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分别来自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的肖替华和罗意展两位同学。肖替华回到自己的家乡贵州安顺后，作为中学校长，为家乡的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受到父老乡亲的拥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被选为市人大代表。罗意展的家乡江西吉安，是革命老区也是文天祥的故乡。罗意展毕业后全身心投入家乡的教育事业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数十年，班上同学居然40多年不知道他在哪里。40多年后的他，在家乡早已成为教育名人，头上顶着“高级教师”“民盟副主委”“市人大代表”等一堆头衔。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半个多世纪来，水工001班每个人都在为祖国不辞辛劳，担当奉献。正如我们的纪念文集里所说，“虽无惊天伟业，终未虚度年华”“于国于民，心无憾矣”。

在母校即将迎来110周年华诞之际，水工001班32名同学，谨以一颗赤诚的心和一生为国为民所尽微薄之力，献给亲爱的母校，以报母校培养造就之恩。



2010年水工001班毕业40年返校合影

2020年8月

# 我的三步曲

○ 田 丰 (1976 级力学)

1977年初春，我迈入清华的校门。1980年冬，我跨出清华的校门。2013年初夏，我又再次走进了清华的校园。我的三步曲就是作为工人进校、作为毕业生走出校门和退休后再次入校的缩写。感恩母校的培养教育，感谢同窗好友的帮助，使我从一个只有热情而缺乏知识和能力的年轻人逐步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 一、以工人的身份进校学习

1977年3月，我搭上了工农兵学员这趟末班车进入清华大学力学系学习。

来清华之前，我是山西省忻县地区机引农具厂铸工车间的翻砂工。从插队的农村进入工厂，从事翻砂这类最苦、最累的活儿我并不觉得累，反而觉得有充裕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了。在那个年代，要想找到专业知识的书很困难。整个忻州城只有一个新华书店，里面摆放的主要是毛主席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只有一个角落摆放着几本三角函数，其他工业技术方面的书根本就找不到。后来从我的好朋友和同事刘文浩那里借来一本《金属工艺学》（中专教材）学习。从中掌握了黑色金属的结晶构造、同素异晶的概念、金相学的知识。特别是那个铁碳状态平衡图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这本书是刘文浩从他姐姐那里借来的，我在学习时做了非常详细的学习笔记，包括那张铁碳状态平衡图也被我用硫酸纸从书上描了下来。后来，这本书竟成为我学习技术

理论的启蒙书。再之后，我又搞到了《铸造工艺学》等技术类书籍，我还组织车间里的年轻人一块儿集中学习。车间里有几个年轻的同事觉得学习技术是个正经事，也都不玩扑克牌了，跟着我一块儿学。下班后我们就给技术员打下手，帮助描图。

我们车间的技术员吕发青是太原工学院的毕业生。在那个年代，他是非常优秀的技术人才——不但专业技术理论强，动手能力也十分出色。车间里的设备坏了，他带领工人师傅抢修并亲自动手。工人师傅们都听他的，也非常尊敬他。由于他每天画的图纸非常多，下班后我就带几个年轻人帮他描图。一方面学习描图的技能，另一方面也学习读图和制图的知识。经过熏陶和长期积累我们也就慢慢地掌握了不少制图方面的技能。那个时候，描图是要用鸭嘴笔的。先要把鸭嘴笔尖上的狭缝沾上墨汁（实际上是滴上去的），然后借助直尺或三角板来描出图纸上的每一个线条。描好的蜡图还要用缝纫机扎好四个边，在晒图机上均匀晒曝光，最后放入熏图用的桶里用氨水熏制成蓝图。

在工厂的这段时间里，工作和学习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后来工厂成立了721大学，但没有长期坚持下来。我非常怀念那个即将正规化的时期，也对那时国内的形势感到非常无奈。

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程中，只有革命的理想和热情，却没有科学和文化知

## □ 值年园地

识，不掌握工程技术的专业本领，不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是没有办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的。这里举两个我自己经历的实例。

第一个是我在农村时的故事。1968年我在山西偏关县老营堡插队，我们20个北京知青在南门外的第五小队落户了。南门外地势低，有一条小河从东向西流过。如果从村东南过河，要经过一个比较陡的坡地。坡地的东侧有个没有建成的提水站。坡地上架有输水用的铁管子，输水管上游有砌好的水渠，却没有水泵房。听老人讲，这是1958年的时候弄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最终没有建成。当时我真想把这个没有建成的提水站重新建好并利用起来。但对于那时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来说，只能是想想而已，真没有能力实现。现在想起来感觉到当时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了。

第二个是我在工厂时的故事。1972年我在山西省忻县地区机引农具厂铸工车间。厂里能工巧匠很多，技术力量雄厚。按照一机部的布局，北京通州、河南商丘、山西忻县的三大厂分别生产拖拉机后面牵引的各种农机具。我厂负责生产重型系列（由链轨式拖拉机牵引）五铧犁、三铧犁和轻型系列（由轮式拖拉机牵引）五铧犁、三铧犁。1972年进厂时，每个新进厂的青年工人都由一名拥有顶级技术的老工人师傅带。我师父是八级工，叫米有年。我们学徒期间一直非常认真地向老工人学习操作技能，不怕累也不怕苦，每天都提前来到车间准备好材料和工具。由于非常努力，我和刘文浩还提前一年出徒了。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批量生产的操作技能，也基本上掌握了小批单件的复杂操作技能。我们铸工车间当时有一条没有建

成的机械化流水线。铸工车间劳动强度非常大，即使在生产任务达到饱和状态后，每个月的整机和配件任务还在不断增加。因此我总在琢磨着这条没有建成的机械化流水线。通过向多位老工人和前几任车间主任了解情况，我得知这条流水线是在“文革”初期设计建造的，但没有最终完工。由于我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知识和系统规划能力不足，当是只能用硬纸板制作缩小比例的流水线模型。我拿着这个纸质模型去找厂长和党委书记讨论。后来在没有厂领导批准与支持的情况下，借助太原工学院来我们车间实习的技术力量（两位老师和七八个学生）补画了大批图纸。根据这些图纸，我组织车间团员义务劳动制作零部件，希望让流水线动起来。这个事情没干完，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这条未完成的流水线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回想自己在二十多岁干的事是又笨又好笑。没有理论知识，没有专业技能，就限制了我的思维方式停留在形象思维的层次，而不能按照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总结归纳，进而提出可行的实施方案。

## 二、走出校门献身石油工业

1980年11月，我跨出清华校门，进入石油部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

我被分配到石油机械研究所，从事了一辈子石油装备研发制造的工作。工作中主要的特点就是离不开石油开采现场的野外环境和石油装备制造的工厂。我一辈子充分体验了《我为祖国献石油》那首歌的豪迈情怀。

2019年是我国玉门油田开发建设8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石油工业大事件，我以《难忘的机厂技术攻

关岁月》为题，写了一段自己刚刚走出清华校门，投身石油装备制造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故事。文章被《石油摇篮讲述——玉门油田80年口述历史文集》收录，并已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文章一方面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础工业，特别是石油装备制造业的工艺装备水平；另一方面是我参与装备研制过程中的亲身体验，以及前进过程中的点滴趣事。节录如下：

1982年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作为石油部北京勘探院机械所的一名年轻职工，我开始跟随老同志一起到玉门石油管理局和石油机械厂参加科研攻关、新产品研制。第一次到玉门，我和我的老师吴则中从北京乘69次列车，经西安、宝鸡、兰州至玉门东站。那天，玉门石油管理局机动处的一位姓毕的干事开着一辆吉普车到玉门东站接我们，一路见识了茫茫戈壁滩的景象。

玉门石油机械厂是石油部制造局定点的三抽设备制造厂，当时生产的抽油机、抽油杆、抽油泵等供应全国16个油田，还有出口创汇任务。随着全国各油田机械采油面临的深抽强采形势，解决抽油杆断脱事故迫在眉睫。在部领导统一部署和集中组织下，我和老同志一块儿参加到这个科研攻关活动中。我们从玉门石油管理局的老君庙油矿、鸭儿峡油矿、白杨河油矿等基层单位收集了足够多的事故样品和详细的采油日志资料。研究成果对其他油田的事故分析和应对策略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后来石油部决策的三抽产品升级换代具有基础的、方针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在玉门石油机械厂多年技术攻关和设备更新改造，使得抽油杆全系列产品从不同强度

级别（C级、D级、E级和SH级）的产品质量和制造工艺水平追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缩短了十多年的技术差距，扭转了被动局面。

伴随着抽油杆产品的标准制订、新材料、新工艺的定型，在多年的科研攻关活动中，我结识了很多热心的一线工人、车间干部、理化实验室的职工和局机关中很有担当的领导同志。三十多年过去了，热处理车间紧张的工作现场、炉前控温的一个个夜晚、实验室里制备样品的辛劳场面、显微镜下查看到的金相组织……，就像电影镜头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玉门石油机械厂住宿是比较艰苦的。所谓的厂招待所就是五六孔窑洞，都有门但都关不严，冬天夏天都特别凉快。窑洞窗子特别小，只有一个足球大小的小开口可以打开换气。各个单位参加科研攻关合作的男女同志都住在这里。他们有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的研究员，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的研究员、教授级高工和工程师。当年这些高级别的研究人员都是不怕吃苦、不讲究生活条件的。

夏季里，苍蝇、蚊子非常多。往往是苍蝇还没有下白班，蚊子就开始上夜班了。不过这里的苍蝇比较傻，飞行机动能力很差，很容易被击落。开始我们还找苍蝇拍来打。后来发现，只用一根细棍或树枝就可以把苍蝇打下来，容易得很！厂招待所虽然艰苦，但有一个好处就是离厂卫生所很近，出门也就是二十多米。记得有一次我扛抽油杆试样，没留神一下子把腰给闪了，疼得很啊！不能坐，也不能下台阶，没法上厕所。我就去卫生所想办法。当时的卫生所可不像现在的医院，医生态度真好，非常人性化。医生叫我趴在床

## □ 值年园地

上，给我烤电……烤了一会儿就疼得轻了，但过一会儿还是疼得厉害。我就一连烤了四五次，根本没有用什么药，后来就没事了。生活艰苦容易克服，但是火车票不好买难以解决。那些年，出差都是夜里三点到西直门火车站排队买票。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如果从玉门往回来坐火车就更难了（玉门不是始发站）。经常要躺在地板上、椅子下、车厢连接处等地方。空身还好说，如果携带抽油杆试样那就特别不方便。那时候，物流不像现在这样发达，现在只要填写快递单，两头都有快递员取和送。我把试样抬上火车是一关，再把试样抬下火车又是一关。试样一米多长，用麻袋铁丝捆好。分散放在几个长椅子下面的地板上。还需要事先约定好，火车到站后多来几个人进站接，我就从绿皮火车的窗子往外传。真有点铁道游击队的味道！记得有一次，车间设备的电磁阀坏了，我从北京液压件六厂买了三个电磁阀随车带过去，每个电磁阀都有大几十斤重。那一次，国建军带了好几个小伙子接我，总算把急用的零部件及时运到，没有太耽误开工的时间。在工厂参加科研攻关每次都要很长时间，书信往来是必不可少的。现在读起当年的信件还是心潮澎湃的。

### 三、再回母校效力

2012年我退休了。凭咱石油人的担当，又赶上这新时代，不继续出点力怎么能行啊。当时清华热能系科研任务多，极缺人手。于是2013年初夏，我再次走进了清华园。退休不退岗，永当螺丝钉。

我们这个团队是专门从事瞬变流研究的。承接国内外水电站的调节保障计算分

析和输水调水工程项目模拟与优化。

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土建图、钢筋图、水工建筑图跟我们原来熟悉的机械图真的不一样！在提取输水隧洞中心线几何尺寸的时候，要使用三角函数，感觉比做数学题还好玩。在使用电子表格处理大量数据的过程中发现“宏”功能特强大。建立一个宏，就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高效率。在使用作图软件画曲线时，我先做好一个模版，然后就能快速生成若干个工况的过程曲线了，真是一劳永逸。

当我们寻找危险点的时候，一般需要精确到千分之一秒。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四台机组同时起动运行，当引水调压井出现最高水位的时刻或当流入（或流出）尾水调压井流量最大的时刻，此时突然掉电甩负荷。接下来要分析在此关键时刻发生的极端事件，对全系统的影响。具体到出现的最大压力是多少？有没有负压出现？转速会不会飞车？出现这些极值的位置和对应时刻？如此这般的事故苗头和潜在风险等等都要一一找出来。

各种工况与不同工况的组合，都需要模拟分析这些极端事件出现的时候，从十几秒到几千秒时间范围内，各种运行数据的瞬态变化规律和它们导致的后果。结合机组运行的上百种不同工况组合，分析模拟的工作量非常巨大。我作为一颗螺丝钉，在这里一拧就是七年，而且越拧越紧，不带松扣的。

几年来，我先后参与过南水北调北京环路输水系统，冬奥会造雪供水和应急水源，丰宁一二期，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和南方某城市防洪导水补水项目以及印度尼西亚、老挝等水电站的工作，为大能源建设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继续出力。

# 85/90 再同学，永远的燃五

○利 斌（1985级热能）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30年倏忽而去，不经意间，几道皱纹、几缕白发，已然爬上额头，映着这些年奋斗的岁月。回首间，燃五班当年的花样少男少女们，一切可还安好？翻捡昔日相册、文件、信件时，把大学五年的时光一段段拾了起来，有写点东西的冲动，能想起多少就是多少吧，是为志。

## 学习，竞争是残酷的

学习之于清华，无需任何的描述。我国的教师节起源于1985年的9月10日，我们有幸赶上第一个教师节之际考进清华大学。当然，能够在1985年进清华园学习，那肯定是“全国精英”，不是省市状元，也必定是一校之学霸。学霸聚在一起，几年的学习，也得分个三六九等，竞争自然是残酷的。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1985级燃五班学生计30位，其中一位由于



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1985级燃五班  
同学校外活动

身体原因顺延至五字班，他是1984级的陈明刚同学。老陈后来在清华上了硕士研究生，现在在招商局集团担任领导职务，学习和工作一直都是顶呱呱。

燃五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个地方的教育多少有所差异。大学不像高中，学校、老师盯着学，更多的是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这方面做得不好自然就会掉队。很不幸，我并不太习惯大一的学习压力竟然大过高三的情况，加之是首次从遥远的南方来到北方学习，学习和生活等方面都未能很快适应，学习上自然就落下来了。大学五年，印象最深的是大三“热力工程”期终考试，我竟然得了69分，名列全班后几位，但自身感觉不应该是这个成绩，较起劲来直接找老师对卷，果然是有道问答少算了7分。虽然加上这7分，三年以来总体成绩还是中等偏下，却也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而且对北方生活已经逐渐适应，后两年我的成绩开始上扬，担任过课代表，“透平机械自动调节”以及“英语四级阅读”等科目都取得了好成绩。但已然时不我待，五年总评分，全班30人，我刚好是21名，居于班级后三分之一，但五年下来也并没有挂科，算是幸运。

五年的学习里，有不少趣事，遇到不少大师，可惜懵懂时光里未能珍惜，所学寥寥，愧对师恩。工程制图记忆深刻，齿轮、螺杆、虚线、实线……一堆堆削成HB、2B样式的铅笔，各种丁字尺、擦图片等繁杂用品。在清华学堂制图教室一待

## □ 值年园地

一整天，面对完稿的A0图纸，自我感觉还不错。可等交作业时，一看到同学们如印制出来的图纸，信心瞬间受到一万点暴击！

对门182室的孙永忠同学个头不高，与我很谈得来，其学习极为厉害，微积分、中国革命史等文理科知识俱全，没见“头悬梁锥刺股”地用功，但永忠同学始终成绩上佳，标准学霸。1990年大学毕业那年，教育部门竟然取消了应届本科生报考研究生的考试，似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唯一一次，而永忠同学以班级总分名列第一的身份，顺利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直接推荐资格，可喜可贺。

清华几门力学课程是有名的难，流体力学睦杭生老师，年纪约40岁，授课声音顿挫抑扬，“严格”两字牢牢印在脸颊上，是学校的“名捕”之一。期末考试时综合大题巨多，道道难度巨大。记得本班有一名女生各种耍赖就是不肯交卷，架不住“温柔攻势”的睦老师，破例允许其延迟10分钟交卷“助”她过关，一时成为笑谈。

### 宿舍，逐渐学会包容

五年的大学青春时光，绝大多数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当然，纯工科的男生宿舍并不是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脏乱差”，其实蛮光鲜，起码被褥整齐，暖水瓶每天都是满的。

记得燃五班同学分住一号楼154、181、182及184等4个寝室，五六个人在十来平米的空间。班里大部分同学是1967年属羊的，我1968年属猴的，上学较早。1985年时值17岁进清华，但班里还有1969年属鸡的，所以，我在班里只能算是年龄偏小。朝夕相处，几年下来，虽然同学间年龄相差2至3岁，甚至到5岁，但每个宿舍

都会形成鲜明的特点与自己的小文化，象牙塔里的学习、生活简单纯粹，男生宿舍不乏很多有趣的时光，包容与尊重逐渐形成。

我大学前三年所在的181室，宿舍里3个北方人、3个南方人，宿舍长大家推举的是老杨，他高中时期就已经入党，班里无人能及，所以大一时传忠同学就是班里团支部书记。老杨生活极为规律，晚上九点半下自习回宿舍，洗脸刷牙完毕后，上床听英语，十点准时“跟着熄灯睡觉”，无论节假日一律如此，大咧咧的很有人缘。

隔壁154室的锡明同学爱玩，经常组织打桥牌，连带我也跟着他学会了计分、算牌。锡明同学有躺在床上看书的癖好，奇怪的是，他的视力却从不下降，到毕业工作后依然不用戴眼镜，其现在成为管理近千人的企业老大，是燃五班中少数几个仍在从事涉及本专业的“学究大拿”之一，当前正在推进企业IPO上市，厉害了！

还有154室的建华同学，体育课选修了篮球，大四时，他已经可以运球过人。而182室的林进挺与184室的姜从斌等，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一起学会了吉他弹唱，晚自习回到宿舍后至关灯休息前，两个寝室“琴瑟相和”的吉他“小夜曲”，保留到了大学毕业，成为同学们一直以来的“笑资”。

另外，上世纪80年代末的校园流行寒暑假“勤工助学”。我大四时，勤工助学主要是帮忙在教室间搬运课桌，一小时5元钱一天10元钱，一个暑假下来挣到人生第一个200元。“心花怒放”之余与一起搬桌子的马云翔同学，骑车到中关村“海淀市场”，不知道现在叫什么商场，老马买了人生的第一套西服，我买了双新球鞋。回校后我们又一起美滋滋地到照澜院，喝啤酒、撸烤串。

## 爱情，懵懂间与我无缘

大学里对爱情都是渴望的。燃五班有“五朵金花”，成绩、气质及外貌等均属于“上等”，在“男多女极少”的理工科学校，惹来众多理工男“争相追逐”。我进入清华后，学业上并不顺利，大一、大二基本上是班级的后进生，在来来回回的“学习、复习、学习”中，将热情与激情消耗殆尽，对班内、同年级的女生决计不敢想象。

大四暑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活动，有机会结识了低一年级的一位可爱漂亮的、到清华“串门打工”的北大小师妹。傍晚在西操散步，我内心挣扎了很久，也没明白这到底是不是“爱情”。一次勤工助学结束后，送她回宿舍，整个后背都汗涔涔的。那可是九月中旬的北京，天气微凉了。后来得知师妹学习巨好，在学业至上的清华，学习成绩不好总有些自卑，我的“校园爱情”最终只能埋在心底。

最初是高中同学之间的书信来往，后来是学校食堂在周末挂上霓虹灯举行舞会。清华男生对周边学校女生应该有一定的吸引力，有联谊“变现”脱单的，有老乡变情侣好上的等，陆陆续续地有同学谈恋爱了。李军兄是我们大家伙艳羡的对象，高大帅气的老李带着漂亮的女友在校园飘过时，很是引人注目。

嘉栋同学则找了位长头发的美眉做女友，既漂亮又大方，还是隔壁学校的，他俩一起打羽毛球时，简直

就是“青春正芳华”。

多年后在南方经济开发区工作结婚时，我才想明白，大学里的恋爱像足了小孩子过家家，但或许是那时我真的不懂爱，总之，校园爱情与我无缘。

## 结语，清华五字班

从清华毕业30年了，初出校园，步入社会，寻找工作，培植事业，塑造自我。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起起伏伏，或顺或逆，或悲或喜，却始终怀揣着对前程的一份执着。因为我们明白，没有背景，只能用努力支撑着自己前行。

30年来，恋爱婚姻，孝敬父母，教育子女，秋月春风，执手余生。这当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岁月打磨，或苦或甜，或争或吵，然后都过来了，而且曾经以为的漫长，现在想来却恍如昨天。

永难忘记的是当年毕业分别时，那一个个相送，一次次话别，那何尝不是给自己的青春画上一个句号？

永难忘记的是步入工作岗位时，那一声声欢笑，一双双目光，那何尝不是我们



热能工程系热力涡轮机专业 1985 级燃五班毕业合影

## □ 值年园地

开始新的人生？

永难忘记的是2010年毕业二十年时的重聚，望着同学们渐渐离去的身影，心里涌出酸楚与不舍。也许在那一刻，我们才开始懂得，1990年，我们人生第一次大学毕业时，同学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然而时间并不会给我们太多的不舍。

站在50岁出头的窗口，尽管期待着我们还有下一个30年，但是这个30年，就像当年毕业季的一个一个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下一个30年，真的并不是每位同学还能相见。

这就是人生。走过的路多了，难免喜

欢起苏轼的一句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就是一场艰难的旅程，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或走或停，就这样慢慢地走完人生的征途。

但是还有下一句，“但愿初相遇，不负有心人”——我想，已是半百之年的我们，没有人以为这是情话，只愿当初认识的那个你，不会辜负我们之间的相约，正如这次清华大学1985级1990届毕业30周年庆一样，“85/90再同学”，愿我们还是当初的清华五字班。

亲爱的燃五班同学们，感恩，在最美的青春年华，有你、有我，一起走过……

(特别感谢杨传忠、马云翔等叙述补充)

## 我的同学

○何朝晖（1985 级机械）

1985年我们入学的时候，校园里到处悬挂的是“工程师摇篮”的标语，可能大部分学子的人生愿景也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时过境迁，30年后，从清华园走出去的工程师们个个都是清华的骄傲。

老柳，字成林，河北唐山人，身材修长，现在是硅谷某IC企业的资深专家。老柳平时话不多，从不人云亦云，但人缘极好。他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总是招牌式地“嘿嘿”一笑，然后冒出一句“把你牡丹得”（意思是“把你美得”）。

保国，姓吕，山西运城人，读书特别认真。我们上学那会儿，清华自习教室一座难求，班上的同学要到自习教室占座，只要告诉保国一声即可。保国毕业设计选择的是焊接材料方向，一天到晚在实验室磨样、看金相，枯燥无比，保国却乐此不

疲。保国如今是国内稀贵金属研究和加工领域的大拿。回过头来看，他人生开挂不是没有缘由的。

老二，丛波，因崇拜系主任潘际銮院士而报考了焊接专业。要知道老二当年的高考成绩可是名列四川省三甲，只要他愿意，进清华的任何专业都是毫无问题的。老二一口四川腔，说话特认真，如同他的学习和对专业的坚持。老二毕业后进入成都焊接研究所工作，后来创业，一直没有离开焊接专业。

除了老柳、保国和丛波，后来做了工程师的，还有丁正东、丁树森、朱利民、谭喜、华兵、韩学、冯卫东、郝建勇、王建锁、章勃等。

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特点——酷爱足球。印象中，班里既没有艺术特长

生，也没有体育特长生，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足球，足球自然顺理成章成为了“班球”。冯卫东、林建伟、华兵、张洪泉、谭喜、王建锁、韩学、郝建勇、柳成林、丁正东等后来都成了足球好手。记得曾经有一段比较疯狂的时期，中午刚吃完饭，班里大部分男生都要去东大操场南边的小足球场踢上一场。

这帮足球大神中，谭喜给我的印象最深。谭喜是广西人，个子高高，踢球的时候喜欢盘带，两只手甩来甩去。因为个高的缘故，似乎腰怎么也伸不直。谭喜踢球像读书一样投入、认真。记得快毕业那一个学期，他的腿都被踢断了。

韩学、华兵、丁正东、王建锁和谭喜住同一个宿舍。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7号楼226室真可以称得上是“足球之家”了。虽然都喜欢踢球，但韩学和谭喜不一样，完全是另一种类型。韩学戴着厚厚的眼镜，嘴里喊着球友的名字，直着腰咚咚地就冲过去了。除了喜欢足球，韩学还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青年，喜欢读小说，也喜欢写，不过以情书为主。据说，他的初恋女友在他的家乡呼市（呼和浩特），人长得特漂亮。韩学写情书的时候才思敏捷，大概和这有很大关系吧。

华兵的特点则是速度快。记得有一次焊五联队对阵压铸联队，华兵前场接球后，快速前插，在对方两名身高马大后卫的夹击下，飞身冲了过去。两名比华兵高半头的后卫被撞倒在地，华兵继续带球直奔大门而去。足球场上难免肢体碰撞，也有火气大搂不住的时候，这时候就要靠身材健硕的洪泉同学了。他带着他的标志性动作——用食指自下而上将细绳代替镜腿、一个镜片出现多条裂纹的眼镜推上鼻

梁，大喊：“哥们！等等！”果断冲上去，把行将动手的双方隔开。他靠着男子汉的勇气、义气、彪悍把大家劝和，并重新拉到场上继续以球会友。从此扬名立万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洪泉。”对足球的痴迷，成就了洪泉的高超技艺。他为足球而生，也过早倒在了足球场上，但愿天堂也有足球！

王建锁，老家河北，因为面相成熟，大家亲切地称他“老头”。建锁为人憨厚朴实，但在足球场上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脚头硬朗，球风凶悍。

我们班真正的足球第一人是冯卫东。卫东高中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四中，人特别机灵，学得轻松，足球也玩得出神入化。他脚法细腻，带球过人如入无人之境。

林建伟，来自美丽的鼓浪屿，也是一个足球好手。因为人长得特别瘦，人送外号“阿棍”。踢起球来，建伟身体轻盈，动作灵敏。除了酷爱足球，围棋、桥牌、军棋他也样样精通。更有几分小资情调，交友甚广，尤其对女孩子特别贴心。拿现在的话说，典型的“暖男”。

郝建勇，天津静海人。为人耿直，性格豪爽，讲义气，说话做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因与霍元甲同乡，且有点神似，人称“老霍”。他毕业后一直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先后在天津焊接研究所、大唐电信工作。

章勃，典型的书香门第出身，从小在清华园长大。一到周末就可以回家，不免有几分让人“羡慕嫉妒恨”了。为人幽默风趣，非常善于调节气氛，有他在大家都感觉很轻松自在，妥妥的“活宝”一枚。

从入学到毕业，五年时间班里先后经历了四任班长。吴益文是第一任班长，也

## □ 值年园地

是第一个党员，还担任过年级党支部委员。老吴来自“魔都”上海（虽然当年没有这个称谓），浑身上下散发着特有的“魔力”——成熟的气质、温文尔雅的举止、饱含磁力的男中音，加上几分忧郁的眼神。大家刚来还不大熟的时候，他像大哥一样，把大家团结到一起，一步一步把班级建设领入正轨。老吴现在上海海关工作，是材料检测的专家，他主导和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

李晓冰是第二任班长。虽然生得文弱，但在历任班长中，晓冰是很有定力的那种，讲原则，好辩论，上进心强，颇有儒将风采。祖籍山西长治，得晋商古风熏陶，自身坚持努力，服务“兵部粮草总管”。

第三任班长是张子玉。子玉老家辽宁营口，虽然身材不算高大，但做起事来却是典型的东北人风格，说话斩钉截铁，做事雷厉风行。喜欢下围棋、打桥牌，班里组织这类活动，他一定是C位。子玉很重乡土情谊，毕业后回到老家营口，志在建设家乡。

丁正东是最后一任班长。老丁是江苏

盐城人，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说起话来一口正宗的苏北腔。作为班长，老丁可以说站好了最后一班岗。毕业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离校的。送别同学离校时他从未流过眼泪，谁知等到最后他自己要上火车的时候，一下子完全崩溃了，是两个列车员把他拖上车的。

江苏籍的，除了丁正东，还有一位来自扬州瘦西湖的肖大胖。大胖大名肖平，因为长得白白胖胖而得名。属于班上少数绝顶聪明、学有余力的那种存在，也是当年班上唯一一位免试保送入学的高人。想当年，多数同学学起这门力学、那门力学来颇有些头疼，他愣是拿下了力学双学位。对于竞技类活动（桥牌、四国大战等），大胖好当裁判、评论员。他的点评，犹如评书，比实战更精彩。如果没有他在，一场大战那可是逊色不少。

刘文言是班上第一任团支部书记，来自山东梁山，虽是梁山好汉后裔，但为人温和谦逊，毫无好汉的豪气和霸气。治学严谨扎实，毕业后献身国防，从事前沿材料研究成绩斐然，后来又回到中国矿业大学教书育人，传承了班主任刘老师的衣钵。

林卫滨、韩黎、夏志东，是班里仅有的三朵金花，宝贝得不行。林卫滨，同学们都爱叫她小林，来自北京，有一股小家碧玉的玲珑劲，眼睛里永远透露着机



大学时代班级合影

灵。她性格开朗，大山侃得温文尔雅，是我们许多男同学的梦中女神。可惜的是，小林入学前早已名花有主，个别同学纵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赢得美人心，至今仍是咬牙切齿、扼腕叹息。韩黎，河南郑州妹子，不但活泼开朗，而且任何时候都自带一股公主气，是我们班的小画眉。夏志东，看名字以为是个男生，老家江西丰城。作为学霸的存在，小夏同学的课堂笔记堪称一绝（不知如今身为大学教授的夏同学有没有将此绝技传给自己的学生），考试前那是绝对的香饽饽，对某些同学顺利通过考试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比如阿香。

阿香，大名商华忠。“阿香”这一雅号的来历无从考究，想来应该是他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浙江音，自报家门的时候别人把“商”听成了“香”吧。阿香的商业天赋很早就得到了展现，当我们还在懵懵懂懂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候，他就在校园里做起了复印、器材等生意，赚起了老师们的钱，也帮助了不少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勤工俭学。

朱利民，人称“老朱”，和阿香一样祖籍浙江，但生在新疆。虽然一度也和阿香一样在校园里展现出“浙商”的天赋，名噪“华实”，承包印刷厂、办复印社、晒彩照。当年许许多多博士、硕士的毕业论文都出自老朱的精心包装，不过哪位博士没能毕业，那一定也是被老朱害的。但他后来却鬼使神差地当起了工程师，扎根之地既非北、上，也非广、深，而是伟人故里湘潭。他任总设计师研制的“杀手锏”某电传动战车，参加了国庆50周年大阅兵，并荣立军功。

真正老家湖南的也就我一个人。我们

那一届全校有二十多人名叫“朝晖”，都是源于毛主席的名句“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个子不高，性格比较内向，虽是理工男，但平时喜欢舞文弄墨。毕业20年后，我离开机关下了海，和妻子一起办起了园林公司，这个谁也没有想到。

张家光，和老何堪称半个老乡，来自湖北公安。因为个子很瘦小，又长着一张娃娃脸，得了一外号“小孩”，也有同学叫他“长加宽”。张家光个子小，年龄也小，行事比较随性。刚入校时脚踩一双拖鞋参加各种活动，率真得紧。他数学功底十分了得，是班上第一任数学课代表，深得同学喜欢。

最后不得不谈谈另一个老丁，丁树森。老丁是北京顺义人，好像还是二锅头之乡——牛栏山的，但他的酒量却相当一般。老丁是个闷葫芦，爱琢磨事，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语惊四座。老丁后来和小夏喜结连理，他是如何在与这么多男同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至今无人得知。关于老丁，有一件事大家都记忆深刻。那次是班里组织秋游去黑龙潭，老丁拍照的时候，不慎将相机套掉落到陡峭的山坡上。为了“抢救”相机套，十多个同学紧急组成“人链”，靠手拉手、皮带牵引等手段，终于将相机套从翻滚的河水旁边救了回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大家至今都有点后怕。

在人生最美丽、最富激情的那段青葱时光，我们徜徉在清华园中，有幸且有缘走入焊51班这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经历了许许多多。优良的班风由我们一手打造，也滋润着我们一路成长，伴随着我们走入社会、步入职场，并将永远珍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

# 漫漫创业路 悠悠母校情

○李 进（1996级汽车）

## 缘 起

1996年，我从湖北松滋考到清华汽车系。隔了十几年，我们县终于又一次有学生考上清华。高中三年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跟老师同学们形成的深厚感情，一直滋养和激励着我不断进取。

本科期间的每个同学都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当人生进入不惑之年而回望时，深刻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在大学期间奠基的。在与一个个优秀、富有激情而又个性鲜明的同学的朝夕相处中，在清华潜移默化的校风熏陶下，在思想的酝酿、探索和碰撞中，逐渐形成了精神上的个体。

在清华，对我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老师，无疑是我的博士导师欧阳明高院士。在大三时，我萌生了提前进入课题组的想法。非常幸运的是，本科时的班主任姜述刚老师将我引荐到了欧阳老师的课题组。从此我的课题方向、创业方向，以及在这条道路上有幸得到的各种帮助和指导，都因为这次选择而奠定。在欧阳老师和课题组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从毕设到博士的学习。更为重要的，是课题组“求新求变、求实求美”的文化和欧阳老师的言传身教，成为我们日后创业奋斗的精神动力源泉。

上清华第一天，我就被清华园浓厚的体育氛围所影响，或主动或被动地习练了多项运动，包括羽毛球、健身、长跑等，逐渐形成了爱运动的习惯，以及更积极豁

达的心态。

同学情、启蒙恩、健康身，这都是缘，是清华帮我们结的缘。

## 磨 砺

清华的生活是紧张充实而又快乐刺激的。大一时，我们班长和团支书是孙翱和胡敬文。他们俩点子多，第一次班级活动设计的是从学校到前门的寻宝活动。我们小组负责在不同地方藏宝物、贴指示。结果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武警好一阵盘查，最后检查学生证才作罢。

我们第一次宿舍联谊，是跟北大的一个女生宿舍（好像体操明星刘璇当时在那个宿舍）。结果全程她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三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我们群情激奋去游行。坐上375路，司机听说是去游行，马上说拉你们去，后面不上客人了，后面跟着我们一路高歌。当时惊觉北京人民素质太高了。

我大二做班级团支书，大四做系团委副书记，研究生期间当过2001级三年的辅导员。做辅导员工作是投入精力最大的。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非典”期间，当时学校封校，每天要做好年级防疫工作和心理疏导。尤其是有感冒发烧症状的同学，因为在校医院隔离，我要时刻关注其身体和心理状况。期间，1字班有位同学由于误诊而转院至北医三院“非典”隔离区，我从校医院借了一套防护服去北医三院说

明情况。最终在各方共同协调下，经复查没问题后转回校医院。

清华对于个人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点一点植入精神基因里的。当时不显，而历经千帆之后，回首却见。就我自己而言，虽然也常迷茫无知、嗔痴无明，然而在偶尔的心思澄明之时，发现清华已在我内心深处根植的信念，才是让我不至于走大弯路的根本。自强之心，让我们不断奋斗、不断反观和提升自我；利他之心，让我们以责任和担当建立人生坐标；追求之心，让我们与优秀的人同行，以共同奋斗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

## 启 程

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与同班同学郝守刚、王铭东、李渝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易控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并于2009年2月在常州成立常州易控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易控公司始终处于动力系统和排放控制技术的前沿，通过自主开发，掌握核心技术，已完成满足最新排放要求的发动机控制器、双燃料机控制器及系统、SCR系统控制器等系列产品研发及定型工作，并逐步实现产业化。同时，公司先后承担多项国家“863”、“973”、国际科技合作、科技支撑、国家创新基金等项目的研究任务。

很有幸，我的博士课题方向就是后来的创业方向。我们公司的骨干成员里，有十几名陆续在这个方向毕业的师弟共同创业。创业过程很艰辛，我们所选产品领域虽然是汽车核心关键技术产品，但跨国竞争对手都很强大，国内产业环境也有待完善。经过长期的开发和市场投入，才终于得到行业的共同认可。这一过程能坚持过

来，靠的是三个因素：一是清华的老师给了非常多的支 持；二是公司秉承的共创共享的理念，凝聚了一大批人才；三是有一帮矢志不渝创业的清华学生作为核心。

创业前期清华给了我们很多无偿无私的支持，帮助创业公司度过了最危险的生存期。创业中期公司与清华的学术团队共同攻关，取得了产业和学术上的共同成功。而现在，清华汽车系（现在的车辆与运载学院）已发展成为汽车行业引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变革、策源创新创业的核心力量之一，与易控公司的互动也更加频繁紧密。

## 期 薮

清华车辆学科改革成果斐然。从世界先进技术的跟随者，发展为技术引领者；从技术创新者发展为宏观政策、行业变革、创新创业的全方位推动者。学校聚焦学术研究和学生培养，通过成果转化的方式扶持科技创业。这一方式能打通科研和产业的任督二脉，应该长期坚持。

本科毕业20年，离开校园15年，我回想走过的路，感觉有一些当时觉得可有可无、后来后悔没多学的课程，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文学的优秀选修课。未来十年是巨大变化的十年。百年未有之变局下，多个行业不断变革重塑。在校的师弟师妹们至少从大三开始，就应该积极寻找途径与社会实践结合，体验行业、体察变化，早做知识和心理准备。

清华园永远是我们生命中的港湾。特别怀念当年上机械制图的地方（现新清华学堂处）和西操体育馆，还有经常去自习的图书馆和旧水利馆。下次秩年返校，期待再去走走，一解梦中的思念……

# 手中有剑 心中有光

○彭永伦（1996级物理）

## “非典”来袭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这让原本应该家人团圆、亲友相聚的春节变成了口罩蒙面、无法相见、医护人员奋战前线的抗疫情景，整个社会仿佛进入冰冻期。这让我不由得想起17年前，在清华校园里，与小伙伴们共同面对“非典”（SARS）的情景。

2000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们物理系6字班一部分同学选择了出国，少数同学直接参加工作，剩下的继续在清华、中科院等深造学习。我选择了在清华物理系继续攻读研究生，开始是硕士研究生，后来转为直博。我的导师是李家明院士，他是物理系复系后引进的首批院士。我的研究方向是惯性约束核聚变中等离子体的辐射不透明度，主要是应用量子亏损理论对不同材料等离子体的吸收和发射光谱进行计算分析。我因为本科时就参加了大量学生工作，后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担任了物理系2000级本科生的辅导员。刚好在北京“非典”疫情爆发之前，我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儿。

## 新婚隔离

2003年4月4日，我骑着我的自行车，驮着我的高中同学、后来考上清华中文系的女朋友朝朝，从清华出发，途经北大未名湖，到海淀民政局领取了结婚证，然后到清华西门外的自助火锅——铁木真大吃

了一顿。这就算我正式踏入婚姻殿堂了！

我们搬进了在北门外租的一个小房子，作为我们的新房。那个时候，广东地区“非典”传染的信息已经在BBS上传播，超市里的醋和药房里的板蓝根非常畅销，但整个北京市和校园里的各个方面都还在正常运转。两周后，形势急转直下，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被撤，王岐山任代理市长。

没过几天，学校在大礼堂前组织了一次会议，市长来现场发表了讲话，主要是针对北京“非典”疫情防控方面的内容。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市长坦诚负责的作风却让人印象深刻。随后，学校开始停课、封校，同时在西大饭厅（我们打羽毛球的地方）建立了校内隔离区。

气氛虽然紧张起来，但大家还是以乐观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据我一位被隔离的师弟回来说，里面条件不错，特别适合学习看书，不用到三教抢自习室了。非常时期，清华人的自律可以从中窥豹一斑！

各个院系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迅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工作。首先通过辅导员摸排学生的健康状况，做了体温记录表，每天监测并上报体温；给同学们做思想交流工作，讲清楚学校的举措和形势，使学生们不仅能够充分理解学校的状况和决定，并且愿意留在学校与其他同学一起共渡难关。另外就是在校团委、学生会以及紫荆服务队、红十字协会的统一组织下，开展了大量的志愿服务工作。比如在学生

宿舍的各个楼门口轮流值班守控，防止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协助学校后勤分发药汤；在人员容易聚集的场所如食堂、澡堂等值班提醒，等等。还有好多院系的学生纷纷折叠“千纸鹤”，写上自己对医护人员深情的祝福，也是一道感人而靓丽的风景……当然，作为辅导员，我必须与本班的学生们一起奋战，时刻关注和上报他们的体温和健康状况。因此，新婚之后，不得不面临与朝朝的分离。

我在学校里做论文、填报表、与同学们积极交流锻炼，每天还是过得忙碌而充实。而朝朝则被隔离在那个刚租的“新房”里，除了做点儿翻译的兼职外，就是苦练厨艺。

### 咫尺天涯

众所周知，这厨艺没人品尝，没人评价是不能进步的，因此朝朝说要给我送饭。可是封校了，怎么送呢？还好，那时候封校虽然禁止人员出入（据说好些异校恋都因此分手了，所以那会儿流行“非典是检验真爱的唯一标准”云云），但可以在校门口见面，用警戒绳隔开，两人必须相距一米以上。于是我俩就约好时间，在北门见面，隔着铁栅栏，颇有点“探监”的感觉。就这样，朝朝的厨艺日益精进，为日后的家庭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紧张有序的防控措施下，虽然教学区冷清了，宿舍和开放的活动区，倒是热闹起来。大家每天拿着书本，到室外看书；或者伴着“同学们，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走出教室，走出宿舍，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倡议广播，到户外踢足球、打篮球、跑步、打羽毛球等。

其时刚好春暖花开，学校的各个草坪“春雨霏霏春草齐”，特别适合在各个角落谈点事情、说点爱好。

但我们课题组就相对“惨”点，李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们非常认真负责，每天坚持戴着口罩与我们进行研究与讨论，用工作来迎战“非典”。师兄弟们都向导师看齐，坚持论文工作不放松，只能每天去“万人”吃饭的时候艳羡一下那些在明媚的春光里放飞的同学们。不过，也正是由于导师那段时间不用外出开会，得以有很多时间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再加上这段时间没有浪费，才使得我的博士论文攻坚成功，在这种非常形势下顺利按期毕业。更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学生们也都平安顺利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

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特别是广大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的抗击之下，“非典”病毒终于被打败了。这也是作为70后的我们，经历的第一场全国性的“战役”。

没想到17年后，冠状病毒再次袭来，我们早已离开芳草萋萋、书香荷影的清华园，在各自的单位、社区、家庭中抗击疫情。有了当年抗击“非典”的经历，我们深信，众志成城，我们必将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 手中有剑，心中有光

整整九年的时间，在清华校园里浸润与熏陶，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这里我们一同经历了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去美国大使馆前抗议，1999年参加国庆五十周年游行以及2003年共同抗击“非典”……蓦然回首，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光仿佛仍在眼前，永生难忘！总有一些人生中的苦难，我们必须一起走过。希望我们，都能手中有剑，心中有光！



# 从事核事业 60 年

○朱永麟 (1951 届化学)



朱永麟院士

朱永麟，安徽泾县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核化学化工专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留校任教，1956年调入工物系，参与原子能新专业筹建。1959年起研究磷酸三丁酯溶剂萃取法核燃料后处理化学和工艺，此法被国家用于建造核燃料后处理厂，满足了国防需要。曾任清华大学核研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29年冬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没落资产阶级家庭，兄妹四人我居长。祖籍安徽泾县黄田。太平天国战乱时期先辈跑到江西南昌做生意发了财。20世纪初，祖父在上海办裕源纱厂，1918年把工厂卖给了日本人。到我父亲一辈，家道日益破落。

我出生时是国家灾难深重的年代，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吴淞口，父亲做地产买卖亏了大本，把家从租界迁到郊区闵行。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占上海，又逃难到租界。抗战八年，生活一年比一年

艰难，但“穷虽穷，还有半担铜”，尚未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母亲系出南浔邢氏，有中学文化，对子女教育比较重视。我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南模教学认真，有学识、经验丰富的老师，如名誉校长赵宪初先生等，学生学得也比较扎实。以英文为例，我进大学后读英文教科书，用英文写实验报告，和外籍英文教师交谈均无什么困难。

高一那年迎来抗战胜利。战争结束前，盟军轰炸机飞临上海，在高空盘旋，偶尔投下一些炸弹。日本人的高射炮火够不着，只在半空开出朵朵白花。那时，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心里非但不害怕反而充满喜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来接收，物价飞涨，日子一样不好过。南模有了中共地下组织，在进步同学引导下，我参加了一个叫“复兴联谊会”的社团，解放后才知道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政治上很幼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南模同学中天资高的太多了。

1947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那时战局紧张，平沪之间铁路不通，但上海同学对清华很向往，家里也不反对我北上。于是，在9月间和同学们结伴坐货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我考清华时报的是电机系，因名额已满临时转到化学系，这一转就决定了此后一生的事业。

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园和上海的商业

社会及市民家庭的气氛大不相同。原来上大学似乎只是为了学一门技术，好挣钱养家。上海一位父执听说我学化学，就说：

“很好，很好，可以造肥皂、牙膏。”到清华后，在老师的熏陶下，我逐渐产生了科学上的追求。当时化学系由张子高、高崇熙、黄子卿、张青莲、冯新德等先生讲主课，我还有幸听了钱三强、赵访熊、陈岱孙、吴晗等先生的课。当时的清华园也是很不平静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1948年冬清华解放当晚，我在化学馆底层值班护校，半夜时听到枪炮声由北往南绕过了清华园。几天后，我和同学们步行二十多里，到玉泉山前石牌坊旁村庄里找到解放军指挥部进行慰问，还帮助他们写安民告示。

1951年毕业后，我留校做无机化学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我留清华在张子高先生领导下搞工科普通化学教学。尽管讲的内容比较粗浅，但一备课就会发现很多地方并不真懂，要重新学习。记得那时年轻教师中流行按小时排计划，每周工作学习达七八十小时。这段经历对巩固我的化学基础起了积极作用。

1955年开始搞原子能，清华成立工程物理系，主任是何东昌同志。我被调去准备放射化学课，后来发展成放射化工专业，人工放射性工艺专门化，工程化学系，我就沿这条线进入了核化学化工领域。一切从头学起，除自学外，我还去北大听课，去近代物理所杨承宗先生处进修。但是，人工放射性工艺学的核心是核燃料后处理，即提取核材料钚的技术，当时国内没有，国外也不可能学到。掌握它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在系里汪家鼎、滕藤等同志的领导下，以



2015年校庆，朱永瞻院士在化工系1965届毕业50周年返校活动上致辞

我为主任的教研组确定了磷酸三丁酯萃取法为研究的主攻目标，因为它是当时知道的最先进的流程。那时蒋南翔校长提倡“真刀真枪毕业设计”，教研组没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全靠教师和高班学生结合，从1960年到1966年把萃取流程的化学、工艺、分析、装备、计算等全面做了一遍，同时培养了200多名本科生和十几名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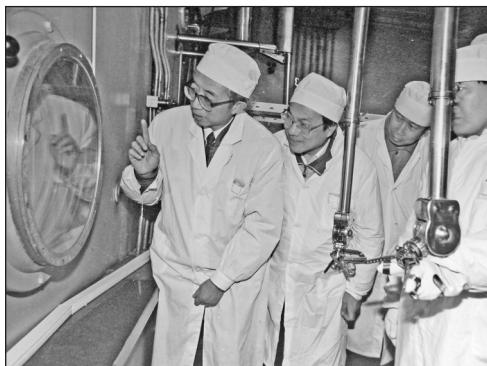
这项研究在我国核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始料不及的重要作用。原来，苏联曾答应帮助我国建造后处理厂，但用的是很落后的沉淀法。核工业部门一直按沉淀法做研究和设计，到1964年因问题实在太多做不下去了。由于有我们的工作基础，才决定抛掉沉淀法改用萃取法。经中央专委批准，用周总理专款在清华200号工地（核研院现址）建造热化学实验室，做全流程热实验。我先带队去401所合作进行萃取法热验证，然后回来负责整个热实验。学校和设计院、工厂大力协同，用仅仅一年多时间建成了复杂的热实验室，又用大半年时间完成了实验准备和14次热实验，取得大量数据和令人满意的结果。当时日夜奋战的情景令人难忘。做热实验的1966年6—9月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大

混乱中，8月份面临热实验中断的危机。8月22日晚，大雨滂沱，我趁周总理到清华东大操场群众大会讲话之机，挤到主席台前，递上一份给总理的报告请求支持。没过几天，二机部刘杰部长受总理委托到200号工地，传达要把热实验做完的三点指示，才使热实验得以坚持到底。

采用萃取法建厂，除大大提高了后处理技术水平，节省大量投资外，还使建设进度提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68年就为氢弹提供了钚装料。在开始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1970年和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1971年，我国已是和美、苏、英、法平起平坐，铀、钚、氢弹都有的核大国。这项成果的政治意义是很大的。

十年动乱期间，我接受过批判，也曾去江西鲤鱼洲劳动。我曾为清华找“工业点”到过一些偏僻山区，目睹那里极端贫困落后的状况，实地体会到知识分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真正含义。以后每当不顺心的时候，想起这些往往给我带来动力。

1978年后，清华大学200号定名为核能技术研究所，现为核能及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成为核能为主、多学科的研究单



1995年，朱永瞻（左1）和同事在核研院710热室前区

位。我一直坚持核化学化工为主要研究方向，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钍燃料循环研究，它是“863计划”高温气冷堆项目的一个课题。我们研究了钍燃料后处理工艺和装备，论证了技术可行性。但由于我国近期不打算建立钍燃料循环，课题停止了。钍的储量丰富，钍燃料循环产生超铀元素少，还可能消耗核武器材料钚。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不会白做。

二是研究开发了一个从高放射性废液提取超铀元素的三烷基氧膦萃取流程。它可使高放废液非 $\alpha$ 化，提出的超铀元素可以用中子嬗变成短寿命核素，使核废物的长期毒性大大降低，这个流程的优良性能已为国际核能界认可，被评为世界上两个优秀流程之一。现在正研究把它用于我国生产堆高放废液的非 $\alpha$ 化处理。

三是找到了一个能有效分离镅和裂变产物稀土的萃取体系。与稀土分离是镅中子嬗变前的必要步骤。本体系的分离系数是迄今已知的最高值，且不用络合剂，有工业规模应用前景。

我是一个实验工作者，几十年来一直亲自做实验，重要的实验事实更不放过。实践出真知，我想是不假的。

我33岁与黄慎仪结婚。她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直到退休，曾任紫光集团副总裁、紫光测控公司总经理等职。她是经济学家黄元彬先生之女。黄先生是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因反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被通缉，全家避居澳门。1950年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回国任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参事。我们有一女儿，现和女婿一起在香港生活工作，他们育有两个女儿。

2020年8月

# 我们都是“九字班”

○王 蕙（1989 级计算机）



20世纪70年代，姑父芦荣光抱着我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1939、1989、2019，这三个数字，恰好是我们家三代清华人入学的年份。

1939年，我的姑父芦荣光离开被日寇占领的北平，辗转到大后方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迎来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他被选派至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学习。

回国后，姑父担任了哈尔滨电工局、沈阳电工局设计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他们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基础，为全国工业化建设争分夺秒地工作。在与他共事的同志文章中，记录了当年他对新分配的同志讲到：“你们今后的工作，就是设计、建设制造水电、火电等发电设备的工厂，特别是它的规模、容量等级将要大大提高，而其建设速度也要大大加快，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现在祖国就等待着你们来参加建设。”

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后，姑父被调至设计总局任计划处、国外处处长，参与苏

联原子能技术合作的谈判。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院长，与其他同志一道承担了制订我国两弹研制计划的工作。此后参与领导了铀同位素分离厂、铀冶金厂、生产堆等核工程的建设，为我国两弹研制做出了贡献。离休前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计划司司长。

长期受从事工作性质所限，姑父从不和家里人谈他工作的情况，也几乎和其他同学断了联系。某次我们曾就这个话题谈起，他也不无遗憾地说，当年在与同学聚会时，一提及近况，他只能闭口不言，次数多了也难免扫兴。后来为了避免尴尬，他也就不再参加任何活动，时间长了，慢慢就没有联系了。为了工作，他们这一代人完全牺牲了自我。

50年后的1989年，我考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姑父非常兴奋，几次提到电机系与计算机系的渊源，以及计算机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作为长辈和学长的



王蕙与儿子

殷切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进出口银行，无论从事技术还是业务，无论在总行还是在分行，都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和金融系统五一劳动奖章，为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行业促进实体经济现代化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也在清华园里收获了爱情，毕业后就和同班同学张旭结了婚，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也给我的大家庭增加了第三位九字班成员。由于我们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就成为国内外同学们的联络中转站。2019年，我们年级还成功地组织了

入学30周年的活动，很多放飞多年的国内外同学都回到清华，看到大家还都是青年时代的纯真模样。

我们的儿子也在2019年如愿以偿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九字班成员。恰逢国家更加重视基础学科的发展，他非常幸运地可以将自己的兴趣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结合，开心地沉浸在数学的海洋中。

1939、1989、2019，电机、计算机、数学，我们家三代清华人的经历和专业选择，反映了近百年来时代变迁，没变的是：我们都是九字班。

## 奋力攀登 风光无限

○初世敏（1975 级无线电）

2019年是我们1975 级校友毕业40周年。静思过往几十年，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爬坡，在攀登的征途中，不敢有丝毫松懈，以往的每段岁月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一道道风景。

### 从兵团战士到清华学生

我是一名北京“老三届”知青，1969年4月1日，伴随党的“九大”召开，尚未到成人年龄的我与许多“老三届”知青一起，登上了开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列车，编制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狂风、黄沙、严寒陪伴我度过了七年的兵团磨炼，住的是劳改农场的土坯房，喝的是人畜共饮的窑坑水。我们在乌梁素海修理地球，在包头万水泉建设造纸厂，带领我们的连级干部是现役军人，排级干部是复员军人，从起床号到熄

灯号，全程军事化管理。

在兵团，我积极要求进步，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不论是挖排水渠，修建农田水利，脱坯盖房，还是建设造纸厂，彻夜抢运造纸设备和原材料，如果没有抢到最艰苦的活儿，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更早起，决不能落在别人后面。政治学习，军事拉



2019 年国庆节，初世敏学长参加国庆 70 周年观礼活动

练，处处争先。领导选拔我到造纸厂生产科做技术管理，我经常白天赶到车间检查设备运行情况，夜里和场部人员去货场抢运造纸原材料，清晨再搭乘通勤小火车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室。那时候，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在兵团这所大熔炉里入团、入党，成为优秀共产党员。1975年，经过班、排、连、团无记名投票，层层选拔，文化考试，以造纸厂600多兵团战士中唯一的名额，进入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电真空专业学习，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爬坡。

从1970—1976年，清华共招收6批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是1975年入学的，约3600名学生（含进修生），分布在清华校本部、北京郊区分校、四川绵阳分校、三门峡水利系基地。学科分设11个系，48个专业。由于保密的需要，根据中央三线建设的指示，无线电系于1969年10月迁到四川绵阳。

我们1975年入学时，除了学校里有灯光，周围一片漆黑。我们经常打着手电筒到学校周边农村学农，在煤油灯下和老乡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文件。大学三年我备加珍惜，发奋学习。电真空专业分两个班，共75人，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工厂、兵团，优中选优。历经变故重返校园的年轻人，都十分珍视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就像久旱的禾苗逢甘露，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文化知识。清晨早起背英语，晚上教室、宿舍的灯光迟迟不熄。同学们年龄差距大，文化基础薄弱，程度参差不齐，学习遇到很多困难，我们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和认真教学。数学老师王祜民、物理老师殷立峰、化学老师于诗南、英语老师崔玉华等，他们帮助



1977年清华留影。后左起：初世敏、樊元伦、李忆红，前左起：樊子荣、谢邑君

我们学习基础知识，为专业课学习打好基础。电真空专业主任张克潜亲授微波电子管课，副主任兼班主任成秀奇亲授微波技术课，班主任吴永清授电子管工艺课，乐光启、罗淑云授电磁场理论课，章鸿猷、张振怡授电子管原理课，翁甲辉、袁宝珠授阴极电子学课，孙伯尧、应根裕授电子光学课，陆家和、刘庆华授低频电路课，范崇治、宁安荣授高频电路课，陈丕瑾、薛祖庆授真空技术课，等等。40年过去了，这些专业课现如今已记不清具体课程内容，但老师们朴实无华、诲人不倦的精神风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

除了学习之外，大家不忘清华“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积极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女生打排球，我成为排球队的二传手；组建学生党支部，我担任了学生党支部委员，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清华人。

70年代末，教育的春风回暖祖国大地，改革开放的脚步开始启动，绵阳分校于1979年回迁北京校本部，我们比清华总校的1975级校友提前半年毕业走向社会。

清华大学的深造虽然只有三年，在我的工作履历中占比不足十分之一，但却像高楼大厦的根基，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

### 十年铸剑 攀登不止

人生只有关键的几步，在我的工作履历中有两次大的角色转换。我在北京医疗器械研究所已经参加了十年医用电子加速器的研制，成为微波工程师，并担任了加速管研究室主任。在我的老师也是我的直接领导推荐下，1988年我受聘进入北京市对外经贸委做引进外资的工作，1998年又调任北京市昌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每个阶段刚好十年。十年磨一剑，十年爬一坡，让我领略了爬坡过程中既有风雨交加的艰辛，也有彩虹靓丽的风景。

在北京市外经贸委工作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大发展的十年。我们招商引资，举办京港洽谈会，宣讲投资政策，洽谈投资项目，审批合同章程。外经贸委作为全市外资主管部门，我们的职责是编制外资发展规划，建立外资企业数据库，开展大数据分析，为市领导决策和政府各部门提供分析研究报告。还要协调各政府部门推进重大项目的入资，监督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为北京市的改革开放、引进资金和技术发挥了很大作用，1988—1998年的十年，外资数量和质量上了一个大台阶，达到一万多家，实际利用外资近200亿美元，是前十年总和的十多倍，世界500强在北京地区的总部和投资性公司达到120多家。

为了开阔眼界，增强工作能力，我萌生了报考研究生的念头。从1993年到1996年几经周折，我终于考上了北京市行政

管理学院（市委党校）的工商管理专业MBA。面对上高中的儿子，脑梗瘫痪的母亲，我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硬是撑过了那三年。经过一系列考试答辩，彻底转换角色，我从一名“微波工程师”跨界成为“高级国际商务师”，任职投资促进处处长。

1998年，北京市加快卫星城市建设，我受市委组织部的选派，在刚刚完成京港洽谈会返京一个星期后，就调任北京市昌平县副县长，一年后撤县改区任副区长。在地方政府任职，我分管商业、外经贸、外事、旅游和食品药品监督等工作，面对的是200万昌平人民、1352平方公里区域面积，工作责任和压力与市政府部门完全不同，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们担当区域发展、保障民生的具体任务，每年年底考核要完成指标，届中要考查是否称职。届内正逢2003年“非典”时期，根据区委的统一安排，我带领区商委和农委，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执行救治任务的全军和武警部队1200名医护人员、672名“非典”病人提供后勤保障，制定了特殊时期后勤保障制度和卫生检疫办法。当小汤山“非典”医院送走最后一位病人，送走各大军区抽调的军医、护士，送走各大饭店抽调的厨师，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我带领的团队荣获北京市委市政府特别嘉奖，我获得一枚抗击“非典”荣誉奖章。

### 北京奥运炼真金

2008年是中华圆梦的“奥运年”，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一年，我接受市委组织部委派，从市政府侨办副主任的岗位上临时调任北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分管交通场站的建设和运行。

交通从来都是北京市的重要议题，而

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期间，向参加奥运会的各类客户提供及时准确的交通服务就更不能有丝毫闪失。为保证服务奥运会的22000多名车队驾驶员、调度员、志愿者等交通工作人员，7000多辆交通服务专用车辆科学运行，借鉴悉尼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的经验，我们采取就近为客户群体服务的原则，根据各国运动员、注册媒体、国际奥委会官员等客户群住地分布和比赛场馆分布，组建了7个奥运交通场站，分别是奥林匹克大家庭饭店交通场站、奥林匹克公园交通场站、奥体中心交通场站、石景山交通场站、海淀交通场站、首都机场交通场站和残奥会大家庭交通场站。我们联合东城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首都机场、西郊机场和世奥集团等，分别组建场站团队，统筹协调，克服场地拆迁、整体规划、资金有限等困难，在半年内完成总面积59.5万平米，建筑面积2.9万平米的场站建设，完成安保、通信、物资、标识设置及安装，建成赛事交通服务车辆集中屯放、调度、组织管理和驾驶人员后勤服务的保障基地。

奥运会、残奥会交通场站正式运行102天，7个交通场站安全第一，安检进入“干净区”车辆2.3万车次，安检进场人员30万人次，未发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确保赛时交通场站安保万无一失。提供餐饮服务130余万人次（包括早餐、中餐、晚餐、夜宵），平均日供餐约2万人次，难度极高，工作量巨大，没有发生一起食物中毒、食品安全事件，实现了交通、服务、食品安全零事故。赛时，每天有约1500多名交通服务人员在场站内备班、休息，为他们设立临时住房、卫生间、浴室、医务室等功能用房和相关工作

制度，创造良好的生活保障条件，未发生一起医疗安全、传染病疫情的事故。奥组委、巴西里约热内卢及俄罗斯冬季奥委会等多个国际代表团及官员到交通场站参观学习，均表示赞叹。赛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赛事交通服务分中心“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称号，我获得了一枚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发的奥运荣誉奖章。

### 坡上风光无限，晚霞靓丽天边

从登上去内蒙古兵团乌拉特前旗的列车至今，我翻山越岭、风雨兼程，五十余年我无怨无悔。我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是父母给我生命，是党培养我成长，是家人给我亲情，是朋友给我力量。退休9年了，我除了做家务、学厨艺、送走老人、照看孙女之外，也会发挥余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北京市老干部局选派，我受聘于首都互联网协会，做了IT企业的党建指导员，与年轻党员交朋友，共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参加离退休老干部支部的党建活动，当选为市委统战部离退休二支部书记，为老同志们服务。经市委统战部推荐，我成为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的一员，2019年国庆70周年庆典，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观礼阅兵活动，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赶上了科技强国的新时代，我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儿子指点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上网查询，微信交流，购物缴费，发红包，直至拍照、录像、编辑文稿，这些技能都已经不在话下。我感觉曾经的清华无线电系工科生又焕发了青春。虽年近70，但我感到生活处处充满阳光，夕阳路上风光无限。

# 回忆充满亲情的班集体

○周 石（1988级硕，社科）



1988年9月5日，入学第一天，14号楼宿舍的4位同学合影。左起：张竹筠、周石、姜兆义、王新堂

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1988级研究生班的学生。不论在上学期间，还是毕业后，三十多年来，我们班的同学们一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种“亲情”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88年9月5日我们班一共有23名同学入学，大家来自四个专业：中共党史、中西文化比较、自然辩证法、思想政治工作。其中有四位同学是50年代出生的，其他同学都出生在60年代，最大的同学比最小的同学大12岁。第一任班长曾渝、第二任班长王中定对班集体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入学时，已是31岁了，在我们班排行老三。

班里同学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名同学是副省级干部，有五位同学在机关或地方担任司局级干部，有八位同学在国

内大学当教授（有的同学还兼任学校领导），有四位同学在大企业当高管，还有同学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成就。

## 追求真理

1988年，各种思潮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如新权威主义、三权分立、传统文化、趋同论、民主社会主义、新思维等。在宿舍中、在课堂上、在阅览室里、在讨论会上，大家谈自己的观点，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1988年10月13日，班里在文科楼召开对专题片《河殇》的讨论会，有几位老师也参会讨论。在讨论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激烈交锋……夜深了，同学们回到宿舍继续争论。理论上的争论，引起同学们对理论学习的极大兴趣。除了上课，大家都在拼命地自学，校园里留下了同学们刻苦读书的身影。

在紧张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还深入实际进行调查。1989年4月7日，到天津大邱庄调查研究，毕业前又到昌平县马池口乡进行调查。经过刻苦的学习，同学们在读书期间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班出版了论文集一部、理论读物一部，在《人民日报》《清华大学学报》《中国教育报》《大学生杂志》等报刊发表论文30多篇。

毕业后，张竹筠、王新堂、蒋劲松、刘志新、曾渝、张志明、张希贤、马传峰、高全和我一共十名同学在学校工作。

在谈到清华给我们留下什么精神财富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谈到：“在清华大学的学习让我们懂得了，当老师要做到两点：追求真理，热爱学生！”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这些争论、探讨，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在走向形成和成熟。

### 关心我们的领导和老师

我们班受到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的关爱。我的导师是冯虞章教授，冯老师像父辈一样关心我。我非常敬佩他的人品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他坚定的信念、奋斗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都在教育着我。我的硕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在冯老师悉心地指导和帮助下最终才得以完成。

当时，党委副书记贺美英老师经常关心我们班同学的成长，还亲自带班里的梁岩峰同学读硕士学位。党委副书记王凤生老师经常参加我们班活动，他也是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班里的张竹筠同学就是王凤生老师带的硕士生。陈希老师当时是校团委书记，也经常与我们班同学座谈。

林泰老师当时是副系主任，给我们班讲授“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班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林泰老师是我班王中定、马传峰的硕士导师。林老师对我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和帮助我们。

刘庆龙老师是系学生工作组组长。在特别时期，他为了同学们的安全，操碎了心。我们有时把他当老师，有时又把他当大哥。有一段时间，我工作不顺，遇到许多困难，见了刘老师后，我就开始抱怨。

刘老师听了以后，不客气地批评了我，使我感到惊讶。冷静下来，感到刘老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清华人没有抱怨社会的权利，只有奉献的责任。刘老师的批评，使我反思了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班主任肖巍老师，与我们是同龄人，我们非常尊重她。她给我班讲授“伦理学”课程。她对同学很关心，每次与她交谈，都有收获。她经常在谈笑中做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班同学的硕士答辩记录都是她亲自做的。肖老师是心灵和外貌都非常“美”的老师。

瞿振元老师给我们班开设“资本论”课程，后来他到中国农业大学任党委书记。一次中午，我没赶上吃饭。遇到瞿老师，瞿老师问我吃饭了吗？我说还没有。瞿老师让我到他家吃饭。我不好意思去，他坚持让我去。到了他家，他热了馒头，从冰箱里拿出几根香肠，再加上从食堂买来的菜，与我边吃边聊。这顿饭让我终身难忘，它记载着瞿老师对学生的爱。时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的袁纯清部长，也曾来到我们宿舍看望同学，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这里，我们也要对已去世的老师表示深深的悼念，他们是：钱逊老师、高达声老师、王耀山老师。

### 同学情

同学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当社会出现大的波动时，同学们相互关心、相互提醒，生怕一个同学出现问题。每天晚上，班里都要核对一下人数。

在上学时期，我得到一间8平米的房子。要搬家，找谁帮忙呢？我非常为难。姜兆义、莫日根和张志明同学得知后，于1991年2月27日主动来到我家帮忙。大立柜

从一层搬到六层，三位同学累坏了。很多年以后，孩子考研究生成绩不理想，张竹筠同学帮助想办法，联系学校调剂，最终孩子得以入学。孩子研究生毕业后，齐小东同学多方沟通，帮孩子找到理想的工作。

张立平同学是班上唯一的女生。她北大本科毕业后，来到清华读硕士，导师是何兆武先生。毕业后，张立平同学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研究员，后又调到国务院参事室任副局长。在学校时，我们经常与她开玩笑，说她是我们班“十亩地里的一棵苗”，在班里太珍贵了。

杨骏同学帮助同学完善硕士论文的英文摘要。罗衡宁、贺卫华同学经常帮助同学修改论文。罗衡宁同学的“趋同论”研究，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黄平同学主动找英语口语老师，在班里开设口语课。蒋劲松同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刘志新同学很早就表现出对金融学的研究兴趣，毕业后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任教授，从事金融学的研究，并担任党委书记。张志明同学诗写得非常好，后来到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任教授、主任，走上了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道路。我们班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同学还有两位：张希贤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王新堂任中央党校培训部主任。

离校前，班里最后一次会议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同学们进行个人总结，谈一谈自己在清华上学期间的优点和不足，然后同学们进行评议。会上，大家的批评非常严厉，有时同学会感到下不来台，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样的生活会，使同学们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后也能更客观地看待同事和工作

环境，避免走了许多弯路。

### 文体活动

班里的第一次联欢中，张竹筠同学的武术表演受到大家的欢迎。张竹筠同学多才多艺，他的书法、篆刻、绘画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徐耀忠同学编排的小合唱引人入胜。徐耀忠同学的文笔非常好，许多事情经过他的描写，马上变得惟妙惟肖。

记得学校举办“五四”文艺汇演时，我们班和社双七班合演的歌舞剧《我们》，表现出这一代人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对祖国美好未来的祝愿。齐小东同学充满激情的诗朗诵，众多演员的烘托再加上优美的舞蹈使演出获得了成功，场内掌声雷动。研究生新生篮球比赛我们班获得冠军。后来，在全校研究生篮球比赛中，我们班代表系里出战，又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在比赛中，姜兆义、张希贤、梁岩峰、刘志新、高全和我，拼命奔跑，每球必争，以顽强的斗志争得了好成绩。在研究生男子排球比赛中，以我们班同学为主力组建了系代表队，取得全校排球冠军的好成绩。每次比赛，班里同学都会到场，有的负责服务、有的出谋划策……排球队的几位同学是美男子，每次比赛都会吸引不少女生前来观战加油。

高全同学入学时，是十项全能运动员。他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体育部当教授。他培养的全能运动员，多次在北京市和全国大学生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梁岩峰同学是学校田径运动员，他的四百米成绩非常好。每次他参加比赛，我们都去摇旗呐喊，祝他取得好成绩。毕业后，他出任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当然，我们班代表系里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

成绩就不理想，大部分比赛都输了，没有取得名次。在清华学习期间，我们深深体会了“无体育、不清华”的意义。

### 艰苦的生活

上学期间，我们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有的同学刚成家，有几个同学有了自己的孩子，已成了父亲。张志明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来清华报到，班长曾渝的儿子4岁了，我的儿子也3岁了。曾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张希贤大哥，女儿已上了小学。到清华上学不仅要承担学习的重担，还要忍受经济上的压力。为了圆清华的梦、为了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为了能为这个国家多贡献一份力量，我们班同学们义无反顾地来到清华报到。

记得一位同学结婚后，没有房子，只能把家安在简易棚里。下雨时，同学们生怕他的简易棚被雨淋倒。有的同学把旧自行车收购来，经过修理，卖给新入学的同学，赚点生活费。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能喝一瓶啤酒也是一种“高消费”。生活中的困难，更激励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我们经常自嘲：“我们是身无寸分，

心装天下。”

### 毕业后的联系

1991年4月4日，学校举办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同学们从学校书记和校长手中领到硕士证书时，热泪盈眶。

1991年4月5日，马传峰同学第一个离开学校，班主任肖老师、张立平、王新堂、徐耀忠、姜兆义和我到清华南门的331车站送他，大家忍不住流下了泪水。1991年7月，我们班同学全部离开了学校，同学们的情意并未因分开而疏远。

吴靖平同学回到绵阳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担任团委书记。他非常能干，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齐小东到四川出差，想方设法去看望一下吴靖平同学。同学们只要出差，有机会，一定要看望一下同学，互通信息，增进情感。特别是百年校庆的庆祝日，也是我们毕业20年的纪念日，同学们都回到了学校，参加这一盛典。晚上，我们请到了刘庆龙老师共庆母校百岁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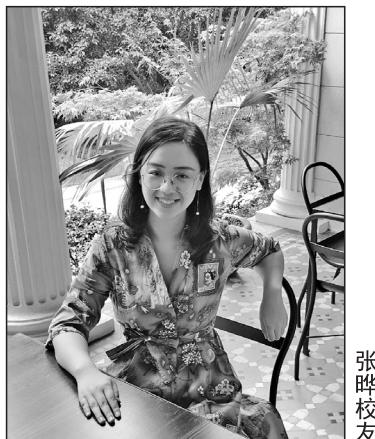
班级是同学们的家，在这里有清华情、师生情、同学情，这种情感永远滋润着大家的心。明年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日也是我们毕业30周年的纪念日，祝清华越来越好，祝老师们身体健康，祝同学们万事如意。



2011年4月23日，毕业20周年座谈会师生合影。前排左2起：徐耀忠、齐小东、王中定、周石、刘庆龙老师、曾渝、张希贤、高全，左11杨骏；后排左起：贺卫华、姜兆义，左4起：蒋劲松、马传峰、吴靖平、王新堂、刘志新、张竹筠、黄平、莫日根、梁岩峰

# “清新时报”——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

张 晔（2009 级新闻）



2019年11月8日，是我最近一次回到清新时报社。那一天，我的单位人民日报社在母校的未来媒体实验室组织了一场活动，“党报守夜人对话清华园——解码全彩印时代的人民日报”。我作为主讲人之一回到母校，而那一天，正好是记者节，也是清新时报17岁生日。

在会场准备的间隙偷偷跑回了报社，窗外的爬山虎已经金黄，还是我们曾经一抬头就能望见的熟悉模样。墙上贴满了范敬宜院长、历任出版人和指导老师，以及不同年代清新报人的照片，犹如一段时光回廊，照见了十几年来共同奋斗过的我们。一个小姑娘正在认真打扫着房间，一聊起来，她说小朋友们都在忙着采访写稿和上课写作业，自己大四了，有空来收拾收拾；再一聊，她是当时在任的，清新时报社社长。

那一天我在朋友圈中感慨这是我的第11个记者节，同行的领导老师非常疑惑。我笑着说因为我的新闻生涯是从“清新时报”开始算起的，而这绝非戏言。我和带我成长的师兄师姐、一起并肩的同学战友、我带过的师弟师妹，甚至是从未谋面江湖上只留传说的大前辈们，无论大家身在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就如同清华人用“几字班”作为认亲密码一样，“清新时报”就是我们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

## 观察家

在清新时报的头版，报头上方印着五个小字——“校园观察家”。自2002年创办以来，这不仅是清新时报的办报宗旨，也是一代代清新报人的成长目标。校园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热爱这个园子和关心时代重要议题的方式，是以媒体人的视角去观察、去表达。做好这样的观察，离不开报社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好传统，而实现表达的效果，更离不开一个开放包容、互相尊重的校园公共环境。

2011年5月初，一则“清华校园网络将改革收费方案”的传言引来诸多猜测。清新时报经多方求证，首次证实了这个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指责学校“变相涨价”的多数同学，与通过测算认为改革合理的少数“技术派”持续争吵，一场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的行动正在展开。作为首

发媒体，短短三四天，我们成立了一支报道组，整理舆论、还原讨论、跟踪问卷，采访学校部门、学生会权益部、学生中的“意见领袖”。核心事实必须锲而不舍地去突破，学生间“口水战”正酣，意见纷乱，我们只能平衡采访，用心辨别，一点点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努力并没有白费。几天后，学校专门为此召开了校领导接待日，邀请了反对最激烈的学生一起讨论。最终，当时的校领导为改革没有征求学生意见诚恳道歉，并暂停方案，宣布将在学生参与的基础上重新调研。在最新一期报纸中，《清华行动：补上程序公正这一课》《“新网费时代”的网络资源分配》登上头版头条、二条，报纸上架后迅速被拿空，赢来一片好评。此后，清新时报一直跟踪网费改革的进程，直到次年一月，符合多数同学预期的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而这次报道，也成就了学校、学生互谅合作的一段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清新时报“观察家”的态度和建设性的努力也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注和赞赏。2012年4月，陈吉宁校长上任不久就来到报社调研，不仅为报社的发展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还与我们一起讨论关于科学传播的好点子、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好思路等等。此后，他习惯每期都阅读清新时报，看到学生反映热水不热了，就敦促物业中心去解决；看到学生科创的新尝试，就再加一把力多支持。他知道我们常年熬夜办报，后来特意准备了茶叶让我去拿分给大家，临近期末考试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学期出报计划，他在路上遇到我言语中还非常遗憾“最近都看不到清新时报了”……

## 真媒体

如果说“观察家”是对我们身为清新报人的业务要求，那么“真媒体”就是作为一个报社的理想了。在校园里拥有一个“仿真”的媒体环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012年，我作为一个总编辑的一周往往是这样度过的——周一，当期报纸出炉，下周各版的选题进度如何？周二，深度的初稿出来没？周三，半夜了终于改完定稿！周四，和执行总编在编辑室里审版改大样。周五，短信电话邮件轮换“轰炸”出版人，反复沟通只为求得一句世界上最美丽的话——“同意印刷”。周六，报纸发排付印。周日，编务会上评报、报选题……啊，新的一周又到了！

然而，别以为只有总编辑的日子是这样的。编辑室的下午，无论你什么时候踏入都会有部门在开选题会、采前会、碰头会；正在排版的编辑可能正一边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一边插嘴“这个可以……”；发行部的小朋友们默默走进来搬报纸……而到了晚上就更精彩了。编辑室里亮到深夜乃至清晨的灯光、保安来轰人的怨念和姑娘们“求求了再等一会儿”的撒娇、把流行神曲拿来当提神的“劳动号子”、下了“夜班”顶着黑眼圈沿着校河奔向北门外夜宵圣地饕餮的声声笑语……在清新报人的脑海里，日子常常不是以“校历第X周”计算，而是以“第X期报纸”来衡量的，它塑造了我们对时间刻度的认知，早已浸入日常生活的血脉机理，无法剥离。当然，这些日常办报的经历只能算“随堂小测”，遇到重大活动报道的“大考”时，清新报人的“战斗”精神更能淋漓尽

## □ 我与清华

致地展现出来！

2012年4月，新闻学院十周年院庆。《清新时报》以“跨越10”为主题，推出一期院庆特刊，用大篇幅探讨了建院“十六字方针”，以理性反思和建设性的态度，来展现我们对新闻教育的思索。

特刊之重，险情环生。付印前一天下午我们才顺利专访到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院长柳斌杰，我紧接着熬夜写稿一个通宵，第一次在编辑室迎来清晨的日出。当日晚上，八九位骨干再战一夜，终于在早晨六点多顺利发排印刷。拖着昏昏沉沉的脑袋，我们选择庆祝的方式，就是集体去吃了一顿清华久负盛名的早餐——清芬园包子。然而，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开始。特刊付印后我只睡了一整个下午，就开始撰写直播院庆论坛和庆典的策划案。跟学院领导、合作媒体、清新骨干打了一圈电话确认各项细节后，一个六七人的“直播小组”迅速上线。

我们这个团队可能永远不会忘记那无比充实的两天。4月21日上午，人人网公共主页、四个微博账号滚动直播院庆论坛，速记、编发快讯、发布图片。下午，拆分成几个小组同时直播分论坛，利用中午的短暂间隙我们还为第二天的晚会节目进行了彩排。4月22日上午，直播院庆庆典，下午，筹备节目和晚会稿件，晚上，清新时报骨干一边奉献了晚会第一单元的首场表演，一边继续直播晚会……那两天学院名流荟萃、活动异彩纷呈，我却几乎想不起来见到了哪位“大咖”，有哪些有趣的故事，难怪后来看到留在学院庆典照片里的我们，都是一个个埋头打字的形象。

论坛直播还有一个好玩的花絮。当日

早上，我们坐的位置刚好与合作媒体的工作团队面对面，看着人家从桌布到电脑一水儿的鲜明LOGO，我们觉得虽为校媒，但气势绝不能输人，马上回报社运回一摞报纸，剪下每期头版在桌前贴成了一排“门帘”，又把报头剪下来贴在自己的电脑上。“小米加步枪”，路过的学院老师连连笑我们“太认真了”，现在想起来也觉得真是少年意气，不过，这正是我们心里最朴素的所想——清新时报是一个“真媒体”，清新报人要做合格的媒体人。

何为“真媒体”之“真”？是要求之“真”，我们一直在用机构媒体的标准要求自己，既要笔下有事实之“真”，又要管理上的流程之“真”。记者与编辑的责任与义务、采访报道中的新闻伦理、刊发时机与报道效果等等，只有走入社会、真正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才能更加体会到在清新时报塑造的新闻观，是那样坚实而有力，这里从来没有“过家家”的孩子，办报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大事。“真媒体”之“真”，更重要的还在于方向之





2012年，清新时报社部分人员在十周年院庆晚会上的合影

“真”。作为纸媒的清新时报，办报宗旨历多次改版始终如一，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的清新时报，方向之“真”显得更为可贵。

2011年我们成立了网络中心，是现在清新时报新媒体中心的前身。在新媒体刚刚发力的那个年代，把发稿速度提起来，是当时的迫切任务。所以，我们以人人网公共主页、新浪微博为平台，开辟“早安头条”“晚安旧闻”“零点微评”等栏目，每日滚动，从未间断。那时候，我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先要爬起来“审稿”，第一代小编，真的挺拼的！后来，我们又摸索过开发自己的新闻APP，最后稳定在微信公众平台为主阵地、报纸与新媒体同时发力的格局。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新媒体领域的竞争早已不是速度的竞争，而是注意力的竞争。所以，我们的朋友圈里永不会缺乏“犀利”的观点，不会缺乏情绪化的泛滥，甚至没有人愿意让核心事实“再飞一会儿”，因为每“反转”一次，又会产生新的关注，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尽管我没有亲历过“微信时代”的清新时报，但我一直欣赏着今天师

弟师妹们的探索。策划不缺温情，但又带着清华人的冷静成熟；评论不缺观点，但不会为了说服而丧失论证的理智。疫情期间，还发出了“双黄连报道的三个问题”等分析文章，在喧嚣扰攘、沉迷在嘲与被嘲之间的舆论氛围中，先跳出来，再深一步。也许这样的文章不会是点击率最高、也不会是“吸粉”的法门，但是这就是清新时报的样子，是校园媒体人的一种坚持。正确的方向，比现实的利益，更为珍贵。

## 清新人

十几年了，在这个报社里诞生过很多“金句”，比如“一见清新误终身”，比如“万物速朽，清新依旧”。没有人会特意考证这些话从哪一年开始流传是哪位小伙伴的版权，但每每我们重逢，或者遇到清新时报生日这样的“大日子”，总会一次又一次，收获相似的感叹。因为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清新时报是新闻学院的本科生第二课堂，我们从入学教育时就来到这里，在报社的实践与在课堂的学习同时起步。第一次署名见报、第一篇深度报道、第一次排版、第一篇评论……无数个“第一次”烙印在这张报纸。我们加入这个报社时十八九岁，离开时也不过二十二三岁，正是生气勃勃、敢想敢拼的年纪。我们把培养大一实习记者的制度称为“清新幼儿园”，我们被师兄师姐们手把手带着采访，到后来又带着师弟师妹们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一篇篇改成花的稿子，一个个反复推翻的版面，曾经的“痛苦”经过风雨的洗礼，让我们变得更强、更热爱、更无所畏惧。

清新报人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是什

么？我想，它是一种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坚持，这样的坚持，来自于那些年学校领导和学院老师对清新的保护和支持，来自于我们所受到的本科新闻教育，让我们坚定选择成为这样的人；它是一种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毅力，这样的毅力是从实践中一点一滴磨砺而来，给了我们如今从事新闻工作、面对更大风浪也不后退的底气；它是一种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格局，正如为我们题写报名、新闻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先生的期许：上大舞台，干大事业。

回到开头的那一天，就在我们主办的那场活动中，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方江山把一份人民日报创刊号赠送给了清新时报，

祝福年轻的清新报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看着我的两个“本报”于此刻的缘分，犹如看着过去与未来在此刻交汇，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2020年11月8日，清新时报就18岁了。18岁在我们的世界里意味着“成年”，而这一年，它也正巧开始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不知道作为学生媒体的清新时报前途和命运会如何，但是它的精神终将不朽。希望现在和未来的清华园，希望我最亲爱的母校，能够记住“清新时报”这个名字。因为这不仅是我们大学生活中一个最珍贵的集体，更因为一代代从这里走出的“我们”，曾满怀真挚用心书写过：爱与坚持。

## 母校恩重如山 育我立志成才

○高云生（1966届自控）



长在母校留影  
二〇二〇年六月，  
高云生学

我是1960年考入自动控制系（现今计算机系）的一名普通校友，在清华学习了六年（其实为七载），经历了太多的事

情，记忆最深刻的是以下几件事：

在大一期间，我们学习“串磁芯”开始接触计算机存贮单元的核心元件。老师教我们把“漆包线”按要求绕在一个比戒指还小的圆环上，我们觉得新鲜、好奇，也很自豪，毕竟是自己亲手创作的。那时的电子计算机体积硕大，在西主楼底层，电子管启动还要预热。我们在校从拉计算尺开始，毕业后到工作单位后用手摇计算机做辅助计算；70年代升级使用从意大利进口的电动台式模拟计算机，后来又发展为台式数字机；后来为了仿真计算提高效率，就到外单位（如北京水利局，高能所等）预约“上机”。这段路程不是很长，但也不短了。总之，在学校学过的数学、

电子技术基础、过渡过程、自动控制伺服系统等课程知识真的是伴我一生。现在，我关注的是创新力、AI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前沿发展。

我们的文体活动多姿多彩。大学二年级，国家受经济困难的影响，减少了上课学时。学校为了丰富大家的文艺生活，在九食堂西边空旷地域，每周有两场露天电影。因为观众太多，同学们一般都是在屏幕前后同时观赏。那时没有便携式录音机，为了看电影，学唱歌，我们班上发明了一项技术，对于好听的歌曲，大家分工分段学唱，然后由班上女生曹柏棣同学负责合成，统一教唱。当时的流行歌曲《十送红军》就是这样练成的。后来这首歌参加系内年级比赛，取得了良好成绩，大家非常高兴，记得是用吃西红柿还是白薯庆祝了一番。

我们同学中真有高人，居然请来学校体育教授马约翰，给我们讲解体育锻炼、健身、睡眠知识。马老可不是一般人，当年他在全国运动会上都是总裁判长。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让我们受益终生。这以后，我们坚持跑步、做操、打球、游泳，冬天去荷花池滑冰，去200号爬山，去颐和园划舢舨，参加航海赛船，许多活动历历在目，很多有趣的画面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如今，我们都养成了健身、保养的好习惯。

大三以后，学校提出学习解放军，以清华民兵师名义组织我们去河北张家口参加军训。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探秘军营，看到了同龄人在部队的真实生活，他们处处体现出团队合作，做人做事靠集体力量战无不胜；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让我们很感动。在部队，我们和战士同吃、同



1967年5月，高云生（左1）与学友张林月（右1）等合影

住、同训练，半夜紧急集合，打背包出发拉练，扔手榴弹，还有三种姿势练习射击……我们有的同学真有本事，竟然能打十环，得到教官的表扬和嘉奖。

我们还参加过首都民兵师新闻纪录片的录制，当年就在社会上公开放映，广受好评，影响很大。我的老母亲在电影院看到了我的屏幕形象，她十分激动，兴奋地跟她的同事讲：“这是我的儿子，他在读清华！”

为响应学校号召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我参与组织并参加了北京市高校环城跑。我和同伴们都努力跑完了全程，有的同学还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我也收获了奖状。这是我在体育项目上第一次得到奖励，备受鼓舞，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张奖状。

大四以后，学校安排去四川成都906厂做课程设计认识实习，这使我们对“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学校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扎

## □ 我与清华

扎实实练好基本功，要又红又专，能“双肩挑”，要“听话出活”。每当我们出征去接近工农兵、参加社会实践之前，系总支书记凌瑞骥老师都会循循善诱地给我们做动员，他铿锵有力又有针对性的话语很受同学们欢迎。直到后来多次值年返校，他都要给我们讲话，我们一直都爱听。在此也祝愿他健康长寿。

我们专业实习去的是山东博山电机厂，郑大钟老师带我们去的。我们刚入学时就听郑老师的课，在阶梯教室、新水利馆和北院工棚，郑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他是钟士模老先生的助手。遗憾的是郑老师在去年去世了，但他严谨认真的育人风格，留给我们太多的影响。我们感恩母校，感恩老师，以他们为榜样，慢慢养成了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好作风。

在清华我们有幸听过很多高水平的讲话，如参加昌平小汤山农村社会实践（俗称“小四清”）动员会，我们听了学校领导艾知生、何东昌在大礼堂做报告。那个年代，信息来源主要就是听广播，可我们在大学期间现场听过和看过多场名人演讲、演出，包括梅兰芳的告别演出、花腔女高音张权的音乐会、谢晋导演介绍招聘演员祝希娟的趣事，等等，感觉也是心满意足了。

1965年，我在学校入了党，按学校要求必须到农村去一次，之后将近一年时间里，我在怀柔城关公社刘各长村参加了“大四清”工作，主要内容是依靠贫下中农建设新农村。1966年6月，四清工作没



1960年，自601班全体同学合影

有做完，也没有做总结，我们就匆匆返回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之后经历了一段十分混乱的时期。

直到1967年底，上面说毕业班按原分配方案可以毕业了，班上同学都欢欣鼓舞。他们齐心协力做完了个人鉴定，第二天就离校去分配的单位报到了。

我离开清华，如愿分配到了基层。我一生都在一个单位，我和我的团队干成了一件事，为社会提供了一项可靠、顶用的装备，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为国家填补了空白。我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研制程序和规范，为行业内培养了一批有用能干的人才，得到国家的肯定，受到了表彰和奖励。

今年，我已80岁，我想借用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 人民英雄陈薇：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李龙伊



陈薇院士在中国工程院举行的座谈会上发言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1988级硕士校友陈薇获颁“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奖章。“今天主席给我授奖章前说了一句话：‘你为军队争了光。’我觉得这是我作为军人分内的事情。”

9月1日晚，专题电视节目《开学第一课》现场，陈薇分享了关于新冠疫苗诞生的故事和知识，以及她与团队在抗疫前线与病毒作战的经历。陈薇说，2月26日第一批疫苗在生产线下线的那天，正好是自己的生日。收到领导和朋友们给她发的祝福，陈薇当时回复了8个字：“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 疫情就是军情，现场就是战场

1月26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第四天，陈薇率领军事医学专家组紧急奔赴武汉，围绕病原传播变异、快速检测技术、

疫苗抗体研制等课题，迅速开展应急科研攻关，与军地有关单位建立起联防、联控、联治、联研工作机制。

核酸检测是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技术支撑。刚到武汉时，当地病毒核酸检测需求量非常大，迫切需要提升日检测量。

“疫情就是军情，现场就是战场。”在陈薇指挥下，短短24小时内，一座负压帐篷式移动实验室，在中部战区总医院药剂楼旁迅速搭建起来。在这个实验室里，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配合核酸全自动提取技术，核酸检测时间大大缩短，迅速形成日检1000人份的核酸检测能力。

为加快推进科研与临床有效融合，陈薇率领科研人员在病原学、免疫学、空气动力学等领域展开研究，快速建立病毒鉴定链条，精准诊断临床患者感染类型，率先在火神山医院等3家医院推广应用，有效提高了临床诊断准确率。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看到电视新闻，陈薇父亲才知道女儿又冲到了一线。2月3日，陈薇挤出时间往家中打了新春第一个电话。终于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陈薇的母亲笑了，父母都清楚：“她是国家的人。”

“要牢记自己的使命，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军事医学专家组火线入党仪式上，陈薇嘱咐新入党的科研人员，这也是她对于职责使命的理解。

## 几十年积累的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

疫苗，是目前抗击新冠肺炎最有力的科技武器。在武汉，陈薇率领团队与后方科研基地联合作战，集中力量展开应急科研攻关，争分夺秒开展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陈薇领衔的新冠疫苗研制团队，也被视为疫苗研发的“种子选手”。

这是一个个值得铭记的闪光时刻：3月16日，陈薇带领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成为国内第一个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4月10日，完成疫苗一期临床试验接种的108位志愿者，全部结束集中医学观察，健康状况良好；4月12日，该疫苗开展二期临床试验，成为当时全球唯一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相关试验结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柳叶刀》上在线发表；8月11日，该疫苗获得国家专利，成为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获得专利权的新冠疫苗。目前，三期国际临床试验正在有序推进。

9月7日，陈薇表示，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对已经发生变异的新冠病毒能够完全覆盖。从目前来看，年产3亿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他们正在努力扩大产能。“几十年积累的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陈薇说。

陈薇的朋友评价她：“不是在实验室，就是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只要她一钻进实验室，啥时候出来都不知道。”陈薇说：“穿上了这身军装，这一切就都是我该做的。”

## 继续奋发努力，不负使命不负时代

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全球新冠患者仍持续增加。“这次抗疫过

程中，暴露了很多短板和不足，也使我们有更深的危机感和更重的责任感。”陈薇说。

此次奔赴武汉，陈薇已不是第一次与病毒“短兵相接”。1991年，刚刚获得清华大学工学硕士学位的陈薇没有选择轻松高薪的工作，而是选择参军入伍。29年来，在与病毒的较量中，陈薇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军功章。

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凭借敏锐的科研直觉，陈薇与课题组连夜进入生物安全实验室。受实验环境限制，陈薇很少喝水，也很少去洗手间，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十几甚至几十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数月后，团队研制的“重组人干扰素ω”，对SARS病毒的攻击有较好的防护作用。

2014年，西非大规模暴发埃博拉疫情，并迅速向外蔓延。那时国内没有埃博拉病例，陈薇也毅然决然地选择挺身而出，率队赴非。她说：“埃博拉离中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同年12月，陈薇率团队研发出世界首个2014基因型埃博拉疫苗，该疫苗也是首个冻干剂型埃博拉疫苗，实现了我国自主研发疫苗境外临床试验“零”的突破。

入伍29年，陈薇的研究对象都是些常人避之不及的疫病，被同事称为“魔鬼课题”。正是有着长期与病毒“打交道”的经验，她与科研团队能够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快研制出疫苗并付诸临床试验。

“作为一名军事医学科研人员，我特别希望我们这艘科研‘战舰’能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陈薇说，“我和团队将为此继续奋发努力，不负使命、不负时代。”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9月12日）

# 孙滔：奋斗引领5G新时代

○赵晨斐（2019级硕，材料）

## 时光流变，犹记青春读书处

1999年，在世纪交接的一年，孙滔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开始了本科阶段的大学生活。一如九年后，他来到工作岗位，站在4G画出的新标准的界碑前，开始学习刚刚完成的4G通信标准。

在严谨而充实的本专业课程学习之外，孙滔还出于兴趣选修了电子系和计算机系的课程。学习之外，孙滔也参加了种类丰富的体育课，“基本上各种各样的球类都选过”。这使得孙滔在本科和后来的研究生阶段都能打下较好的身体基础。有了“体校”的这段经历作为铺垫，尽管孙滔工作后时间安排紧张，探讨国际标准自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繁重的出差任务，“但身体一直还能扛得住”。

比赛和实习，往往占据了大学记忆的一隅。当时的校园活动和比赛颇多，参加电子设计大赛时，孙滔等四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团队，参赛项目是遥控小车地图踩点。车上有一个通信的模块，4平米见方的沙盘顶端有一个摄像头，实时采集小车的轨迹。团队自己设计了小车的通信电路板。“我记得当时冬天下着大雪，其他同学已经放寒假回家了，大清早我们几个人骑自行车去中关村中发大厦购买通讯元器件。晚上我们在主楼的楼道间的试验场进行连续的熬夜调试。”最后的结果也是值得的，孙滔团队获得了一等奖。

比赛后的颁奖环节，团队进行演示并



孙滔校友

对设计方案进行介绍，孙滔对当时的插曲印象深刻。“我们很兴奋地描述了团队的设计如何巧妙，软硬件结合得多么自然，还有诸多原创的算法。但我们口若悬河后的演示环节，那个小车却停在了半程，小伙伴们颇显尴尬。后来发现是通信芯片故障了。”当时系主任王桂增教授点评小车的控制当然很重要，但是故障的诊断、鲁棒性的控制也同等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踏实严谨，把各种情况考虑周全。我现在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始终铭记着这一点。”

大三的生产实习中，孙滔在BBS上看到高年级学长分享的实习信息，来到了Cirrus Logic深圳公司。该公司主要进行音视频芯片的研发，因为在当时，国内还没有个人视频的录像系统（即PVR）。在人人拥有手机和电脑的当代，录音录像已经不再是困扰，但在千禧年的初期，这的确

## □ 清芬挺秀

是一个引发关注的难题和热点，国内和东南亚周边的地区都期待着设备的问世。孙滔和邻班的伙伴以及两位电子系的同学，花费了五周的时间，完成了设备的开发板程序设计。当时孙滔和伙伴们并没有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周末也会跑去公司加班，去附近的图书馆找资料，抱着一尺厚的芯片手册查阅调试。“我们给公司负责人演示用DVD实时录制并回放视频，他很激动，说新加坡的客户一直在等着要，夸赞清华学生的动手能力强。”

2003年，孙滔的毕设工作恰逢“非典”，当时学生被封闭在学校，日常基本上在宿舍，由于大力提倡非密集的户外活动，所以室外和实验室成为了大家的出没处。孙滔选择了“复杂系统的仿真”作为课题，利用十几台电脑完成并行仿真计算。距离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候，程序还未完成，孙滔晚上着急得睡不着觉，全力奋战毕设工作，这也是他大学生活中很少经历到的，“感觉头发都在掉，那个着急啊！”尽管过程艰辛，但最终他让实验室的十几台计算机成功连在一起做起了并行计算，获得了老师的高分和认可，毕设为

孙滔的本科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大学四年，孙滔走过了一段踏实的道路，这似乎是一个典型工科生的典型回忆，但不一样的是，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掷地有声，奋斗的青年沿着一条清晰的道路一路向前，校园带给他的体系化的学术基础、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沉稳朴实的作风，成为不易消退的底色。

## 技术报国，时代浪潮下的奋斗者

2003年，孙滔进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智能与网络化系统研究中心（CFINS）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陆宝森教授和赵千川教授。陆教授对学生要求严格，治学严谨。就读期间，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让孙滔印象深刻。

直博第一年，孙滔就投中了一篇国际会议，得以出国参会。导师们对学生的英文培养较为重视，日常基本上都是用英文完成写作与交流。“后来我去做5G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参会代表讨论技术问题。会遇到各个国家的人用不同的英文口音交流。研究所的历练对之后的工作帮助也很大。”

2008年毕业后，孙滔来到中国移动研究院的网络与IT技术研究所。他发现，学校的很多东西都很难直接用在工作中，这个时候自动化系相对广的基础课程就体现了优势：本科大三学习的“计算机网络基础”成为最先被用到的知识。孙滔来到了一个略显陌生的新起点，从4G的系统性学习开始，到十年后领衔5G标准的制定，他重新踏上了新的赛道。

4G到5G，并不仅仅是速度和



2002年暑假，孙滔（左2）在深圳实习

信息容量的提升，也是万物互联的开端。而孙滔面临的5G标准的制定，需要综合各种复杂的场景，不论是日常的网络通信，还是生产系统的机械控制，还是各种传感器，都需要纳入考虑的范畴。5G一方面要满足各种技术需求，同时也要发挥技术引领作用，为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孙滔深耕国际标准化工作，十年磨一剑，他担任5G系统架构标准的报告人。这是首次由中国人牵头设计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网络架构。需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5G标准的第一版，这不得不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当时一年有八次的国际标准会议。前后两周的时间都会在出差的路上，经常辗转于欧洲、美国、亚洲参会。八次会议之间几乎每周都会有电话会议和其他技术交流。”为了能够形成标准共识，电话会需要考虑全球各时区的参会人员。有时一周的五天中，每晚都有电话会，甚至一天晚上可能还有两个电话会。所以即使下班之后回到家中，孙滔也被会议包围着。八点到家，晚上十点钟孙滔又要开始参会。这是一场对个人毅力和身心素质的拉锯战。孙滔在这个过程中也牺牲了诸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标准的早日问世中。

5G标准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比拼，也是一场地区利益的博弈。当技术写入国际标准中，也就意味着全球的公司都将会实现标准的内容，并为制定者带来专利权益和产业界的话语权。所以孙滔和团队制定的5G标准，面临着不同地区不同公司的激烈竞争，参与方皆是希望占据未来的高点，而胜出者，必然也是对企业或国家及地区通信发展的实力的直接体现。

每当提出一个技术方案，在与其他各方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孙滔和团队面临的，不仅仅是承担论证技术可行性的责任，还需要进行合纵连横的策略战。中国移动作为全球最大的运营商，孙滔主动组织全球二十多家主流运营商参与者每周进行技术磋商。先在运营商中达成一致，进而获得设备商、终端和芯片厂商等产业界合作伙伴的认可。孙滔带领团队经过近一年的探讨、分析、辩论，他们提出的方案从被反对、质疑，到逐渐获得认可，并最终赢得压倒性的胜利：被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确定为5G核心网的唯一基础架构。

## 风云频起，深耕者不改初心

2019年9月25日，孙滔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的奖牌，在他的眼中，“获评者都是在各个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之所以获评，主要是适逢5G技术发展的浪潮。有幸能为我国的5G工作贡献青春和智慧”。

“我有这样一种感受，在以前制定标准的会议上，中国人说话比较少，大家可能更多时间在倾听。而现在，大家会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提出一些技术方案的建议。中国声音在国际移动通信的技术领域内已然增强。我所从事的通信行业如此，我相信其他科技行业也类似。我们这代人这十年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回望移动通信产业的十余年，孙滔见证了颠覆性的变革与发展。“城头变换大王旗”，产业巨头分分合合，风云变幻从未终止。而近些年来华为、中兴、中信科等中国设备制造企业以及诸多手机厂商在国际舞台都逐渐展现自己的影响力。地区竞争

力持续增强，拥有强大的产业后盾，让国际标准会议上的中国代表说话更有底气，这对技术方向引领的影响是个正反馈。

“5G的先发优势现在是存在的，但后面的发展还很难说。美国等国家依然在奋起直追，一时的引领并不能保证长久的优势。”孙滔和团队已经开启了后5G和6G的一些研究工作，准备在新的出发点继续前行。“持之以恒地默默深耕于一个领域数十年，这是很多前辈奋斗者们的写照，是我们的榜样。”

“我是幸运的，我的职业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这也正是诸多清华人的信念与追求。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他们用脚踏实地的干劲来抒写对国家赤诚的爱。

时代改变了像孙滔一样的奋斗者，而他们也变革了时代。熠熠星光不仅闪烁在他所仰望的星空，也被奋斗者摘下，落地于产业的前路上。

（转自微信公号“清华研读间”，2020年7月13日）

## 庄莉：在时代浪潮中做共赢的事

○杨帆（2010级博，航院）

从北大物理奥赛集训班学员到清华计算机系学霸，从网易有道创立者之一到就职于微软、雅虎北研、猎豹移动、蔚来汽车，再到创办镁佳科技，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姑娘曾在大学四年与同级同系男友、后来成为她先生的周枫一起包揽了所有考试的前两名，2002年二人携手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

她，就是庄莉。

在一个热意浓浓的下午，庄莉接受了校友总会的采访。她讲述了二十多年来求学、工作及创业的经历，其中多次提到的“清华集体精神”和“在时代浪潮中做共赢的事”的理念，令人深感敬佩。

### 清华集体精神的培育

庄莉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高三那年，她因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一等奖而被选入北大物理奥赛集训班。集训班的学



学生时代的庄莉

员有个“特权”，那就是可以自由选择大学专业。大多数学员选择留在北大物理系，在追逐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道路上一步步探寻。但庄莉是个例外，受工科出身的父亲的言传身教，她从小就希望能学个实用型的专业，而清华则是最好的选择。起初，喜爱画画的她想学建筑，但是建筑系没有从集训班招生的先例。最终，数学成绩同样出色的她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1996年的盛夏，庄莉正式踏入了清华园。

与大多数高校不同，清华的新生“开学第一课”是军训。在北京火热的三伏天，东操场上呼声喊声口令声震天动地。军训学员们头顶烈日，尽情挥洒着汗水，整齐划一地做着规定动作。“刚到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认识谁，彼此之间非常陌生。”庄莉回忆道，“但是通过军训，大家必须去做同样的事情，遵循同样的规则，感觉一下子就拉近了，就是这种集体的感觉扑面而来。”开学第一课，让庄莉初次感受到了清华的集体主义精神。

再后来的辅导员制度，包括校运会比赛，都让庄莉感觉一下子融入到集体中。

“我们班属于那种集体观念特别强的，所以每到校运会，我们都要追求不管得第几名，我们要把所有项目全报了，就尽可能得分。”庄莉很认真地说，“其实有很多项目是团体项目，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不能以你自己的利益为主导，而要以整个集体的目标为主。”团体项目强调团队精神，重在相互配合，能够培养一个班级，甚至是一个系里边很多人的Teamwork精神。“这种精神对后面整个学习和工作都特别有帮助，因为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整个组织的目标放在最前面。”

在庄莉对清华集体精神的深入理解中，还衍生出了“利他主义”。她从一开始就在做学生工作，当过班长、团支书，一直为班中同学服务。当时她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女生宿舍“飞”网线。“那个时候9号楼的男生宿舍是清华最早接入Internet的，但是7号楼的女生宿舍却一直没接，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就从9号楼‘飞’一根网线，横过两栋楼之间的马

路，再从树上一路拉到7号楼。”虽然这件事打了“擦边球”，但是最终帮助女生宿舍解决了网络连接问题。

“我觉得利他主义特别重要。我现在做生意，其实出发点就是利他主义，就是首先要给我们的客户创造价值，使得客户的产品变得更好卖，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而在这期间，我们的公司也有很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影响力，也增加了很多合作伙伴。如果大家都把事情的结果放在最前面，那么事情做成了，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收获更多的利益，得到更好的发展。”

## 科协经历为创业开了头

令庄莉切身体会到Teamwork重要性的是大三那年她和同学一起组织的一次活动。一直以来，清华非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社团活动。庄莉则与一群对科技创新有着同样兴趣的同学一起加入了学生科协。幸运的是，清华在1996年接入的互联网为这群喜欢折腾的学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学生智能体大赛——机器人足球算法对抗赛，让这群年轻人为之着迷，并产生了“要在清华园里办一届”的大胆想法。

想法很创新，场地也不愁，科协的其他同学也纷纷着手准备，但是办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却没有着落。时任科协外联部副主席的庄莉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办法：自己出去找钱。“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校园外面去找赞助。”庄莉笑着说，“当时知道只能找校友，所以就到处问哪个校友公司做得比较好，后来我们就找到了做教育软件的池宇峰学长。”那时，池宇峰

(1989级化学)创办的洪恩教育颇有名气，他本人也很仗义，听了庄莉等人的想法后，当即拍板出资1万元支持活动。“那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海报印得特别精美，每个宿舍楼下面都贴一张，就是希望能够发动全校的同学都来参加这次编程比赛。”

铺天盖地的海报令这场名为“‘洪恩杯’坦克旋风战”的智能体大赛还未开赛，便已火遍全校。但是对于脑子里不时出现新奇想法的庄莉来说，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她无意中听说某同学有央视科教频道的路子，电光火石间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觉得欠缺的就是能在更大的媒体上做宣传。于是，庄莉又和同学跑去央视，结果在大门口就被门卫给拦住了。见硬闯无果，庄莉和同学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迂回战术”，先能进得大门再说。于是他们就跟门卫说进去找同学的母亲，并报了一个名字，终于被允许进门。“当时我们也是胆子大，脸皮也比较厚，就堵在中央二台台长办公室门口，堵了一下午。”庄莉回忆这段经历时还是有些忍俊不禁，“后来台长终于出来了，我们就给他讲整个事情，讲这次我们跟以前为什么不一样。他听了我们的想法，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就答应给我们报道。”最终，央视为此次活动制作的专题报道在当时还是科教频道的中央二台播出，在清华乃至全国高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个活动做下来大家都很开心。”庄莉嫣然一笑，“对我们来说，有这么几点。首先，通过把外面的一些校友资源结合起来，可以使得我们的学生社团活动做得更加有特色，我觉得这个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我们第一次敢和校外公司打交道，敢和他们谈想法谈条件，最后还

成功地拉到了赞助。不仅锻炼了我们敢于和人打交道的胆量，还提高了我们的表达能力和与人沟通的能力。特别是去央视说服大媒体人为我们做专题报道，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敢闯敢说的勇气。对于学校，我们不仅没花一分钱，而且还为后续的一些活动开创了先河。另外，洪恩教育也很开心，因为冠了它的名字，科教频道又是跟教育密切相关的，它所获得的潜在价值要远远超出那1万元赞助款。”这次活动的经历，对庄莉后来的职业生涯影响巨大，因为她发现，没有比做一件事能给所有参与者都带来好处更令人期待的了。“可以说我现在一直追求的，就是我希望做一件事情能让大家共赢，又能为这个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 创业要和时代站在一起

2004年，庄莉认识了一位日后对她影响巨大的企业家，他就是网易创始人丁磊。

那时，丁磊正被网易邮箱的垃圾邮件问题所困扰。作为当时中国用户最多的电子邮箱，网易邮箱五花八门的垃圾邮件问题层出不穷。而就在他头疼之际，庄莉和周枫发表的一篇关于如何处理垃圾邮件的论文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故事：一封署名丁磊、类似于垃圾邮件的简短邀请函发到了还在伯克利念书的周枫的电子邮箱里。“当时特别好玩，我们真的以为是垃圾邮件，周枫说丁磊怎么会给我发邮件呢？”庄莉不禁莞尔，“丁磊也很有意思，后来直接找到了我们的电话就打过来。正好他那段时间在美国，就约着见了一下。”

那次见面后，庄莉和周枫就利用课余时间帮丁磊在美国做一些技术咨询。每次

丁磊去美国谈生意，还让庄莉帮他安排行程并做翻译。“丁磊是个不太在乎面子的人，他比较在乎实在内容。我那个时候有很多机会在他身边，也见证了网易和微软等公司之间的谈判，这些经历对我后面创业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而丁磊对周枫的影响也很大，因为网易有道是在网易内部“长出来”的。准确说，网易有道并不是网易的全资子公司，网易只是它的一个大股东。“这就是丁磊的生意模式，他看准的事情要非常坚决去做，对于不看好的业务，断舍离也非常果断。”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周枫，也没有辜负丁磊对他的信任与支持，他率领团队历经13年打拼后，终于在北京时间2019年10月25日听到了纽交所敲响的上市钟声。而同为创始人的庄莉，则只是在有道早期有所参与，2008年博士毕业后就离开了。

“虽然我和周枫一直都在一起，但是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夫妻绝对不能在一家公司共事，因为家庭的矛盾会影响到工作的决策。”

尽管在职场打拼了将近十年，工作也换了好几个，但是庄莉总觉得没做到“点”上，创业梦依旧萦绕在她的心头。直到2016年买了一辆特斯拉后，她完全被布满轿车内部的软件震撼了。“就好像你不是在开车，而是在操作各种软件。”深谙计算机科技的庄莉第一次对汽车行业与软件及互联网的结合产生了浓厚兴趣。

恰在此时，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找到庄莉，邀请她加入自己的公司。蔚来的“为用户创造愉悦的生活方式”与庄莉的汽车与软件及互联网结合的想法不谋而合。随着在这个行当工作的深入，庄莉发现，汽车行业的智能化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蔚来的三年，让我越来越认识到汽车加上计算机科技会有特别多的创新，因为现在整个汽车行业还处在没有操作系统的状态。”这个认识让庄莉兴奋不已，因为她看到了这个行业潜在的市场机会。

回顾历史，计算机操作系统成就了微软，手机操作系统成就了安卓。而放眼整个汽车行业，即便是特斯拉，也没有一款能够协调整车软件的操作系统。“其实大家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包括汽车工业根基最深的德国。而且中国在移动互联领域是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整个发展趋势都非常清晰，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率先踩上这个‘点’。”同时，庄莉也意识到，汽车操作系统要想做到通用化，必须跳出汽车行业，在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环境中研发。因此，她果断从蔚来离职，创办了专为打造智能汽车操作系统公共平台的镁佳科技公司。

“用邱勇校长的话说，清华大学要成为一所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高校。那么我们清华人在选择创业方向的时候，也要对国家和民族的某一些局部有深远影响。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做成，至少我们能激起一些浪花，能够激励后辈人去做；如果我们真的能做成，那么我们其实是跟时代站在一起的。”

### 真正的爱情永远激励你向上

庄莉中学就读于四川名校成都七中，这所中学校风非常开放，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不反对学生谈恋爱。“很多人都认为学生早恋会影响学习，但是真正的爱情永远激励你向上。”

受如此校园文化熏陶的庄莉，认为爱情美好可期。特别是她还在人文气息更加



2019年10月25日，庄莉与周枫共同庆祝网易有道在纽交所上市

浓厚的北大校园里度过了一年，比其他同学更早了解了大学生活。“我觉得大学是一个特别适合谈恋爱的地方，你会遇到蛮多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的背景不同，又有很长的时间可以相互去了解对方。”

有了这样的认识，庄莉进清华时就有了一个奇葩的想法：“清华这四年里，我一定得给自己找个老公。”

于是，庄莉就遇到了周枫。“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些吸引我的气质，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庄莉笑着说，“简单讲，比如说在一些对商业的看法，看很多新的东西的视野，我觉得他江苏来的会比我们四川来的见的东西更多一些，思想也更开放。”周枫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企业家，他从小就成长在商人家庭，所以也颇具商业头脑，大二开始就出去做技术赚钱。再加上后来被“ChinaRen”的三位创始人找到，做了一号员工。这些商业上的天分，也正是周枫最吸引庄莉的地方。

当然，学习是校园爱情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庄莉最初注意到周枫，是在数学课

上。1996级计算机系的数学课是计61到计65五个班一起上。“我们数学老师特喜欢开玩笑，他每次在黑板上出5道数学题，1班2班3班4班5班各出一个人上来做一道题，做不完你自己班上的人可以去帮忙。每次最后上去做题的，2班是周枫，5班是我，然后下面的同学们就开始笑了。”

优秀总是互相吸引的，这也是庄莉和周枫这么多年来携手前行的自信和支持。如今，夫妻二人在各自的阵地里打拼，各有各的成就和收获，真可谓“职场情场皆如意”。令人更加羡慕的是，他们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谈起对孩子的教育，庄莉表示，她和周枫都没有想过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但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变成一个自己可以成长的人。然后不断地告诉他们，要做对社会负责的人，对自己负责的人。“我觉得有三点特别重要，首先是找正确的事情，然后用最有逻辑的方法去做，最后让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职业。所以我跟周枫会经常跟我们家小孩讲，你怎么样去培养一个健康的又对你这一生的职业有帮助的一个兴趣爱好，这是特别重要的。”

### 清华人要摒弃雇佣军心态

庄莉喜欢长跑，在校期间经常参加校运会的长跑项目比赛。直到现在，她每周仍要跑上两到三次，每次大约5公里。

“蒋南翔校长曾经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我觉得这个口号特别好。”庄莉说，“首先，清华是把自己的教育目标和国家民族联系起来的；而且健康对于每个人的家庭和事业来说都太重要了。”

长跑，不仅能带来强健的体魄，又是一种锻炼耐力和毅力的运动。“它不要求

你有什么体育天赋，只要你能吃苦。”而“能吃苦”这种特性，正是成就庄莉后来创业的“天赋”之一。

谈起自己的创业之路，庄莉坦言，清华的体育精神令她获益匪浅。“创业就像长跑一样，天生就是一个越走越孤独的过程。你需要独自去吸收和消化这里面很多东西，就像长跑，你要独自忍受中间很多不舒服的过程。”

作为创业新秀，庄莉也谈了自己对清华人创业的看法。她认为，清华培养的学生能力都很强，毕业之后选择去一个公司发展，可能很快能够做到总监位置。“但你自己出来创业的话，有可能做了几年之后公司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从我们那几年的学生来看，可能现在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敢迈出步子大胆去创业的还是少数，你看其他学校创业的人其实还是比我们多一些的，清华人的机会成本很高，但是在创业这方面还是比较保守的。”

庄莉还谈到了清华人的为人处世。清华是世界著名高校，清华人身上自然而然就带上了光环。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清华人的光环有时却是枷锁。“总体上来讲，清华人的能力都比较强，但有的时候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也难免会让人觉得你是高高在上的。我觉得这样跟人打交道，一定要得到很多教训之后，你才能够慢慢体会出来。其实很多清华人在公司里面也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在这方面他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最后，庄莉告诫在校学生，要摒弃雇佣军心态。“我觉得清华人在这方面还是有点严重的。当然，这些人能力本来就很强大，追求一个好的回报也无可厚非，但是去选择收入最高的工作，还是选择长期有发展的事业，包括我刚才所提到的与国家和民族的一些最重要的工业结合的领域，我觉得可以看得更长远一些。”她还讲述了郭谦学长（1982级汽车）的人生经历：郭谦学长曾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他硕士毕业后放弃留京机会，到长春成为一汽汽车研究所的卡车发动机设计室的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他扎根一汽十余年，打下了在企业发展的初步基础。而后，他先后在北汽集团、大众中国担任领导。从2007年开始，他到奇瑞汽车任常务副总经理，后来担任观致汽车董事长。有着国企、合资企业、外企、民营企业各种经历。

“我特别佩服郭谦师兄，放弃那么好的条件去了长春一汽。但是你看他的整个发展，最后还是会到他应该有的高度，并不会因为他当时做了那样的一个选择，就使他的整个发展受到影响。其实人生最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他最终都会达到那里。短期的快和慢，放在一个20年的维度来看，都是不重要的。”



庄莉（中）接受校友总会采访

## 朱锐：“微光”中前行的创业者

○沈春蕾

“从2006年在清华大学读硕士至今，我的研究方向从未变化，一直在研究光学相干断层造影术（OCT）；我的研究目标也从未变化，不仅仅是做一项技术，还要做到产业化。”2020年6月，微光医疗创始人朱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谈到了他的创业历程。

接受采访的一个月前，朱锐收获了一颗创业硕果——微光医疗自主研制的“心血管光学相干断层成像设备及附件”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注册。这意味着朱锐带领团队研发的国产OCT系统正式获批上市，未来将用于临幊上需要进行腔内介入治疗的患者，为医生提供精准易用的介入诊疗一体化器械。

在OCT领域耕耘14年，从实验室里的技术到被市场认可的产品，朱锐带领团队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道路上摸索前行，希望用微创光学技术来服务国民健康。

### 遇到一位贵人

2002年，朱锐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期间加入了清华学长创办的在线培训公司。“那时候我就发现创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朱锐说，当时他就希望能用技术去创业，做好技术产品成为他的目标。

创业的种子开始在朱锐心中生根发芽。在2011年的高交会上，朱锐结识了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副研究员、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米磊把朱锐引荐给时任西



微光医疗创始人朱锐（2002级本、2006级硕，物理）

安光所所长赵卫。

“你来吧，创业成功自然好，如果失败，你还可以在所里继续做研究。”赵卫这番话，朱锐至今仍记得。

“去西安可以拿到更好的资源和支持，我没有理由拒绝。”当年正在深圳摸索创业的朱锐果断决定北上。“虽然当年我还没拿到博士学位，但西安光机所还是决定聘用我为副研究员。”朱锐印象深刻，“此外，我还有自己的实验室，而实验室平台恰恰是我在当时迫切需要的。”

朱锐很感激赵卫给自己抛来的橄榄枝，并欣喜地发现，西安光机所不仅有完善的实验平台，随后成立的中科创星还为他提供了天使投资。

在西安光机所技术、人员、资金和实验室平台的支持下，朱锐不仅创建了微光医疗，还带团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如今，西安已经成为微光医疗的研发基地，深圳公司则主要承担微光医疗产品的工程化推广工作。

## 倾注一腔心血

从实验室迈向市场的过程中，朱锐也感受到市场的残酷以及“创业是有风险的”。

“OCT设备是由无数技术环节拼凑成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技术，不能一蹴而就，中间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前功尽弃。”朱锐说，将OCT这项技术做成产品，是他“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坎儿”。

接下来，朱锐带领团队对实验室里的样机做工程化示范研究，再跟临床结合，申请临床试验和获批注册，这前后花费了他们十多年的时间。

从科研思维向市场转化，成为临床认可的产品，这一过程很重要也很煎熬。

朱锐还记得自己在去做临床试验的时候经常被骂。“技术产品在实验室里很好，但不见得能够满足临床需求。”他反思说。

现在朱锐已经慢慢适应角色的转变。“在实验室我是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我需要从科研思维转变到工程思维，再转变到产品思维和商业思维。”他说，“我每天都面临着各种困惑，需要接触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在学习。”

米磊这样评价朱锐：“他的学习能力、事业心非常强，却又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十多年坚持一件事情——专心研制国产心血管三维光学相干影像系统，并最终啃下这块硬骨头。”

## 了却一桩心愿

为什么要做OCT？面对记者的提问，朱锐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当年国内

没有。”

2013年，朱锐带领微光医疗研制出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D内窥光学断层成像仪。

当年，朱锐团队通过改进内窥镜导管的光纤结构，最后做到了全球最小的0.86毫米直径。经过不断地临床试用后发现，3D内窥光学断层成像仪最大的应用是在心血管科，可以获取栓塞处清晰的3D内窥影像，帮助医生在心脏手术中精确定位支架摆放位置，并可实现对血管病变形态及心脏支架置入状况的离线观察。

设备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注册，朱锐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微光医疗不仅实现了高精度三维血管扫描的OCT技术，还打开了心血管精准医疗的一扇窗口。

米磊回忆道，当年西安光机所引入朱锐也是希望在医疗领域开展布局，让研究所真正成为国家的开放式创新平台，也帮助朱锐开启了创业的征程。

朱锐向记者透露，微光医疗目前已经收到OCT的订单，大规模订单预计出现在明年下半年。而自己的研究还在继续，冠心病的心脏支架精准手术是他和团队关注的新的领域。

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中有一句名言：“当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将领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要在茫茫黑夜中，用自己发出的微光，指引着你的队伍前进。”这也是朱锐给公司取名“微光医疗”的原因之一。

朱锐说：“虽然成果转化的道路漫长且艰难，但我们还是希望做有价值的研究，更好地回馈社会。”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0年6月12日）

## 坚守初心 问天逐梦

### ——校友代表谷振丰在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谷振丰（2002 级力学）

谷振丰，2002年考入工程力学系，2012年在航天航空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曾获得国家奖学金、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和学业优秀一等奖学金等荣誉，2006年当选中国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

我是2002级的谷振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向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们中心也被称为“东风航天城”，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戈壁滩，是我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先后6次将11位航天员送入了太空，被习近平主席称赞为“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与梦想的土地”。

云端上课，线上毕业，2020年注定令同学们很难忘。

对于我，2003年也很难忘，不仅是因为“非典”，更是因为“飞天”。那年，杨利伟从我们中心的问天阁出征，乘坐“神舟五号”飞船成功飞天，圆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飞天梦。在清华体育馆，我聆听了神舟五号先进事迹报告会，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要去干载人航天，我也要把航天员送入太空！”梦想的种子从此在我心里埋下，并化为强劲的学习动力。大四上学期，我获得了保送直博资格，评上了清华特等奖学金。尽管有多种选择，我还



校友代表谷振丰带来视频发言

是想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工作，我还是想参与到载人航天伟业中，我还是想亲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2006年夏天，参加完毕业典礼并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后，我就踏上了西行的列车，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到。中心领导得知我已经获得了保送直博资格，又支持我回学校攻读了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回到中心不满半年，我就幸运地参与到了“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中。虽然只是一名操作手，我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载人航天讲究的是万无一失，每一项操作、每一次测试都要做到精准无误，这对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为着梦想发起了新的挑战，昼夜不舍地学资料悟原理，追着同事请教经验，抓住每一次实践机会提高操作技能，拿到了上岗资格证，承担了火箭20台设备的测试工作。当

发射倒计时口令传来，当火箭在烈焰和轰鸣中越飞越高，当各测控站传来“飞行正常”的通报，距离发射塔架只有1.5km的我，紧张而激动。当任务总指挥宣布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时，我和同事们欢呼拥抱，享受着胜利的荣光。一路走来，我从一名操作手逐渐成长为系统指挥、0号指挥，承担起技术总体和组织协调工作，参加了50多次航天发射任务，亲历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清华用“爱国奉献，追求卓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哺育了我，东风用“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滋养着我。清华精神和航天精神天然融汇，支持和指引着我前行，感受很深的有两点。

### **一是以奉献为信念，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为己任。**

校园里，闻一多纪念像上刻着一句话“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启示着一代代清华学子。

到中心后，我又一次次被“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伫立着700多座丰碑，他们中有功勋赫赫的聂荣臻元帅，也有宁肯让烈火吞噬自己也要保护设备安全的王来战士；在中心办公楼外墙，陈列着两弹一星元勋画像，其中就有我们14位老校友；在中心六十年发展史上，老一代建设者留下一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一批航二代、航三代正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奋战；在中心各专业岗位上，目前有16位清华毕业生为了祖国航天事业初心不改、砥砺前行。

### **二是以卓越为追求，以严谨学风过硬作风来立身。**

对于清华人，“追求卓越”“学风严谨”已经成为深入骨髓的特质。大家都有写论文写到崩溃、改文章改到绝望的经历，“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要确保每一个数据都准确、每一个观点都有依据、每一个表述都清晰，精益求精，以求至善。

对于航天人，“万无一失”“圆满成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在发射场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要发射的火箭、卫星进行充分检测，确保“不带任何问题上天”。在中心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白毛”故事。那是1966年的一次发射任务前，技术人员王长山在火箭内部一个插头处发现了杂物——大约5mm长的一根“小白毛”。他丝毫不敢大意，想尽办法，用一根鬃毛把“小白毛”挑了出来。在现场检查工作的钱学森特意把“小白毛”要走了，用来教育广大科技人员。这个故事代代相传，严慎细实的作风也被一代又一代东风航天人继承和发扬。

就在两个月前，我的一位同事，毕业于自动化系的贺鹏举校友，又一次生动地诠释了“小白毛”精神。在一个要上天设备的技术状态评审会上，贺鹏举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参数问题，并大胆地提出了质疑，组织多方复查，发现并促进解决了一个深层次的严重隐患。

作为航天员进入太空前的出征地，问天阁也被称为“圆梦园”。清华园也是清华人的圆梦园！同学们，你们就像一枚枚检测合格、蓄势待发的火箭，马上就要开启新的逐梦之旅了！就让我用航天发射的方式来祝愿大家，“5、4、3、2、1，点火，起飞”！

##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 ——校友代表丁欣在 2020 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 丁 欣（2001 级生物）



校友代表丁欣发言

丁欣，2001年考入生物系后转入医学院，成为医学院第一届学生，2004年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长期从事重症患者的一线救治工作，在重症血流动力学治疗、重症超声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担任中国重症超声研究会秘书长等职务。

2020年2月7日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第二批队员奔赴武汉，并担任医疗组长。

感谢母校给予的至高荣誉，让我在毕业多年后重穿学位服，参加这场来之不易的毕业典礼。

我于2001年考入清华，毕业后成为了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医生。今年初新冠疫情暴发，我作为国家援鄂医疗

队的一员，为打赢这场战“疫”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接到母校的发言任务，我激动万分，深感无上光荣。但在准备发言稿时，内心却十分忐忑——我毕业后的经历从校园到医院，短短11年，没有取得过什么大的成就。在师弟师妹们如此重要的人生转折，该说点什么呢？思来想去，就分享三个令我难忘的场景吧。

#### 第一个场景，是关于敬畏。

参加工作不久，我遇到了一个呼吸衰竭的病人，需要气管插管。由于我复习过相关流程，也曾在麻醉科成功实施过这项操作，便主动请缨。但当我拿着喉镜，站在病人床头时，却发现自己无论怎样都无法将气管插管送到气道里。耳边，监护仪的报警声越来越刺耳，眼前，病人的嘴唇越来越紫。看到我方寸大乱，在一旁的老师迅速接手，顺利插管，病人转危为安。后来我才知道，ICU中的气管插管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而当时的我并不了解。这件事情让我认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每一个临床规范的背后都蕴含着许多前人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固然勇气可嘉，但是更要有对前人的尊重、对经验的敬畏。于是 I 从头开始，求问老师、请教护士，踏踏实实地“泡”在病房里，从每一个病人身上一点一滴地实践并总结经

验。回首11年的工作经历，是母校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的学风，陪伴我度过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每一天。

### 第二个场景，是关于勇气。

得知新冠疫情暴发，尽管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但面对尚不熟悉的病毒，仍会心存一丝畏惧。到达武汉同济医院的第一天，平时喧闹的更衣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默默地穿戴防护设备，互相检查可能的疏漏。防护服、隔离衣、手套、鞋套、护目镜、口罩……一个多小时以后，当我全副武装走进病房的时候，紧张得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初入病房，环境的陌生和经验的不足使早期的治疗效果不甚理想。看着生命在眼前逝去，心中的挫败感和恐惧感难以言语。然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困难与压力只会让我们清华人愈挫愈勇。我跟战友们一起，逐步摸索并优化了特殊条件下的查房和交接班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主动承担了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床旁超声评估等高风险的操作。离开武汉前，我们穿脱防护服的时间缩短了将近一半，病人的病情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人生的道路总是充满无尽的未知和挑战，而我们清华人的特点就是不惧困难、直面挑战。很多时候，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比战胜困难本身更加重要。

### 第三个场景，是关于初心。

结束了武汉战“疫”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医院组织我们在门诊大厅通道的纪念展板前合影。一位患者大叔站在旁边看了我们很久，当他确认我们就是从武汉归来的医疗队时，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

躬。这个通道我曾走过无数次，但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它有了特殊的意义。疫情之前，医患关系的紧张让身边的一些同事选择离开，我也曾动过转行的念头，但是“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誓言，让我觉得就这样放弃自己治病救人的初衷实在难舍。这次疫情之中，无论是在武汉当地，无数志愿者给予我们的无私帮助，还是撤离时领导与群众的夹道欢送，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治病救人的崇高使命感。其实我们做的，仍然是平时在医院里同样的工作，只是由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切合了国家与人民最迫切的需要，于是获得了这一份份沉甸甸的信任与肯定。无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坚守初心，就不会在意一时一事的外界评价，才能在逆境中不断积累，在顺境时厚积薄发。

各位同学，你们即将离开校园，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许多的生活习惯和学习工作方式，也让我们在喧嚣浮躁中停了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思考人生的本质，思考我们最终想要追求什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定都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我希望，当你的人生路上遇到诱惑、迷茫甚至坎坷失意的时候，仍能葆有母校给予我们的宝贵精神食粮——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希望你们历经沧桑，归来仍是少年，坚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最后，祝大家前程似锦、乐享人生；祝亲爱的母校春风化雨、多育英才；更愿伟大的祖国万里锦绣、国泰民安！



## 90后CEO姚颂： 在创业中感悟清华情怀的理工男

○庄臣（2013级硕，新闻）



姚  
颂  
校  
友

姚颂，2011年保送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读本科，期间发表多篇论文，并担任电子系学生科协主席。深鉴科技联合创始人、CEO，入选“2017福布斯亚洲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

2018年，业内巨头赛灵思（Xilinx）宣布收购深鉴科技，业界人士评估收购金额可能高达3亿美金。这让1992年出生的深鉴科技CEO姚颂进入公众视野。

在校期间，姚颂自强争先，成绩从入学的第52名上升到第8名。大学早期的社会活动，启蒙了科技创业的职业理想。学生科协主席的经历，成为日后企业管理的初步实践。读书时建立互帮互助班集体氛围的经历，和日后树立有文化价值观共识的、有凝聚力的企业文化相互呼应。最珍贵的是，姚颂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什么是“清华精神”——“大家真的是很有公心”，文化认同的校友是一路的财富。

年少成名，严谨的逻辑推演背后，是超越年龄的持重与冷静。

### 与自己和解，找到最擅长的事

“进了清华以后备受打击。”回忆起刚入大学时的情景，高中时稳居全校第一并保送清华的姚颂感受到了落差。“最开始你习惯什么事都想争一争，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比别人好。”但同龄人不断释放的实力，让姚颂的压力越来越大：班上光省高考状元就有三个，有的同学毫不费力就能取得数学满分，而自己“拼命”一学期却只能在270个人的年级中排名第52。

渐渐地，姚颂发现每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天赋，他不再与他人较劲，而是开始积极地调整，学会与自己和解，“要去找到你最擅长的事”。2012年，刚进入大一下学期的姚颂就进入汪玉老师的实验室进行三维集成电路的研究，“我发现更擅长做一些实际项目，因为我希望做出来的事情是能够看得到、用得着的。”

找到了内心热爱的姚颂，就像启动了人生的马达，步履不停。“大二的时候，我又跟着汪老师研究深度学习加速方案，这也是我们后来创业的主题。我发现这些事情真的特别适合我，因为有特别大的兴趣，所以特别有动力去主动加班。”本科四年，姚颂以第一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获得ACM学生科研竞赛金牌，毕业时的年级排名也冲到了第8名。

姚颂被科创圈知晓，最初是因为他

出任深鉴科技CEO。2016年初，刚刚毕业的姚颂与导师汪玉教授，以及清华校友韩松联合成立深鉴科技。尽管年轻的团队遇到了近50次融资失败，但过硬的技术最终让其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匹黑马。2018年，业内巨头赛灵思（Xilinx）宣布收购深鉴科技，业界人士评估收购金额可能高达3亿美元。

“创业成功是一道乘法题。”姚颂进一步解释道：“我们团队秉承了清华行胜于言的做事风格，再加上长年积累的技术，这些都是创业成功的必然因素，但是还需要机遇、运气等偶然因素的合力，缺一不可，而不是简单的做一个加法。”

2013年，姚颂去美国加州参加学术会议，见到了在硅谷工作的几位清华校友，原本以为这些成功的校友十分享受现在的状态，但聊天后却发现因为透明天花板等因素制约，他们都在考虑未来创业。“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生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这让姚颂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创业，这颗种子在他的心里萌芽。

也是在这一年，姚颂成为清华电子系学生科协主席，成功举办了一场清华电子设计大赛，这是校内除“挑战杯”外最大的学生科创赛事。他带领团队展开多线程工作：为了让比赛更具观赏性，他创新赛题，将原先的“小车碰撞”设计为“坦克大战”。为了扩大赛事的影响力，他组织在京其他高校一同参与，最终有100多组选手报名。同样重要的是，他为比赛拉到了赞助，解决了后顾之忧。“当时为了办好比赛，我至少要关注100个细节。这实际上很像做CEO，定方向、找投资、建团队，为了做成事必须把所有的细节都照顾到。”回想起比赛的筹办，姚颂坦言“这

为我日后当CEO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 对“公心”的追求，培养集体意识

“文化认同的校友是一路的财富”，深鉴科技合伙人单羿曾在清华电子系的毕业典礼上如是说。同为团队成员的姚颂对这句话更有感触，他将团队的特质总结为“大家真的是很有公心，而不是很有私心”。

一公一私，多了对集体的善意与慷慨，少了对个人的计较与吝啬。

“内耗极少，所以战斗力特别强。”姚颂直言，相比传统大公司，创业公司只有提升整体效率，才有可能在产品进度上不至于落后，才能将技术领先优势转化为产品领先优势。“核心团队都是清华出来的，一方面工作习惯十分相似，比如事事有回响，份内的事都会尽职尽责、负责到底；另一方面，大家做事情都是从大局出发，希望公司快速成长，而对个人的得失没有那么在意。”

深鉴科技150多名员工，在面对公司收购、人员去留问题时，只有两名员工没有签订新的工作合同，这让姚颂颇有成就感。当初赛灵思收购深鉴科技时，曾要求20多名核心员工和超过80%的员工签署新的工作合同，同意加入收购后的公司，否则收购将无法继续。“我当时心里十分忐忑，担心发生意外”，但当最后结果公布时，姚颂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相信文化能够对公司长远发展产生指向性的帮助，也为自己的团队文化建设而自豪。”

对“公心”的追求既体现在是非好恶价值观的树立与坚守，也体现在集体意识的培养与传承，这在姚颂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得以捕捉一二。

“父母引导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教会我分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回忆起一件童年小事，姚颂仍记忆犹新：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有时候会有人来家里拜访父亲，“他们来之前通常会和我爸通个电话，这时候我爸就让我把家里的灯全部关掉，人家按门铃也不应答，假装家里没有人的样子。”父亲的言传身教为姚颂树立了榜样，“他教会我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在当CEO时想的都是公的事，而不会算计自己的私事。”

上大学时，有一门专业课让姚颂印象深刻——“‘电子电路与系统基础’是一门‘大神’课，感觉把8个学分的内容揉到了一门2个学分的课程里”，为了帮大家答疑解惑，姚颂的班级每两周自发组织一次习题讲解，通过相互讲题，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整个班级的氛围非常好，让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集体观念。”

### 用逻辑推演，作出关键性抉择

在趋势还没有成为风口时，就能预判趋势；当果实还没有落地时，就能窥见结果。在商业浪潮中，这便是先知者与后觉者的区别。

姚颂的两次关键性抉择，证明了他的



校友总会采访 2011 级电子系校友姚颂（左 3）

先见。

第一次是深鉴团队“壮士断腕”，寻求业务转型。“我们选择行业方向，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市场空间、进入的难易程度，以及进入以后建立起来的长远壁垒”，历经数月的调研比对，姚颂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展开一年的无人机芯片研究，而将公司业务转型安防领域，“要面对一个充满未知的新领域，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选择。”那段时间，姚颂每天多了一项工作——和研发团队聊天、喝酒、吃夜宵，“做好统战工作，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一起，然后再来一起干事业。”

另一次是关于公司被收购的判断，在综合考虑了公司业务、团队年龄、股东利益、市场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后，姚颂和创始团队最终接受了收购方案。“把公司卖掉非常心痛，因为它就像自己的宝宝。”姚颂抛开强烈的不舍，用时间来印证决策的正确。

“我们相信逻辑，相信市场的规律。”如果说算法的本质是逻辑，那么对于研究深度学习算法的姚颂来说，商业决策的本质也是逻辑，是凭借基础事实推演出现状格局的逻辑。“我们综合市场的契机、行业的市场规模以及竞争格局，分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最后还是回归到了一个纯理性的思辨过程。”

对于个人未来的规划，姚颂依旧相信逻辑判断。“我们要看到自己是在一个不断跳跃上升的过程，要多做积累。”

深鉴科技被收购后，对于姚颂和团队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但我并不知道在这条赛道上应该怎么走。”姚颂坦率地说，他最近一直在琢磨未来的规划，“现在既然没有到一定要做决策的时候，我要

做的就是把对未来有帮助的事情做好，锻炼自己处理各种不同事情的能力。”

现在，姚颂除了在赛灵思担任人工智能业务资深总监外，还在国内顶尖的投资机构担任投资顾问。“对于我来说，我还没有成型，所以一直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往需要发展的方向去调整自己；另一方面，没有成型的自己不会去预先设一个偏见，有时候这些偏见会影响决策。”

工作之外的姚颂爱好广泛。他爱看书，SpaceX和特斯拉汽车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是姚颂在商业上的偶像，在读《马斯克传》时，姚颂会于无疑处存疑，

去思考公司成与败的原因，总结商业发展的规律，“成功是各异的，但失败总是有很多共同的原因。”除此以外，他还热衷于军事、历史、音乐和足球，“当机会来临时，可能只是需要你某一部分的能力，但这一点能力需要海量的积累，如果只看短期需要的是什么，走一步看一步，可能永远都积累不到恰好是这个机会需要的能力。”

“我希望每半年的时候回头看看自己在过去和现在有哪些不一样，自己又做了哪些新的尝试。”姚颂的眼神里流露出超越年龄的持重与冷静。

## 点亮贫困户心里的“路灯”

○陈淑文（2013级硕，生物）



陈淑文，女，1992年生，201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6届理学硕士。2016年定向选调到江西省工作，先后在九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九江县（柴桑区）港口街镇、九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2016年11月至2019年2月挂职九江县（柴桑区）港口街镇副镇长，现任九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

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失败，而是甘于平淡、安于现状的心。遵从内心的选择，敢于突破，才有精彩的人生。我生于农村，在我们村、镇和县完成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业，17岁时被一纸通知书录取到千里之外的城市读大学。硕士毕业前夕，在众多职业选择前，怀着对儿时农村的眷恋，我选择了成为一名选调生。

2016年11月3日，我到九江县港口街镇进行为期两年的基层锻炼，挂职期满后我回到原单位工作。刚回市直机关时我心里曾有过一阵空落感，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在基层两年多付出了大量心血做成了几件事情。调整状态后，我又回到了满血战斗的状态。

如果说在乡镇挂职锻炼的两年让我对农村有了感性认识，那么，回到市直机关

工作后又下沉扶贫则让我对农村开始了理性思索。回顾一路走来的经历，有喜有忧，而我一直在成长，变得更加自信从容。

### “亲力亲为的高材生”

我独立分管的第一件工作是完成一个总投资250万元的省级环保专项资金项目。那时我才到镇上三个月，面对上级部门隔三差五的催促、镇上环保口子严重缺人及领导对我这个“高材生”的期望，我告诫自己绝不能栽跟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找到环保办主任商量对策，认真研究有关材料，抓紧时间恶补各类业务知识，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对接。我把供应商公司总部电话打成了热线电话；找专业律师做顾问；不仅要求环保办主任和监理每天到场查看施工进度并及时报告，每天还要抽空骑自行车去现场确认。“陈镇长，您派我们来监督，我们要在工程确认单上签字的，您工作忙，不用天天来工地看。”见我每天都出现在工地，监理笑着提醒我。但我明白，小心驶得万年船，多一个确认就多一份保险。

百密仍有一疏：比如，污水管道的开挖位置及深度无法满足引流要求、管道拐弯被增加工程量、部分村民无偿占用已征收土地种菜却要求赔青苗费、开挖管道前未进行地质勘探而挖到大量地下涌水口、挖坏自来水管和高压线导致停水停电、与施工老板为工程进度和质量撕破脸皮吵架……

这份任务曾让我备感吃劲，但在领导的支持、部门的协助和同事的配合下，一年后，我负责的两个污水处理站还是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获得上级部门验收。这

段经历也帮我从中掌握到了工程项目实施的一整套方法和经验，此后再接手各类大小项目，我都不再因不知所措而过分焦虑，而这些也为我后来负责矿山生态修复奠定了基础。

我意识到，尽忠职守、坚守底线，认真监管每个环节，放下“高材生”的架子，虚心并积极向身边人学习请教，获得大家的支持，那么，就算是从来没执行过的任务最终都能顺利完成。

### “滴壳的小咪嘚”

“路灯终于都亮了，哩（九江话，这个）小咪嘚（九江话，女孩子）真滴壳（九江话，了不起）。”这是我2018年春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港口街镇地理位置特殊，“集镇”路长近14公里，沿途近千盏路灯因年代久远失修等原因已不能照明，陆续有人多途径向我反映，没灯的夜晚出了各种事故。

“这些路灯当初都不归我们管，有些都坏七八年了，一下子也修不好。”有同事背后这样提醒我。

群众有了困难，我们就要解决。在我的建言下，2017年9月初，书记在镇党政班子联席会上通过决议，决定一定要修建



陈淑文（左1）在基层调研

好路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为此我连续花三个晚上到集镇了解路灯状况，然后通过电商平台、实体商店及同事调查，确定了不同路灯的价格及维修费用，反复修改后，我制定的一份路灯维修改造方案顺利通过。

“陈镇长，我们现在把地下被挖坏的所有线缆都接通了，今天晚上就能正常亮灯，现在你跟我来现场验收一下。”在老村支书和区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2017年9月29日，第一批路灯维修完成，30盏25瓦路灯重新点亮了夜晚的老集镇街。

为保证剩下的路灯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亮灯，与同事商量后，我草拟了“捐赠一盏灯，照亮万民心”倡议书，发动各单位、贤达人士捐款。我们共募集到爱心资金近30万元，不仅把从没装过路灯的老路新装了太阳能路灯，还把剩余的已损坏的路灯统一进行了电缆维修或改造。

“陈镇长，这些路灯是灯头坏了，需要升降车我们才能工作。”“陈镇长，这段路灯可能是线缆坏了，要几位民工帮忙挖一下线缆。”……维修路灯过程中，我收到了师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同事及领导的帮助下，问题最终都一一被化解。

2018年1月底，集镇上所有路灯都准时亮了。而我从这项工作中感受到，很多时候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是所有人齐心协力，共同创造条件。这就需要我们在遇到麻烦时，要有足够的信心、协调能力以及开阔的思路。有时候我们做不到并不是问题本身复杂，而是信心动力不足；看起来并不能完成的事，在你树立了足够信心并想方设法去立刻行动后，最终都能做成。

## “协助脱贫的年轻人”

“陈淑文，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从我们单位抽调一个年轻的业务骨干协助市领导到县里督导脱贫攻坚，单位决定派你去，相信你也能胜任。”2019年7月的那个早晨，办公室主任突然告诉我这个消息。那时我才回到市里5个月，但全省脱贫攻坚“秋冬巩固”攻势箭在弦上，我不得不接。在市委党校培训一个星期后，我踏上了长达半年的扶贫调研之路。

早晨8点准时从宾馆统一乘车出发，颠簸一两个小时来到头天晚上选定的乡镇和村里，晚上7点左右顶着月亮或冒着大雨继续坐车一两个小时回到宾馆。累了我们就在车上眯一会，一觉醒来才发现已到住处，接下来我们又打起精神整理白天收集到的各种材料，开会汇总。有时候，我们去偏远的乡村调查，早晨7点就要出发，经过一段先“直冲云霄”后“俯冲而下”的过山车版公路后，才能来到传说中的“看得见，吼得着，却走不到”的村庄。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检查“十大扶贫工程”和“两不愁三保障”的落实、“三率一度”的达标情况等，通过发现问题及典型做法，形成调研报告。

“老乡您好，不好意思耽误您一点时间，我们是市里调查扶贫的工作人员，今天到您家来是想了解一下扶贫政策在您这里的落实情况。”带着小心翼翼，我们在当地乡村干部的带领下，从酷热的夏走到寒冷的冬，“闯”了6个县近5000户农户的宅子，调查了近2000户贫困户的家庭情况，覆盖贫困人口近6000人，接触到上千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制定出近百条脱贫济困的方案。

这段经历不仅继续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本领，还教会了我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那些建档立卡贫困户多种多样的不幸遭遇让我着实感到震撼，让我体验到生命何其脆弱渺小，但那些困难户在挫折面前仍和家人一起咬牙坚持顽强生活的态度又让我着实受到鼓舞，让我体会到生命何其坚强伟大。幸会苦难，活在当下，守望未来，这或许是我们拥抱幸福，享受这个伟大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

### “疫情背后的战斗员”

2019年年底，湖北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腊月三十那天，从没在外乡过年的我独自守在值班室，接了一天电话。

“喂，请问是市卫健委值班室吗？我们这里的疫情防控一点氛围都没有，干部都不怎么宣传，老人家意识淡薄，还是该聚聚，该出门出门。”“喂，请问是市卫健委值班室吗？我在半个月前订了一家酒店准备在春节回来住，现在因为爆发疫情我想取消订单，可酒店说现在还没那么严重，不给退钱，我该怎么办？”“喂，市卫健委值班室吗？微博上有我们村的一个人晒出的照片，说他们一家三口刚从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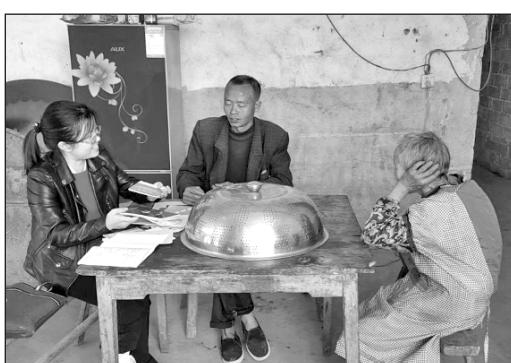
汉回来，他们也不隔离观察，你们管不管啊？”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对疫情感到恐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向值班电话求助，那天我接到了200多次各种来电。虽然我们单位权利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有限，但每接到一个电话，我都会认真答复，尽可能地帮忙解决问题。

与其他延长春节假期并“弹性上班”的单位不同，作为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卫健委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求所有干部天天照常上班，调度抗疫前线的一切工作，而我也头一次经历了春节“没和爸妈在一起，孤身一人落异乡”，参与了单位连续40多天的正常运转，用“小付出”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做了自己的贡献。

基层是一个大舞台，只要你有想法、有激情、有干劲、大胆地去施展拳脚，你就能在这里发光发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基层是一个大熔炉，所有的理论和实践在基层复杂多变的矛盾面前都能展现出真实价值，你将经过淬火和历练，变成一块真正的钢铁，困难来临之时敢担当，扛得住。基层也是一所大学校，处理各类疑难杂症不是蛮干，而要掌握方法和技巧，有时还要学习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民风习俗作为知识背景，在与群众打交道过程中你会学到很多智慧，这些智慧可能成为伴随你一生的宝贵财富。

因为坚守初心，所以曾经的艰辛和挫折都化为成长路上的甘泉；曾经的磕绊分歧都变为动听的成长协奏曲。路，一直在脚下，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未来我将继续以青春之我书写选调路上的生命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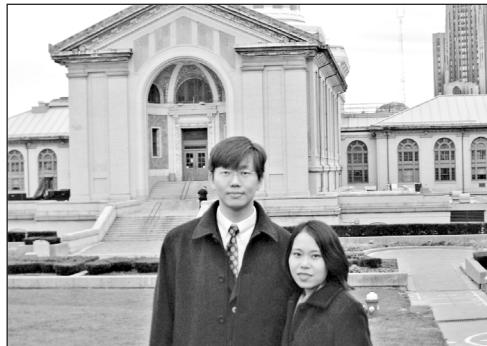
（转自微信公号“清华职业辅导”，  
2020年5月14日）



陈淑文（左）走访贫困户

# 清华校友伉俪：将科研与爱情进行到底

○张 超



2001年，陈世敏与金琴在CMU校园

一个是翩翩君子，一个是蕙质佳人，二十多年前，他们在如诗如画的清华园里相遇，又在取得卡内基梅隆大学（以下简称“CMU”）博士学位后双双回国报效，共同谱写了一段从学霸情侣到学术夫妻的佳话。

他们，就是计算机系校友伉俪陈世敏和金琴。

陈世敏，1992年入校，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05年获得CMU博士学位。2013年加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现任正高级研究员。

金琴，1991年入校，分别于1996年和1999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与陈世敏同赴CMU读博，并于2007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2013年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现任教授。

水木有情，执子之手修成情深伉俪；琴瑟和鸣，志趣相投勇攀学术高峰。在计算机科学的领域中，他们的名字相互辉映！

## 水木清华，一生的荣耀

陈世敏祖籍浙江，但成长于北京。

“我们家跟清华是很有渊源的，因为父亲是老一辈清华人，毕业于60年代的无线电系。”从小到大，陈世敏听父亲讲述过许多园子里的故事，四季景色、大师风范、家国情怀，都潜移默化地烙印在他的心中，所以对于考入清华，他的内心是十分向往的。

金琴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当年的呼市中考状元。自小热爱绘画的她，高考后原本打算报考建筑系，饱览世界各地风格迥异的建筑形态，在图纸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过，老师和父母强烈建议我学计算机，认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很有发展的专业，所以我就懵懵懂懂地来计算机系了。”

读书时，陈世敏性格沉稳喜“静”，不爱喧闹，除了上课、体育锻炼之外，大多数时间都喜欢在图书馆钻研书籍；而金琴喜“动”，虽是理工女，却喜爱文艺，周末她还会骑着自行车横穿小半个北京城，游览颐和园、大观园等名胜。

这对系友伉俪的相遇有这样一段缘分故事。硕士时，陈世敏和金琴都打算去CMU读博，于是就一起联系同去的学生订机票，以便大家在异国他乡可以相互照料。没想到，命运不仅安排了今生的缘分，还为他们带来了小幸运。“大概相识就是幸运的开始，还记得后来第一次一起飞匹兹堡，航空公司就把我们的经济舱免费升

## □ 紫荆花开

了公务舱，现在想起来依然记忆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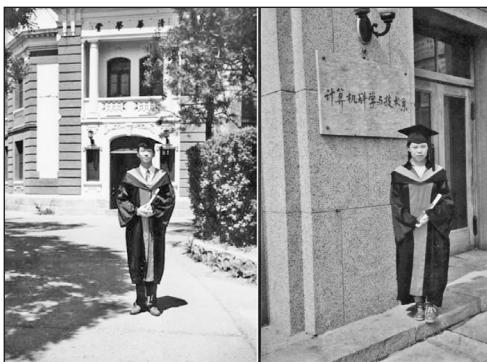
“我认识他时，第一印象是：这个男孩虽然寡言少语，但是非常乐于帮助大家。这么多年的事也证明，陈世敏同学真的非常靠谱，做事严谨，有责任心，温和有担当。”

“初识她时，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孩活泼爱笑，很有亲和力。每当探讨专业问题时，她又非常聪颖、执著、心细。”忆及此处，两人都不由得甜蜜微笑着，对彼此的赞誉与爱慕，流溢在言语间。

一个风度翩翩，一个活泼明媚；一个温和如玉，一个蕙质如兰。随着后来的慢慢接触，美好的情愫也与日俱增，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开始在人生旅途上携手前行，一切水到渠成。

提起在清华计算机系的集体学习和生活经历，两人都充满感触：“清华是一个团结的大集体，计算机系是一个温馨的家庭，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最好的年华。母校不仅教给我们学业知识，还教给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清华二字，是我们一生的荣耀。”

“学习上，王尔乾老师的‘数字电路



陈世敏毕业照（左，清华学堂前）、金琴毕业照（右，系馆前）

设计’、吕映芝老师的‘编译原理’、吴建平老师的‘计算机网络’、马少平老师的‘人工智能导论’等，都让我们记忆犹新。在课堂上，除了讲解课程，老师还会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锻炼我们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上机遇到难题，还会亲自耐心指导、鼓励我们；如果作业完成效果好，老师还会结合课程讲解一些奇闻轶事，活跃课堂氛围……这些教育方法的熏陶，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就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既要像恩师们一样学识渊博，也要关爱学生，寓教于乐。”

“生活中，钱美英老师是我们的‘慈母’，同学们遇到什么问题，就找钱老师，总能为我们排忧解难。草长莺飞的春天，钱老师还带我们春游，一起野餐、游玩；八月十五中秋晚会，大家也欢聚在一起，共话团圆……”

“毕业后同学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络，前段聚会，我们还聊起读书时的趣事，感慨时间倏忽而过。虽然毕业后大家的人生轨迹都改变了，有的在学术界，有的在产业界，但有一点却没变，那就是大家都在做实事，践行着清华人‘行胜于言’的精神，低调踏实，不喜宣扬。”

1999年，两人硕士毕业，那一年的毕业纪念T恤衫被陈世敏视若珍宝，收藏多年，上面有一行行黑色的小字：

高数、七食堂、荷塘月色、马杯、占座  
流星雨、露天、普物、西大狂欢、照  
澜院、砂锅饭

老馆、主楼后厅、模电、甲团、九七  
恋曲

紫荆、丁香、BBS、三教平台  
清华女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

紫荆与丁香，月色与荷塘，彼时老馆的读书声、马杯的呐喊声，都成为今时今日心中的万千怀想……这里的每一行小字，都见证了陈世敏和金琴在园子里的点滴时光，而这里的每一行小字，又何尝不是所有清华学子们的青春呢？

### 在 CMU 读博的日子

清华开阔了陈世敏、金琴的视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与平台。读完硕士后，两人选择出国读博。

“当年，计算机顶级杂志上很多都是国外发表的论文，我们想去学习一下，不想总是follow他们的领域，中国人也可以做开创者。而现在，我们很开心地看到清华不少师弟师妹们本科阶段已经在顶会发表论文了，真是‘后浪’可期！”

CMU位于美国宾州的匹兹堡市，与麻省理工、伯克利等都是世界级名校，在计算机界的历史上，该校曾经诞生过12位图灵奖得主，学术实力令人瞩目。

到了美国，面临的首个难题就是租房子，一来环境陌生，二来租金昂贵，最初一段时间，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房源。“那时咱们清华同去的几个同学非常团结，大家合租在一套公寓中，男生买了睡袋在客厅打地铺，把房间和床位让给女生。虽然条件有些艰苦，但是因为在清华有七八年的集体住宿经历，大家的生活能力都被锻炼得很强，就这样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两人回忆道。

CMU对博士的培养要求包括课程、表达能力、博士论文开题和答辩几部分，重点是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读博期间，每人一共需要学习8门课程，其中

的5门课程必须从五大研究领域（硬件系统、软件系统、人工智能、理论、计算机语言）中选择一门重点课程，而3门课程则根据各人的科研方向进行选择。

“计算机领域的学习必须付出足够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对所研究领域发展情况广度和深度的认知，所以不管是课程还是时间，我们都安排得很满。”见过凌晨三点的机房，也走过凌晨四点的林荫路，他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课程，钻研学术文献。

“CMU对学生的表达能力要求也高，这个表达能力，不仅包括文章的写作表达能力、计算机的编程表达能力，还包括你做学术报告的表达能力等。”

比如，做学术报告就是一个挑战，对英文及学术表达能力要求极高。“博士生都会被要求做一个公开的学术报告，一方面，邀请来的听众都具备计算机的基础知识，但是可能对你所做的具体研究领域并不太熟悉，所以你必须深入浅出地讲解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听众能够理解，不至于云里雾里；另一方面，专业科研的报告与人和人之间的日常交谈是有很大不同的，后者偏口语化，而在学术报告中，你需要采用图形、比喻、举例等方法系统而有逻辑地去阐述学术问题，所以日常的积累和专门的训练都是必不可少的。”

回想起来，本硕时期，清华严谨的学风、扎实的学业训练，都为他们积累了良好的基础，使得他们在攻读博士时具备了应对各类挑战的能力。而遇到科研上的困难时，清华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支持着他们不气馁、不放弃，两个人相互鼓励、相互扶持地走过了那段日子。

2001年，博士期间，陈世敏的论文

在ACM数据管理国际年会（SIGMOD 2001）上被评为最佳论文亚军；2004年，他的论文还在IEEE数据工程国际年会（ICDE 2004）上被评为最佳论文。

2005年、2007年，陈世敏和金琴先后取得了博士学位，顺利完成了在CMU的学习生涯。博士毕业后，为了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他们在当地研究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而，尽管在美国有着不错的工作机会和不菲的收入，也有不少科研单位向他们伸出橄榄枝，纷纷允诺优厚的条件，但两个人的心中却始终牵挂着另一个方向。

### 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2013年，正是这对伉俪科研学术能力丰盛爆发的时期，两人毅然决然地决定回国。

梁园虽好非吾乡。陈世敏、金琴充满感触地说：“在国外的每一刻都在关注国内，每次看到祖国的消息，内心就充满牵挂，感觉心中始终有一股力量在召唤我们。而且父母已经年迈，我们希望多一些时间陪伴老人；还有家里的孩子，当时正在上小学，我们也希望孩子从小讲中国话，回归中国文化。”

回国以后，陈世敏加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金琴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培养学生，做一些实事儿，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回国以来共同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陈世敏的科研方向主要是数据库系统、大数据处理、并行分布式计算。他比较注重对学生学术兴趣和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我们的研究致力于改变大数据生

态，支持非关系的新型类型数据处理，并推动数据库领域一步一步向前发展。”

课堂上，他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从容穿游于计算机知识间，生动诙谐的教学风格吸引着学生们的兴趣。“我希望学生能够在早期就确定自己学术的目标，越早找到学术上感兴趣的目标越好。”陈世敏还经常鼓励学生自主开展研究，遇到难题首先查证文献，提高技能，把在清华时期和博士时期总结出的教学方法言传身教给自己现在的学生。

金琴的科研方向主要是多媒体计算（包括语音、图像、视频、文本等），人机交互。目前讲授的课程是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Technologies），言语信息处理（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她比较注重对学生踏实钻研精神和系统实现能力的培养。

“我要求学生必须踏实、乐于钻研，这是清华教给我的，也是作为科研工作者应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此外，我还把CMU读博的培养方法适当嫁接到了国内，这是很好的训练，希望学生可以做到系统性地去做研究工作。”

回国7年来，他们所带领的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贡献，两人还培养出了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如今学生们也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科研或技术骨干，这种正向反馈，让陈世敏、金琴都感到十分欣慰。

而通过两人的回国故事，我们也看到了祖国的强大号召力，看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崇高追求，看到了清华人报效祖国的炽热情怀……

（摘编自微信公号“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校友会”，2020年8月25日）



## 清华校友总会 2020 年第一次院系校友工作会议举行

2020 年 9 月 18 日，清华校友总会 2020 年第一次院系校友工作会议在经管学院舜德楼举行，36 个院系（含博士后分会）从事校友工作的 42 位老师参会。会议由校友总会副秘书长杨柳主持。

总会宣传部部长宋述强介绍了总会“两刊一网三号”的宣传工作，并提出在信息报送、数据共享、通讯员义工招募等与院系分会进一步协同的建议。发展部部长于水介绍了发展部服务学校人才培养和校友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并重点介绍了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等项目。联络部部长田星燕介绍了总会服务校友的五个维度和院系分会总体的工作等。

电子系校友办主任乔元春、社科学院

党委副书记戎珂先后介绍了本院系校友工作的目标、原则、现状和规划等内容。参会代表围绕院系校友工作岗位设置、院系校友理事会组成、院系两级衔接贯通、校友数据的有效收集、“清华人”小程序后续功能、博士后校友工作开展等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作总结发言。唐杰介绍了校友工作办公室和校友总会的机构设置，并以“关系”为关键词，阐释了校友总会和院系分会的关系、校友联络的五个维度的关系、校友工作与学校中心工作之间的关系等。唐杰号召大家多学习、多交流、多合作，凝心聚力，一起把清华的校友工作做得更好。

（宋述强）

##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颁奖典礼在南京举行

9 月 28 日，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颁奖典礼暨南京中华门创将创新成果大会在南京举行。南京市长韩立明，校友总会副会长、三创大赛组委会主任史宗恺，校友总会秘书长、三创大赛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唐杰等出席。来自校友组织代表、政府代表、领投机构、专家导师、骨干龙头企业代表、获奖团队代表及三创特邀优质项目代表等 300 余人参会。

史宗恺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南京吸引了大批清华优秀校友，在引进高层次人才上卓有成效。期待能以本次颁奖典礼为契机，促进清华大学与南京市的合作交流，为南京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随后，韩立明、史宗恺等为获奖项目颁奖。经过激烈角逐

和严格评审，本届大赛在 TMT/AI/ 大数据、集成电路、先进制造、人居环境、健康医疗及文创体育赛道共产生 18 个一等奖、26 个二等奖、54 个三等奖、53 个十强奖，其中 58 个优质项目与南京市 15 个高新区成功签约。唐杰等还为“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庆纪念款回力鞋”专题赛获奖作品颁奖。颁奖典礼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李路明、人工智能研究院主任李涓子先后做主题报告，优质项目代表王博、周北川、何蕾及导师代表邵志强先后发言。当日上午，人工智能与新基建、健康医疗、先进制造、美好生活四大主题专场对接会并行举办，导师代表、项目代表、南京市相关负责人等参会。

（三创秘书处）

## 陈旭赴云南、四川看望慰问校友

7月13—15日、8月15—16日，校党委书记陈旭先后率队赴云南、四川调研，并看望慰问当地校友。

在云南昆明，陈旭出席了清华大学云南省选调生座谈会，10名选调生代表分享了在滇工作生活情况和成长锻炼心得。陈旭感谢云南省委组织部对选调生的关心培养，表达了对选调生的问候，并勉励各位选调生坚守初心，坚定选择，服从组织安排，不断提升自我，将个人成长融入云南发展，在各个岗位上贡献青春力量。陈旭一行还赴大理州南涧县调研，并看望了5名研究生支教团同学。校党委常务副书

记姜胜耀等参加了活动。

在四川西昌，陈旭一行来到卫星发射中心看望校友代表，并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校友于新辰、陈明旺在交流中表示，他们在西昌用航天报国的行动，践行着毕业时“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也收获着最美的成长。陈旭为参加北斗组网、火星探测等发射任务的年轻人点赞，并期盼他们开创更美好未来。在四川期间，陈旭还率队赴锦屏考察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东方电气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进行了座谈交流。原副校长康克军等参加了活动。      （清华新闻网）

## 王希勤赴西藏看望慰问校友

8月13—16日，常务副校长王希勤带队赴西藏访问，出席清华大学在藏村官及校友代表座谈会、清华大学在林芝村官校友座谈会，并看望我校驻西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支教团、拉萨市林周县松盘乡基层校友。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齐扎拉等会见了王希勤一行。

清华大学在藏村官及校友代表座谈会上，十余名参会校友分享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和成长心得。王希勤表达了学校对在藏校友的关心和问候，并勉励大家要发扬清华精神，为西藏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陈永奇出席并主持会议。

访问期间，王希勤一行赴拉萨市林周县松盘乡调研，并看望了松盘乡干部、环境学院2018届博士校友王政。王希勤鼓

励他深入基层群众，真正懂得“老百姓”三个字的分量。王希勤一行还来到西藏军区拉萨八一学校看望了清华大学第22届研究生支教团西藏分队志愿者，并出席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工作座谈会。他鼓励支教团志愿者们要加强学习，努力为当地教育事业作贡献。

15日，王希勤一行赴林芝市调研，并出席了清华大学在林芝村官校友座谈会，4位在林芝市公共部门工作的校友参会。王希勤强调，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是“第一粒扣子”，在基层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鼓励校友坚守自己的选择，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自治区领导和清华大学相关人员参加活动。

（清华新闻网）

## 我校召开 1970 届校友毕业 50 周年座谈会

10月8日上午，1970届校友毕业50周年座谈会在第二教学楼会议室召开。校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旭出席座谈会，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主持会议。

邱勇说，包括1964年入学的“0字班”和1965年入学的“00字班”在内的1970届校友，是清华过去50年发展的经历者、见证者和奋斗者。他代表学校对各位校友为学校、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祝贺和感谢。邱勇还向各位校友介绍了110周年校庆“简朴、温暖、务实、共享”的总基调和“自强成就卓越，创新塑造未来”的主题。陈旭对校友们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回应，并表示，学校将在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继续努力，始终把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坚持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办学理念。

本次校友座谈会共有39位秩年年级校友代表参加。校友们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在感悟峥嵘岁月的同时展望未来，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传承清华优良精神文化传统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积极中肯的建议，并纷纷表达了对母校深厚的感激和眷恋。

1970届毕业生包含1964年入学的“0字班”1651人和1965年入学的“00字班”1614人，合计3265人，其中有800多人留校工作，被称为“新工人”，后改称为“新教师”。这些“新教师”在学校的领导层和各个学科方向发光发热，在清华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为清华平稳顺利地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办校办、离退休处、校友总会等部处负责人出席了座谈会。（詹萌）

## “三十年再出发” ——1990 级入学 30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9月12日，1990级入学30周年纪念大会在主楼后厅举行。校党委原书记方惠坚、贺美英，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校友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杨柳，体育部教授孙葆洁等出席。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共有62名毕业留校工作同学、在学校工作的同学家属代表23个院系2182名1990级同学参加。大会由计算机系校友李翀（计03班）、电机系校友朱桂萍（电04班）主持。

大会开始后，随着方惠坚老师和贺美英老师的点名，到会的22个院系的校友

代表一起立，高声报到，仿佛又回到了30年前的学生时光。贺美英老师在致辞中表示，今天能看到同学们的成长进步和事业发展是老师最大的幸福，并鼓励大家继续勇往直前，与国家一起向前走。

随后，1990级同学会理事会秘书长尹霞（计02班）做了1990级理事会工作报告，化工系校友邱彤（化02班）汇报了“1990级尊师互助基金”的财务收支情况。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水利系校友焦卫峰（水工03班）

## □ 校友联络

介绍了自己 25 年来从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骨干国企高级管理人员的历程。江苏卓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计算机系校友许志翰（计 02 班）分享了自己在芯片行业的创业经历和创业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史宗恺和孙葆洁还为“零跑三十年”及“一个都不能少”活动获奖的班级颁奖。孙葆洁老师鼓励大家保持强健体魄，传承体育精神。史宗恺老师分享了

自动化系 1990 级校友刘云浩的传奇故事，并以同为“零字班”的 1980 级师兄的身份祝愿 1990 级同学继续创造历史。

方惠坚在最后致辞中对 1990 级同学入学 30 周年表示祝贺，他简要回顾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清华大学的发展历程。最后，他以“为祖国建功立业，为清华增光添彩”的深情寄语，勉励 1990 级同学为国家和民族贡献清华人的力量。（宋述强）

## ● 院系工作

### 社科学院分会秋季论坛成功举办

9 月 5 日，社科学院分会秋季论坛在西山居举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分会会长彭凯平，学院党委副书记、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戎珂以及四十余名社科院校友出席论坛。本次论坛由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系主任赵可金教授主讲，分会副秘书长谢一泓主持论坛。

论坛伊始，赵可金就“中美会陷入冷战吗？”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当前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层面仍存在差距，冷战的条件尚不具备，中美双方并不会形成冷战时苏美全面对抗的局面。相比于冷战，中美双方“软战”，即政治战争的可能性更大，并将可能贯穿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程。但是，只要做好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地位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两个“两个维护”，美方所挑起的政治战争便不攻自破。演讲结束后，赵可金一一回答了参会校友的提问，并就中美关系的实质和未来走向展开深入的交流。

论坛的最后，彭凯平发表讲话。他总结道，社科院的校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心系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社科人的家国情怀。他期待校友们能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敬业奉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社科人的力量。

（社科学院分会）

### 公管学院分会召开理事会在线会议

8 月 30 日，公管学院分会理事会会议在线召开，学院党委书记彭宗超，副院长朱旭峰、邓国胜，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谢矜，党委副书记周绍杰，教学办主任慕玲等与 30 余名理事会成员出席会议。会

议由谢矜主持。

谢矜首先向理事们介绍了此次理事会的主要议题，并汇报了学院关于建院 20 周年的整体安排和目前筹备情况。随后，周绍杰介绍学院核心价值征集情况，该项

工作主要依托学院文化建设展开，包括主要包含院训、使命和核心价值的构建文化体系建设和主要体现在学院大厅、院史馆、报告厅及其他公共空间文化设计的文化展示建设。邓国胜介绍了第十五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的初步方案和设想。受疫情影响，今年高层论坛的时间与开展形式都有相应调整，考虑到校友和嘉宾的切实需求，将灵活设置会议内容和形式，并将更加重视校友的参与程度，推动发挥地方校友会的积极作用，与学院一起共同筹备组织。慕玲介绍了 MPA 实践导师队伍建设工作，并指出，MPA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门提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其

中重要一项就是开设校外实践导师制度。该计划旨在推动 MPA 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同时也为校友回报母校提供桥梁，实现导师、学生、学院的共同发展。朱旭峰就学院建院 20 周年筹款进展和后续工作与理事们进行了交流汇报。随后，参会理事就 MPA 实践导师建设、院友捐赠项目的反馈机制、利用班级联络人扩大宣传渠道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

最后，彭宗超作总结发言。他非常感谢各位理事能够建言献策，希望校友们能够密切参与到学院的长期发展工作中，为学院今后的工作带来指导与参考。

（公管学院分会）

## 电机系领导看望金怡濂院士和张履谦院士

9月2日，电机系主任康重庆一行拜访并看望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

金怡濂，1929 年出生，江苏常州人。中国高性能计算机领域著名专家，被誉为“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第三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唯一获奖者。

时值金怡濂院士 91 岁寿辰之际，康重庆代表电机系全体师生向金院士表达了生日祝福并赠送了他在 1951 年毕业当年的《人民清华》校刊影印版作为生日礼物。康重庆还向金怡濂院士介绍了近年来电机系的发展情况和 90 周年系庆的筹备构想。金院士回忆了自己在电机系的求学经历，详细询问了电机系目前的情况，并对学校和电机系的关心表示感谢。

11 日，电机系党委书记于歆杰一行，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看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

张履谦，1926 年出生，湖南长沙人。雷达与电子技术专家。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委顾问。

于歆杰代表电机系全体师生向张院士表达了慰问和祝福，并向张履谦院士赠送他在 1951 年毕业当年的《人民清华》校刊影印版作为礼物。张履谦院士向电机系回赠了亲笔题字作为 90 周年系庆贺礼。他所题“忆往昔自强不息培育英才满天下，新时代厚德载物复兴中华创新高”的书法作品，不仅是对电机系过去在人才培养、学风建设等方面工作的认可，也是对电机系未来发展的期望。他还向几位老师赠送了新近出版的《张履谦传》一书。于歆杰还向张履谦院士介绍了近年来电机系的发展情况和电机系 90 周年系庆的筹备构想。张履谦院士对学校和电机系的关心表示感谢。

（电机系）

## □ 校友联络

### 各地校友会简讯

#### 石家庄校友会支持开展 “冀忆清华”访谈活动

7月31日，“冀忆清华”——清华大学学生河北省校友访谈实践支队一行6人，来到石家庄开展校友访谈活动。石家庄校友会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推荐了为河北省经济建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河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曲俊义和石家庄市鹿泉区黄壁庄镇党委书记宋兵跃为访谈校友，并妥当安排访谈场所。校友会秘书长段晓波等驾车全程陪同，助力支队实地调研、走访沟通，收集和记录了清华校友立足燕赵大地所做的事业与贡献，圆满完成了此次访谈活动。

(石家庄校友会)

#### 白云深处有人家 ——疫情下的多伦多校友艺术团

2020年，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让多伦多校友的生活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半年来，加拿大多伦多校友艺术团不忘初心，坚守着一份难能可贵的艺术情怀。校友们在守家工作、捐赠抗疫物资回报社会的同时，在业余时间里开拓了新模式的云排练和云制作，得到南安省校友会理事会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舞蹈队在陈霖主持下，利用Zoom优势，坚持每周多次形体训练；合唱团在蔡红梅总策划指挥下，在声部长段新、张艳等严格把关和互帮互学原则下，连续推出了三首不同语言和风格的虚拟混声大合唱。参与排练的每位团员从开始不认识自己的声音，不习惯往日里周边声部陪伴的消失，到重新认识自己，刻苦学习提高，最终圆满交出了音准节拍合格的录

音。清华校友的和声一次次在云端响起，给大家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这一次次的成功排练也离不开音频和视频工作组的辛勤付出。唐虹、程晓葵夫妇、谭汀等为作品的制作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作品广受好评，还带动并融入了本地各团体陆续举办的云端文艺活动。

(加拿大南安省校友会)

#### 唐山校友会庆祝成立11周年

8月15日，唐山校友会举办联谊活动庆祝校友会成立11周年。名誉会长祝允林和会长刘义生参加活动，并与校友们一起叙谈了校友会11年来坚守“服务唐山、增光清华”宗旨，为唐山市引进人才、引进技术，不断落实清华大学与唐山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还回顾了当年牵线搭桥，举办唐山文化周，让唐山文化走进清华园。11年间，校友会始终坚持用心服务校友，成为联络校友与母校的纽带和桥梁。

(唐山校友会)

#### 常州校友会举办2020年度 常州籍清华新生座谈会

8月29日上午，常州校友会2020年度常州籍清华新生座谈会在明都真儒酒店举行，朱保钧、丁瑞芝等学长参加了座谈交流。副会长沙春元主持座谈会，并宣读了清华大学原副校长胡东成以及常州校友会会长高清的贺信。秘书长汤雪平学长致辞。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校长史品南老师讲话，教务处主任王凯和丁叶舟等10位新生作了交流发言。今年的10名新生均来自常州高级中学，其中6人选择了计算机方向，3人选择数理基础，1人选择化学。

(常州校友会)

## 吉林校友举办座谈会欢送零字班新生

8月29日，吉林校友在长春市以线上线下同步的方式举办2020级清华零字班新生送新会，新生代表及在吉校友代表，线上线下近百人参加会议。陈波升校友代表吉林校友活动负责人林炎志讲话，对即将逐梦清华的新生表示祝贺和勉励。祝庆俊校友结合自身经历，鼓励大家要树立宏大志向，毕业后为吉林、为国家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在吉校友陈天琦、曹政、胡南、安迪先后发言，从求学、就业等不同视角与零字班新生分享自身感悟。

## 厦门校友会2020送新会举行

8月30日，厦门校友会召开2020年度送新座谈会，祝贺17位师弟师妹考入清华大学，并为他们送上了写满祝福和关切的笔记本。校友会会长吴金祥学长在致辞中向各位中学领导和老师们致以感谢和敬意。厦门一中副校长陈佩玲、双十中学副主任曾娟、外国语中学书记陈焕新先后发言，对新生寄予殷切希望。厦门一中叶梓涵、双十中学张智翔作为新生代表发言，表达了对中学母校和老师们深深的感恩以及未来继续努力奋斗的决心。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简短的谢师仪式。（厦门校友会）

## 中山校友举办2020新生座谈分享会

9月5日，2020清华中山新生座谈分享会举行，中山校友、2020级清华中山新生代表及家长代表近30余人参加。活动负责人李辉从进入清华的学习、生活、体育及学生工作等几方面进行了分享，勉励新生找准定位，调整心态，积极融入学

校新的学习和生活，还为他们送上加湿器作为贺礼。2020年中山共有11名同学考入清华大学，参加本次活动的4位新生代表做了交流发言。

## 江西校友会组织活动 庆祝第36个教师节

9月13日，在江西校友会的精心组织安排下，20余位在职教师校友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第36个教师节。大家首先前往鲤鱼洲参观清华大学江西实验农场旧址，探寻母校曾经在江西存在的一段特殊历史。下午，南昌县塘南镇党委副书记吕东锦校友带领大家先后参观了南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贺郎歌》、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令公庙和工控塘南第六产业园。在泰豪朱子学院，张新国老师带领大家一同感受了朱子文化的独特魅力。会长黄代放出席活动，为各位教师校友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并与大家亲切交流。（江西校友会）

## 湖北校友2020迎新会举行

9月13日，湖北清华校友迎新会在武汉开发区举行，新老校友40余人齐聚启迪协信武汉科创园。中文在线武汉公司总经理杜嘉校友致辞，欢迎各位新校友到湖北工作。2020年对湖北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过后，湖北省各方面发展都进入了快速恢复期，他希望新校友扎根湖北，努力为荆楚大地做出贡献。武汉开发区招商局副局长辛龙校友、启迪协信集团助理总裁祁英颉校友先后介绍了武汉开发区和启迪园区情况。新到湖北工作校友一一作了自我介绍。大家还一同参观了华砺智行、中文在线等校友企业。

# 筚路蓝缕创校元勋

## ——清华创校时期的三位领导

○金富军

这是1909年游美学务处选送的第一批直接留美生与游美学务处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年少的学生神情庄重，眼神中既有对负笈海外的向往，似乎也存有前往异国的一丝不安。第一排坐着的三位年长者则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由左往右依次为范源濂、周自齐和唐国安。他们是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领导，是清华最早的三位领导。

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会同学部管辖，负责选派游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周自齐（当时署理外务部右丞左参议兼学部丞参上行走）为总办，范源濂（学部员外郎）和唐国安（外务部候补主事）因“中西学问，均属精通”而任会办。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系学习西方而来，

其源头大致有二：一个是通过学习日本进而学习欧洲大陆，一个是学习美国。细查周、范、唐三人履历，不难看出清政府注意选择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来办理学堂，兼顾中国传统教育与日、美两大教育思潮来源，可谓用心良苦。

1911年入学的胡光廉评论：“总办周先生是同文馆最早的学生，又有满清举人的身份（副榜，即举人备取），换言之，他是科举出身；他没有正式留过学，英文是在中国学的，但做过驻美代办，旧金山、纽约总领事和古巴代办，资格极老；会办范源濂先生是留日的，在日本还办过法政速成班；而唐国安先生则是个幼年生，与詹天佑、唐绍仪等同派出洋，是留美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在人选上是很有配合的，教育背景上也不偏颇留美派或那一派。”

周自齐是我国庚款留学事业最早参与者之一。在驻美使馆工作期间，他作为驻美公使梁诚的得力



1909 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合影

助手，协助其交涉，促成美国退还超收的部分庚子赔款；在梁诚回国后，他任代理驻美公使期间，继续交涉，联络中美两国间有关庚子赔款的各项事宜。

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负责留学生的选派和清华学堂的筹建。在短时间内，他们主持的游美学务处以负责、务实的态度，顺利完成了三批直接留美生的选拔和派遣；在一片废园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了集皇家园林风格与多种西式建筑风格和谐并存的美丽校园；为清华学堂招聘了最初的中外师资队伍，招考了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主持制订了《清华学堂章程》；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周自齐、范源濂离开学校，分别在多个重要岗位任职，事迹昭彰，均为民国著名人物。

1912年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学堂监督。5月1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以后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任清华学校校长。

在范源濂建议下，清华学校由外务部管辖。

复学后的学校，工作纷繁复杂，唐国安宵旰焦劳、殚精竭虑，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乃至生命。唐国安和副校长周诒春将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的“五三制”改回“四四制”；四处奔波吁请上级部门支持解决学校经费问题；积极争取将校园面积扩充一倍多，为学校长远发展奠定重要基础；贯彻学校“培植全才，增进国力”的办学宗旨，重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

长期劳累造成唐国安积劳成疾。1913年8月21日，自知病入膏肓的唐国安向外交部请辞，推荐副校长周诒春继任。翌

日，唐国安病逝于校长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清政府办理清华学堂，是旧传统下办新教育，也可以说是老环境中出新风气，因此官场气息总不可避免有所保留。入学考试时，周自齐穿着官服高坐堂上，到的学生站立广场。旁边考试官按省籍唱名：“浙江听点”“江苏听点”……唱到学生名字时，相应的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朱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场了。

金岳霖回忆，有一次周自齐来清华。由大门（现在的二校门）至工字厅两旁摆满了菊花，一二尺一盆，好像接待皇帝一样。学生见校长，需要打个“禀帖”，好像见官一样。金岳霖有个湖南同乡，后来自去了。但不久又想来清华，要金岳霖替他问问学校。金岳霖为了这件事要去见周自齐，只得买个禀帖，上面写“为禀请者……”，最后写上“禀请者金岳霖”等。

开学之日，周自齐、范源濂率众学生在礼堂向“皇帝万岁万万岁”牌行三跪九叩礼。有学生为逃避此仪式，前一日已预先告假，或诈称腹痛，或假言发热，等等。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环境，周、范、唐等亦如此。当时留有这些风气和做派并不奇怪，不必苛责。所幸他们深具世界眼光，尽心地筹办游美学务处、游美肄业馆，使得清华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

冯友兰先生指出，清华校史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缩影，清华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和高等教育走向独立、走向世界的历程。清华历史的开端，凝结着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的心血。他们的功绩，应值得永远铭记。

# 英雄化蝶 魂归清华

## ——中国化学兵之父李忍涛传奇

○袁 帆（1975 级建工）

2020年4月25日，在全球“抗疫”的背景下，“第五届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捐赠精品展”在“云”端开幕。在展出的众多珍贵资料中，有一件1926年清华学校毕业证书引起了极大关注。这是一套完整的用中英文分写、同属一人的毕业证书，证书主人叫“李忍涛”。

在图1的中文毕业证书中写有：

“学生李忍涛，现年二十一岁，系云南省鹤庆县人。已在本校依照规定学程肄习完毕，考试亦均及格，合行准予毕业。此证，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中华民国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透过这份百年前留下的珍贵毕业证书，穿越重重历史烟云，让我们通过几张老照片，走近这位优秀的清华学子，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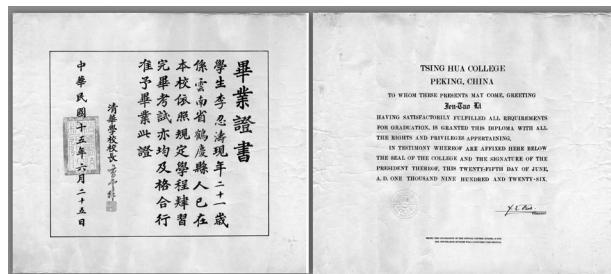


图1 李忍涛的清华学校毕业证书（中英文）

被誉为“中国化学兵之父”的传奇人物李忍涛。

李忍涛出生于1904年8月26日（农历甲辰年七月十六），云南鹤庆县人。其父李实（1880—1953），系清朝末代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曾在民国官场沉浮。据家人回忆，李忍涛幼年即显露出聪颖过人的天资，初进塾馆读四书五经即过目不忘。后进昆明国民小学就读，考试常得满分，作文下笔成章，一时成为佳话。从后人保存的一张拍摄于1915年前后的家庭合影（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年李忍涛的模样。照片中的妇人是李母，被抱幼儿是他的三弟李忍济，中间是他二弟李忍漏。李忍涛此时约12岁，确实显出聪颖端正、英气勃发的气质。

李忍涛于1920年在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考进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插班就学，为丙寅级学生。其时，清华校园文化正在经受“五四运动”



图2 李忍涛（左1）与母亲、弟弟合影（摄于1915年前后）



图3 李忍涛(前右3)与清华军事学会会员合影(1925年)

新思潮的影响。李忍涛在校学习六年，其间曾被选举为学生会干事部主席，参加过的社团组织有：基督教青年会、级际国语辩论队、辞令研究会、军事学会（图3）等。在校期间，他关心国事，参加过政治组织“唯真学会”，该组织是由清华早期共产党员施滉（1900—1934）等人主持，以“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高尚理想为追求。李忍涛活跃且坚韧，得绰号“拿破仑”，曾著文希望同学们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振兴中国的责任，为全国人民谋幸福雪耻恨的责任”，勗勉同窗“不为利诱，不为威服”，倡导“为真理奋斗，为清华前途奋斗”，以谋“清华前途的幸福”“全国的幸福”。

李忍涛从清华学校毕业之后，曾先后在美国和德国的四所院校留学，而其中三所是军事院校，并由此开启了他之后“习武从军、报效祖国”的壮烈人生。1926年，他先赴美国维吉尼亚军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就读。该校是一所著名的州立军事学校，加之有“以老欺新”顽劣传统，李忍涛在这所军校中经历了艰苦、隐忍的基础学习过程，实现了“由民到兵”的转变，也为日后训练部队积累

了直接的经验。1928年6月毕业并获文理学士学位后，李忍涛又到位于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国陆军步兵学校（United States Army Infantry School）接受短期步兵训练（图4）。这所军校是美国陆军设立较早的学校之一。1929年，李忍涛还到芝加哥大学进修历史课程，进一步完善了知识结构。

在美国的留学结束之后，因成绩优异，李忍涛于1930年被批准赴德国参谋军校（原普鲁士军事学院。受凡尔赛条约所限，仅开设参谋培训班及军官教育班）学习。李忍涛就读于两年制的参谋培训班，是仅有的少数外籍非军人学员之一，主要研习参谋业务以及陆军各兵种联合战斗与指挥。他由此得以全面了解德国陆军的兵种构成以及各个兵种的作战模式。他特别注重中国陆军此前不曾有过的兵种知识研习，“在理化科学和军事化学方面，颇有心得，着重研究化学兵方面的学术”。是时他结识代表国民政府到德国采购军火的俞大维和考察军事的桂永清、



图4 李忍涛(右1)摄于美国陆军步兵学校(摄于1929年前后)

## □ 人物剪影



图5 李忍涛（后左2）与在德抗日志士结盟（摄于1931年）

徐培根。1931年，他们四人与陈介生、胡靖安于柏林结义（图5），立誓“共同回国抗日”。留德期间，李忍涛结识德国女友爱娜·佩秀（Erna Becher）。1932年7月二人在上海成婚，爱娜取名李佩秀（Erna Li-Becher）。二人育有长子定一、次子定国。

1932年初，李忍涛学成归国。受到国民政府的器重，被破格授予少校军衔。1932年6月任中央军校军官教育总队中校区队长，同年8月担任留德预备班上校副主任兼教官。其间，完成《化学兵器》《化学战剂》《化学战术》《化学战防御》等教材初稿的翻译和编写，并以其获得的世界军事发展信息，力倡在中国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兵种——化学兵。

1933年2月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化学学兵部队在南京正式创建。当时为对外保密，将“化”字去掉，对外称其为“军政部学兵团”，由此揭开了中国化学兵发展的序幕。李忍涛是学兵团首任上校队长（图6），成为中国化学兵部队的创建者与领军人。之后，李忍涛被聘任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军备专门委员会委员，而此时他仅年将三十。其时，李忍涛还是

中国童军总会设计委员会委员。

要使中国历史上第一化学学兵部队具备战斗力，最重要的是训练。李忍涛从进入清华学校开始，一直到海外学成归来，共用去12年时间连续在几所中外名校中学习。“丰富的学习经历，完备的知识结构，扎实的军事基础，良好的个人修养”使李忍涛成为训练中国第一化学学兵部队最好的“校长”。他时常勉励部属，强调做军人要有“阳刚、诚实、乐观”的哲学，对待困难要有“我到、我见、我克服”的精神，并将这两条警句定为学兵团队训。这条队训包含中西不同文化理念，却在“修身励志”的追求上达到高度一致，既让学兵们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成为座右铭，也让他们对李忍涛的练兵之道理解至深，努力践行。

他在学兵团管理上尊重部属人格，如下级受罚过当，允许事后申诉；奉行军需独立，会计超然的制度，兵团满额编实，不得浮报，贯彻忠实军风，上下廉洁自持；提倡“下不请上”“下不送上”，克己自律，“虽身兼三项要职，而身后萧条”。经过严格训练后的学兵团达到“有毒能防，无毒能战”的战斗水平。1935年



图6 李忍涛（右1）任学兵团队长时留影（1937年前）

12月，中国军队在南京附近地区模拟抗击日军进攻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分为“东军”和“西军”进行。学兵团在两军中各派一个中队参战，李忍涛则以东军司令部的高级参谋身份参加演习。学兵团在此次演习中的公开亮相，帮助军内外各界认识到化学兵在现代战争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之间大规模的“淞沪会战”于8月13日打响。李忍涛亲率学兵团部分官兵赴上海前线参战，以德式“李文斯”抛射炮与日军持续进行三昼夜战斗，发射大威力炮弹准确袭击位于上海虹口公园附近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压制日军火力，为中国步兵进攻创造了条件。整场战斗给日军造成严重损失，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其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学兵团还组建高射炮区队，不仅执行过南京地区防空任务，还曾开赴河南巩县兵工厂担负防空责任。

随着抗战形势演变，学兵团先转移至湖南桃源，后决定再前往四川。为了选择部队驻川地点，李忍涛亲率精悍学兵16人，携四挺轻机枪执行勘察任务。他们会同兵工署人员一道，分乘四辆“太脱拉”大卡车，经湘西到川南，分别勘定了泸州、纳溪、叙永的驻地，学兵团全队人马随后而至。同时，原在巩县的化学兵工厂也迁至泸州高坝，后定名为“第23兵工厂”，专门生产特种炸药、防毒面具等化学武器。抗战期间学兵团与23兵工厂关系紧密，一同担负起抗战中的防毒军事任务。也正是由于这样一支部队的存在，才让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对中国的化学战斗能力有所忌惮，并由此加重了其装备负



照  
（图7 李忍涛的少将标准  
摄于一九三九年前后）

担，迟滞了其军事行动。而作为领军人物的李忍涛也成为他们的心头大患，必欲除之。

为增强防御日军发动化学战的能力，李忍涛提出建议并经军政部批准，学兵团扩建为（化）学兵团；同时将抗战初期成立的学兵管理处改为防毒处，负责全国抗战部队的防毒组织、装备与训练；将训练军士的学兵团改为化学兵干部训练班（曾一度归并中央军校，称“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至1938年7月，中国军队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防化作战、训练和人才培养体系，李忍涛升任（化）学兵团总队长，兼任防毒处长、训练班班主任（图7）。

李忍涛亲自拟定训练计划，广揽国内大学毕业生或欧美留学人才到化学兵体系中任职任教，曾有十几位清华校友参加其中。李忍涛还被聘为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高级参谋，经常参加中美双方高级会议并多次担任翻译。1939年3月，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成立，蒋介石任团长。其中每月一期的党政训练班规定有三小时的防毒课程，由防毒处长进行“防毒讲话”。李忍涛亲自授课共24期。如今，在重庆市图书馆还藏有李忍涛的《防毒常识》（1941年）和《防毒讲话》（1942年）原稿。

## □ 人物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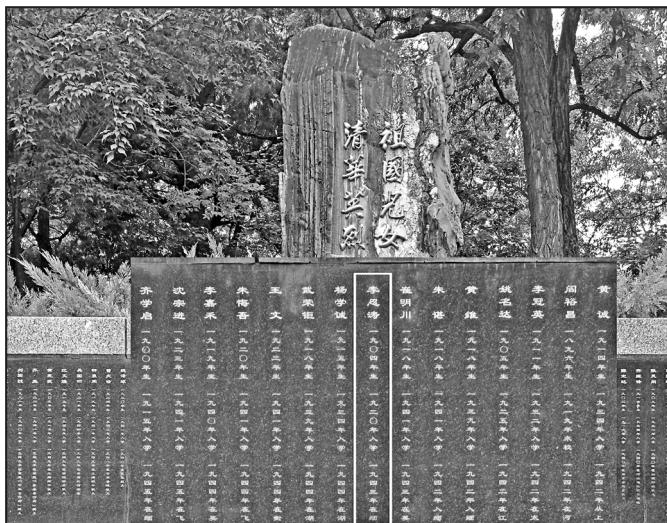


图8 镌刻着李忍涛将军名字的清华英烈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根本改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出现，中国作为在东方抗击日本军队的主要力量，在最后击败法西斯阵营的战争中发挥出重要作用。1943年2月，国民政府实施与美军合作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行动，学兵总队所属炮一团和炮二团奉命参加远征军赴印缅战场作战，李忍涛以（化）学兵总队总队长兼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高级参谋身份赴印，协调中美军队关系，配合驻印军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 1883—1946）打通中印公路，并视察学兵总队参战部队。同年10月28日，当他从印度汀江乘飞机回国复命时，在“驼峰航线”的缅甸北部区域被预先埋伏的日军战机击落而殉国罹难，成为抗战中唯一“血洒长空”的中国将军，牺牲时年仅39岁。

为表彰李忍涛抗战殉国的不朽功绩，国民政府于1946年2月追赠李忍涛为陆军中将军衔；1984年3月，台湾地区当局为

其颁发“旌忠状”并入祭忠烈祠；199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其列为抗日英烈；同年10月，原（化）学兵部队全体师生、官兵和家属在昆明为李忍涛追筑“衣冠冢”，并立“碧血英杰碑”。其母校清华大学也将李忍涛收入《清华英烈》一书，其英名被镌刻在清华英烈纪念碑上（图8），永志纪念。2020年9月2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单，李忍涛名列其中，以此表彰他为抗战胜利做出的杰出贡献。

2019年3月，李定国先生在德国向清华大学捐赠了其父李忍涛的毕业证书。这件保存近一个世纪、曾经离开又回归祖国的文物是迄今唯一发现的“清华英烈”毕业证书，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77年前，李忍涛将军血洒长空，英雄化蝶；如今，这份早已和英魂融为一体毕业证书，终于又“飞回”令他魂牵梦萦的清华园，并且永远不再分离。这本身就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如果将军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深感欣慰。这正是：

早年求真清华园，美德学武意志坚；  
创建新军成先锋，抗击日寇挽狂澜。  
血洒长空痛扼腕，英雄化蝶心不甘；  
华夏强盛慰先烈，魂归故国续夙愿！

2019年9月26日 初撰  
2020年7月31日 修改于上海

# 财金泰斗王传纶

○李 扬 瞿 强

王传纶（1922—2012），江苏苏州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金融与财政学科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共党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和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1922年4月，王传纶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曹家巷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他自幼好学，品学兼优。高二时淞沪战起，学业时续时断。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王传纶全家被迫逃往上海以避战祸。1938年，王传纶在租界的中学继续高三课程。

当时，正值北方的清华、北大和南开南迁合并为西南联大，并委托暨南大学代为招生。王传纶当时高中尚未毕业，只能以同等学力报考，因诸科成绩优秀，遂被录取。该年秋，他自上海出发，历经辗转，最终到达昆明，成为联大第一届学生，时年16岁。

战争期间的西南联大宛如严寒中的梅花，是中外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偏居边陲，存亡未定，物质生活是艰苦的。据王传纶回忆，很多教师甚至要靠卖旧家当维系生活，很多学生则是靠课余打零工来完成学业，就连校长梅贻琦夫人都需要时常

烤卖小点心补贴家用。但是，联大的精神生活是丰富而充实的。在为国家和民族“保留文脉”的使命感召下，学校的系科设计，既承续了三校注重通识教育的传统，又体现了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因此，王传纶在那里，受到了当世最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初入联大时，王传纶读的是文学院的哲学心理学系。一年级结束时，他兴趣转移，遂申请转入经济系。经济系归属法商学院，教师以陈岱孙为首，大部分留学英美。该系培养理念虽也强调学生“于我国实际状况，有相当之了解”，但课程设置却几乎全部复制英美，很多课程更直接使用英文教材，教师授课也是中英文杂糅。

在西南联大的四年中，尽管物质条件菲薄，日寇的敌机还时常骚扰，王传纶的生活却是充实的。他不太关心政治，只是徜徉于书海，潜心于学问，学习成绩优异。



王传纶教授（中）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2002年，五位联大同学相聚北大。左起：朱光亚、许渊冲、杨振宁、王传纶、王希季

王传纶主修陈岱孙先生的招牌课“经济学概论”，陈先生讲授的是当时先进的西方经济理论，这些理论源自英美的经济历史与现实。然而，置身于当时的经济环境，王传纶朦胧地觉得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学问，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隔阂。一方面是书本上美妙的“均衡”，另一方面则是国民政府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市场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物价飞涨的

“不均衡”。王传纶与当时多数青年学子一样，对自由市场经济感到困惑。其实，有这种困惑的岂止青年学子，20世纪40年代昆明和北京的报刊上，经济学教授的文章中，普遍表达了对当时国内经济状况的不满，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经济改革，加强对市场、商业的管制。这种主流的社会经济思潮，与主流的经济理论完全背道而驰。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经济理论的新旧思想同时充斥。那时的西南联大，除了有号称“中国的马歇尔”的赵迺抟教授，还有堪称国际一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徐毓树教授。新旧思想同堂辩诘，受益最大的当然是青年学子。值得一提的是徐毓树教授，他曾是陈岱孙在清华的高足，

后被举荐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的那些年里，徐毓树不仅亲历“凯恩斯革命”，而且参与了这一新理论框架的某些细节的完善工作。由他主讲宏观经济学，当然是一时之选。陈岱孙教授对王传纶青眼有加，三年级结束时，他就亲自指点王传纶要多向年青教师徐毓树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使得王传纶学业大进。课堂之外，年青的徐毓树教授更与王传纶结下深厚的师生情，乃至将自己珍藏的凯恩斯《通论》第一版原著慷慨赠与。惜乎该书在“文革”中遗失，每念及此，王传纶都唏嘘不已。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国际经济学界掀起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论战”，西南联大自然得风气之先。根据兰格（O.Langer）与勒纳（A.Lerner）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有关当局遵照市场原理来定价，资源配置是可以优化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是更有效率的。

对于处在迷茫中的中国经济学家，所有这些新思想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多年后，回顾这段往事，王传纶热心地向他的学生们指出：30年代，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固然普遍服膺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却也曾普遍被计划经济的想法打动过；自由放任主义，其实并非那一代人的主导思想。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不反感的。

1941年，年方20岁的王传纶从西南联大毕业，他很快就与当时的“校花”、数学系高材生张景昭女士喜结连理，并一同到贵阳的清华中学教书。这所中学的创办人周诒春先生曾任清华学校校长，对于王传纶夫妇自然欢迎。在那里，二人度过了

一生最安定的几年。

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同庆，王传纶也从贵州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同家人团聚。1947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攻读研究生，在读期间各项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两年后，王传纶顺利通过由陈岱孙主持，清华北大的名教授如赵迺抟、蒋硕杰、戴世光、徐毓树等组成的考官委员会的考试，并得到陈岱孙与徐毓树的力荐，于1948年底取得了英国半政府组织的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准备赴英国留学。

经前辈建议，王传纶选择了位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继续深造。该校因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任教而享有盛名，且对苏联经济研究领域又独有特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他不仅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接触到当时苏联的一些负面信息，如政治高压、肃反、个人崇拜和浮夸风等。对这些事情的体悟，对于他几年后回国，并在国内度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提前给予了警示。

大约1951年年初，有一个新中国文化知识界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任留英中国学生联谊会会长的王传纶直接参与了接待工作。代表团中有些人，例如副团长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以前就是王传纶在联大时的老师，与陈岱孙先生也是多年挚友，异国相见，自然格外亲切。王传纶向他们表达了早日回国工作的意愿，并委托周培源教授带了一本斯威齐的新书转交陈岱孙先生，同时也向陈先生表达了归国工作的意愿。不久，陈先生来信，邀请王传纶直接回清华任教，并嘱咐不要经过教育



王传纶研究生毕业照

部分配。这种安排，在当时是承担了不小的政治风险的。

1951年秋，王传纶回到清华。长途劳顿未消，便被派往武汉、广西等地，与先期前往的清华教师汇合，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约五个月后，接着再去广西桂县参加第二期土改。等1952年回到北京时，清华大学的经济系已经不复存在。此时正值中央政府进行第一次院系大调整，根据安排，清华大学经济系被撤销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学院，陈岱孙任院长。一年后，学院再次调整，部分教师并入北大，部分打散并入其他院校，王传纶则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

这时期世事纷繁，如过眼烟云，但有一件事值得记载：陈岱孙先生主事北大后不久，曾写信给王传纶，说自己以后拟不讲授财政学了，希望王传纶做好接班准备。就这样，从1953年开始，王传纶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其长达60年的财政与金融的教学研究工作。

从50年代初回国，到1978年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充满了动荡。王传纶教授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不得不随风起舞之时，守住一份赤子之心，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教学

## □ 人物剪影

与研究工作。他在系统讲授财政学课程的同时，与人大财金系的同仁一道，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财政、金融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在教学科研同时，王传纶教授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调适自己的知识体系，以与新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相符；同时，尽己所能，译介了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为我国的财政学和金融学建设贡献力量。由于刻意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加之天性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王传纶教授有惊无险地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经历了下放江西“五七干校”，经历了人民大学停办与复校，其本人却基本上未受重大冲击。

但是，就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王传纶教授的家庭生活经历了一次重大波折。196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的夫人，因不堪“造反派”的人格侮辱，于系办公楼自杀身亡。1970年，王传纶教授与路奇女士组建了新的家庭。路奇女士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我国著名的矿冶工程师。她曾就读于辅仁大学西语系，1947年赴解放区参加革命文艺工作，她曾是华北人民文工团乐队的大提琴手。解放后长期在文艺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文章操行俱佳。从那之后，她伴王传纶教授左右，凡四十年，为王传纶教授安心从事教学科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温馨环境。

### 三

1976年秋季以后，劫后余生的学者们陆续返回校园。当时人民大学正准备复校，百废待兴。在最初的几年，王传纶教授应邀到中国银行从事研究工作，整理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金融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业务资料，不仅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更为中国银行培养了一支年青的研究队伍，为此后著名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成立和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几乎同时期，他还参加了中央党校一些党政领导举办的“外国外资问题”专题研究小组，译介并整理了大量外文资料。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后，针对引进外资中的涉外税务问题，财政部在1979年冬举办了中国首届涉外税收培训班，但因理论过于陌生而陷入困境。王传纶教授应邀前来“救火”：在资料翻译、亲自授课、观点总结的同时，他积极沟通，为中外双方都解决了诸多困惑，协助完成了中国国际税收界的一次启蒙教育。

1980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工作基本完毕，中国银行虽极力挽留，王传纶教授仍决意回到学校的三尺讲台。他如恩师陈岱孙一样，视大学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一方净土，决意在大学校园里潜心研究，教书育人。

王传纶教授是中国金融学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财政学的创始人之一。80年代初期，他在金融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外汇、汇率和外资等紧迫的国际金融问题，兼及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以及宏观调控等有关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问题。1982年，他撰写了著名的《汇价理论的探讨》一文，首次系统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汇率理论，全面评述了西方主流汇率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美联储当时采用的理论模型的缺陷，指出该模型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据此，他主张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应当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并进一步把汇率调整问题同国内价格政策、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密切结合在一起考察。另外，王传纶教授一贯主张大力引进外资，同时也

强调必须与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相协调，必须以追求国际收支长期动态平衡为原则。长期以来，他跟踪研究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革问题，针对银行业改革、资本市场发展、金融宏观调控制度建立等涉及面极广的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一个关于金融体系整体改革的分析框架。这些论著，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在学术界和决策层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于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以数十年学术实践之贡献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在财税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王传纶教授均建树颇多。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便翻译出版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英美财政》一书，希望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提供借鉴。1981年，他出版了《资本主义财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理论、政策的专著，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也颇多精辟论述。此后，王传纶教授又相继发表了《外国财政问题》《政府预算制度中的制衡机制和效益核算问题》等大量论文，继续借鉴国外经验，探讨中国财政改革问题。1995年出版的《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合著）一书，更是将关于不同经济形态国家财政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另外，作为我国财金领域的大师，王传纶教授还非常重视对财政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并出版专著多部。

六十年来，王传纶教授不离三尺讲



1993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王传纶教授（左3）与恩师陈岱孙教授（左4）等合影

台，始终坚守在我国财政金融教育事业的第一线。由他主编的教材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教材省部级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奖项，个人也先后获得“吴玉章基金教学奖”“宝钢教育基金奖”“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等重要奖励。

王传纶教授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们都走上了我国财政金融管理、实务、研究和教学的岗位，成为中坚和骨干。他的弟子中，先后有两人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这在中国学界和教育界，恐怕算是绝无仅有。

“长于精思又重于实践”是王传纶教授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长期致力于将经济理论应用于金融改革与发展实践，不遗余力为新中国金融规划与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

作者李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瞿强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三位常委的联大岁月

○龙美光



### 梅 贻 琦

梅贻琦先生（1889—1962），字月涵，抗战胜利后就曾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之一”。他的名字，常常代表了一个拥有谦谦君子风度的教育家的鲜活形象。梅贻琦先生坐镇昆明主持下的西南联大，高扬“爱国、民主、科学”的旗帜，坚持教授治校，全面践行百花齐放、学术竞放、兼容并蓄的办学风气，为联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深厚的治学条件。

### 当了七年的主席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从在长沙初创之始（学校始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抵昆前夕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实行的就是“常委制”。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担任联大常委，其间虽偶由其他教授临时代理，蒋、梅、张三常委在联大的杰出历史地位却从未撼动过。

虽然三位常委都是联大当然的校领导，但相互间却一再谦让。蒋梦麟回忆，抗战爆发后，在胡适、王世杰、傅斯年倡议下，三校在长沙开办联合大学。梅、张、蒋相继抵达长沙。最先，张伯苓向蒋梦麟表示：“我把表交给你了！”梅贻琦也有过同样的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蒋梦麟“不得不把表暂时收起来，与同人们诚心合作”。然而，蒋梦麟回忆，“三校的同人个性都很强，办事倒有点麻烦，好像三个人穿了一条裤子，有时步伐不齐，走不动。月涵校长始终耐心合作，尤其是有时候喝几杯酒以后，从微微的笑容中慢慢的谈出笑话来，真幽默啊。种种烦恼事，便在默默中消散了。”

蒋梦麟又说：“我推梅月涵先生当第一任主席，以后每年轮流。等到轮流到我，我就恳求梅先生驾轻就熟，再连一任。月涵先生亦上了情面难却四个字的当。我一次一次的推宕下去。第一年不算，他一共当了七年的主席，真是偏劳得很。至今思之，感愧万分。有一次，傅孟

真先生骂我懒惰，不管事。我说：‘孟真，你哪懂得，不管者所以管也。’”

后来由于张伯苓先生常在重庆司国民参政会之职，加之要操持南开学校在重庆复校的工作，而蒋梦麟则忙于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后来又到职行政院），都难以全面顾及联大在昆明的工作。当然，这大概也是他们认识到联大若要真正联合，确实需要梅贻琦这样既有教育家视野，又有君子风度的同仁没有顾虑地去独立主持校务，而他们则在外部为联大争取各种支持。因此张伯苓说：“苓与蒋梦麟及梅贻琦二校长共任常委，彼此通力合作，和衷共济。今西南联大已成为国内最负盛誉之学府矣！”

梅先生也不负重望，既代表清华在联大当家，又受蒋梦麟、张伯苓之托团结北大、南开同人在联大戮力共事，使联大能实行没有“校长”衔的常委制，却又能在三校“通家之好”的氛围中完美联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常说：“梅先生是联大的实际校长。”

到1940年，据梅贻琦自述，师生“不畏困难，刻苦维持”，联大“经两年来之惨淡经营，校舍既定，设备渐充，学生程度，亦年有进步，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滋默化融洽于整个联大之中”。

### 迁喜马拉雅山最安全

梅贻琦认为，抗战期中，“国家的处境如此，我们后方的工作，最重大最切要的，莫如领导青年。”如何领导青年，为抗战造就人才，除了若干的举措，他在小事中为师生作示范的态度，亦已足为一谈。

除了夫妻不能同时在联大工作的制度的切实执行，他不仅婉拒应考不达标的权

贵子弟于联大，自己的子女要想上联大，也先考够分数再说。到了动员青年学生从军报国，他又首先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印缅战场。联大校友纷纷回忆，在联大校园，梅常委行路时从不为了省时间走小路，而是走大路，寓意必须走正道，行正举。即便是跑警报，梅贻琦也常常是穿戴齐整，行色从容地行走在师生队伍的最后。

陈岱孙先生回忆：“在昆明，各机关都有一小汽车，供首长使用。在空袭频繁的年头，在城里发出警报之后，不少机关的首长纷纷乘坐汽车出城到乡间躲避。清华大学当时也备有一辆小汽车供梅先生使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后方的通货开始急剧膨胀，物价日升，师生生活日趋困难。梅先生毅然封存汽车辞退司机，每日安步当车往返寓所和联大办事处；有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校舍的北门，在北门外小山上，席地坐于乱坟之间。在飞机飞到临头时，又一起跳入乱坟和事前挖好的壕沟中，仰察炸弹的投向，这一镇定坚毅、平等、同艰的行为在西南联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梅贻琦一身扑在联大校务中，一刻也不松懈。他和联大其他教授一样，也常年与清贫为伴，家用还得靠夫人韩咏华与其他教授夫人卖“定胜糕”接济。据联大学生伍生回忆：“梅贻琦先生是一个书生。办事方面也不脱书生本色，少说话，而很认真。他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貌，一口调协沉着的国语。言词不大流利，但很能把握住要点，他的善的心肠，感化得学生教授心悦意服。三个历史不同、性质不同的学校，能够快快乐乐地合在一起，可以说完全是梅校长内里的功夫。他轻易不笑，

但也轻易不发脾气，长的面孔永远是冷静和蔼的表情。有一个怪脾气，是不大肯迈出办公室的门。”为此，蒋梦麟在重庆的某次闲话中，曾作过一个妙喻，他譬喻梅贻琦是骆驼，整日在校中负着重责；蒋先生自己则常在外面奔走，活像个猴子。

联大先在长沙建校，又迁昆明，有人认为是为了安全才一迁再迁。对此，梅贻琦表示：“要说安全，唯有穷乡僻壤才无敌机之扰，始无生命之险。我们所以搬，所以留而不愿再搬，全为工作进行之顺利及方便计。”并且说，如果说安全，搬到喜马拉雅山会再安全不过。其实联大在滇八年，常遭日寇空袭，校舍惨遭损毁，而梅贻琦激励大家：“物质之损失有限，精神之淬励无穷。”在此精神鼓舞下，联大弦歌不辍，五色交辉，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不愧为抗战的一面伟大旗帜。而联大突出的办学成就，则是对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教育家最好的褒奖。

### 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对于蒋先生，熟悉中国近现代教育的人们并不陌生。早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的当月，由中流书店刊行的《当代中国人物志》即以专门篇幅说他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法学，后于1912年入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研究哲学，从孟禄研究教育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先生自民国六年回国后，即专心鼓吹新教育，到处努力提倡。”不久，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授课之暇，并助蔡元培将该校制度完全革新，因而遂

使北大成为全国大学的模范，且使中国教育界受此影响，都焕然一新了。”后又升任哲学院教务长，兼任校务讨论会主席。1930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心一意要把北大办到和英国的‘牛津’、美国的‘哥伦比亚’等大学一样的齐名媲美。”由此可见，他一开始就是中国现代大学改革的先行者之一。

抗战时期，作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蒋梦麟曾以“骆驼精神”美誉梅贻琦，并以“敏捷的猴子”自谓，他也是联大人永未忘记的星辰。

### 和衷共济谋联合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的枪声打响时，蒋介石正在召开庐山谈话会，联大的成立成为教育界的当务之议。蒋梦麟1943年在物价飞涨和警报声声的昆明写成的《西潮》中回忆：“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

为什么只是勉强同意？蒋先生在四年后所写的《纪念日话联大回忆当年》中说得明白：“当初由胡适之、王雪艇、傅孟真三位先生，创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在长沙开办临时大学的时候，我摇头不赞成。我眼光短浅，有些害怕。说这三个历史和校风不同的学校，放在一起，我可办不了，我不去办，让年高德劭的张伯苓先生去办吧。我于是一溜烟跑到杭州去躲避了。我说一窝蜂里有三个蜂王，是不成的。必定要把多余的蜂王刺死，才不致

分窝。我不待养蜂的来刺，我先自己刺死。我当时想，三个校长中，如有两个愿意放弃校权，这事就容易办些。后来胡适之先生派了樊迪羽先生到浙江把我拉了出来。中国人终是中国人啊，情面难却四个字。”

就这样，蒋梦麟到南京后几天便搭轮船溯江至汉口，再搭粤汉铁路赴长沙。这时，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已经先期到达。面对战乱时期“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又“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在胃病时发的情况下，“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在长沙办学才几个月，南京很快沦陷，危及长沙，蒋梦麟乘飞机到汉口征询政府对学校再迁内地的意见。在陈立夫建议下，他又去征询蒋介石的意见。“他赞成把临大再往西迁，我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他马上表示同意，并且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

1938年2月间，搬迁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我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我从海防搭火车到法属越南首府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丛山峻岭而达昆明。”2月15日抵昆当晚，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设宴洗尘。翌日，又晤见省主席龙云。不久，迁昆途中的长沙临时大学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样，蒋梦麟就成为筹建昆明西南联大的急先锋，“只身往昆，拓荒结舍，颇费周章”，他在昆明和蒙自协商各方，选校址，筹经费，为联大在昆明落脚奠定了立校基础。联大校友当时就说：“联大能顺利地搬到昆明，借

到大批的校址，安安稳稳地上课，谁能否认不是蒋校长之功？”

### 不管者所以管也

三校在长沙合组之初，为了更好联合，就出现了少有的谦让校权。首先是张伯苓校长要把“表”交给蒋梦麟校长“代”，后来梅贻琦校长也表达了此意。蒋梦麟虽然没有说要把“表”给张伯苓和梅贻琦“代”着，却在行动上做出了非常务实的表示。“我有一个偷懒的秘诀，凡人家可办的事，都全权交给人家办。有困难的时候，才挺身出来，负起责任。困难的事，到底有不了几桩。一年中当了一两桩，其余的时间就可安乐了，闲空的时候，就可以看看书，想想古今大事，白日里可以做梦。凡我应办的事，我交给总务长，先是沈茀斋先生，后来是郑毅生先生。常务委员会有主席一人，我推梅月涵先生当第一任主席，以后每年轮流。等到轮流到我，我就恳求梅先生驾轻就熟，再连一任……”

其实，在联大常委之外，另有重任的蒋梦麟先生和张伯苓先生都一样，对联大的事并非不管。1938年北大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蒋梦麟发表过这样的话：“个人之生命有限，大学之生命无穷。吾辈从前之奋斗，尽入北京大学之血液。为功为罪，想不能磨灭。今后之努力，与在联大中之三校共之。三校各有奋斗之历史，陶冶合一，贡献于联大。联大共同之努力，亦将入三校血液，为功为罪，三校亦共之。”因此，他表面上较少留在昆明处理校务，但实际上却在校外不断为联大争取外援，使联大在校内由梅贻琦常委坐镇办学，校外有他和张伯苓常委全力协办，凡是联大

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必能尽全力而为。除此，蒋梦麟常常也成为西南联大的“新闻发言人”，他时常通过各种场合向海内外的校友、朋友介绍联大的情形。他说，学校经济情形相当困难，因物价高涨，全校教职员及学生之生活，均极困苦。学校图书仪器及其他用品，相当缺乏，但尚能勉强维持，“图书方面，最近（1940年4月）学校购买一部，南开大学又运来一部，但图书馆中，仍争相抢阅；学校管理方面，组织常务委员会，统一管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长出席，最近更扩大组织，故三校可谓完全合作。即学生方面，……纪律与精神均甚佳，态度亦非常沉着，用功读书。”他对联大的力挺，也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无形资产。

对于联大的真正联合，蒋梦麟感到非常满意。他认为：“联大合作成功最大的秘密，是教员们求学做人，都有相当的标准。他们不敷衍了事，骗碗饭吃。他们都把学生当人，决不下流，把他们当兵自己当督军。大家是君子人，彼此有很多的批评，有时使人难受。但对于公事公办，决不用卑劣手段。呜呼，此联大之所以为联大欤？”对于联大内迁的影响，蒋梦麟非常欣慰地表示：“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到达的内地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较以前为佳。”事实上，在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常委和三校同仁、学生的通力合作下，联大不仅影响了整个教育界、文化界和边疆各项事业，也从办学精神上壮实了三校自身。这八年，也是北大、清华、南开铸造大学精神的黄金期。

1940年，蒋梦麟为即将走出校园的西南联大电讯专修科毕业同学题词：“耐劳

苦，勤操作，处事以忠，遇人以厚。”这个题词，当是蒋梦麟常委人格魅力的最好写照。

## 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我国现代最为知名的大学校长之一，因一生乐育桃李，英才遍及海内外，被誉为“孔后办学第一人”。他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服务于北洋海军。后回津创办南开系列学校，献身教育四十余年。

### “公能”思想 倡导践行

“公能”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张伯苓为南开制定的校训。和许多学校的校训只是一个口号不同，“公能”是张伯苓一生为之奋斗、为之实践、为之奔走的教育思想，浸透着他的教育救国梦想。南开的创校、建设、发展，始终贯穿着这一办学思想，其中自然也蕴藏着他作为三常委之一参与办校的西南联大成功联合的奥秘。

何谓“公能”？联大时期，张伯苓在回顾南开办学史时说，为“痛矫时弊，育才救国”，治愈中华民族“愚”“弱”“贫”“散”“私”五病，南开着力从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五个方面训练学生。他说：“上述五项训练，一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

之能力。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正是在“公能”思想之下，三校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之时，正在大家都愁于如何做到联合办学时，作为三位校长中的最年长者，张伯苓一心把临大的集体利益看得最重，他首先向北大蒋梦麟校长提出：“我把表交给你了。”这一举动最终促成了三校长达九年的联合办学。1939年3月24日，他在联大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演讲指出：“你们晓得不，‘公能’两个字是南开的校训，‘能’就是个个长力量，‘公’就是大家长力量。中国对于‘公’太缺乏了，自私心过于发达，过去的许多内战，自己消灭自己的力量，就是‘私’造成的结果。我们从事教育的人，要去领导他们。睁开我们的眼睛看准努力的方针，使他们天天地好好地滋长团体的力量。我想：我们大家甚至世界上的人，只要认清了这点，干起教育工作来，就轻而易举了。……大家已知道教育的目的是‘公’，望大家根据这认识，负着这责任，向前迈进，努力干去。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

### 努力建设 合作到底

抗战期中，张伯苓坚持主张三校一定要合作到底。他作为南开的校长，虽然极力主张实践“公能”思想，但并不把这一办学思想强加于联大，而是通过促进三校在联大的团结来实现这一目标。

在联大学生心目中，张伯苓是“庄严里边的活泼，诙谐里边的真实”。“他那

魁伟的体格，重量可等于蒋校长与梅校长之合，一口天津话，在会场上准保没人打盹。他不大到学校里来，所以许多同学还没有瞻仰过他的尊容。可是学校却不能少他，因为在国府里说上三两句话，联大就会有很多的方便。不信，你去问问联大的朋友看。”（伍生《西南联大在昆明》）

他最乐于送给学生“努力建设”的毕业赠言，也乐于在参加学生举办的活动中发表讲演，大力宣扬联合到底的重要。1941年4月，张伯苓自重庆到昆明时，曾在一个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合不得也要合，不联合便是中国教育的失败……蒋校长是我数十年的老友，他可完全代表我，梅校长是我们南开中学第一班的学生，我们三人没有不可合的……”他还勉励联大同学在学业和工作上都要精进。联大校友宗良圯回忆，张伯苓常委曾训话说：“行行出状元，你们各人所学不尽相同。有的念经济系，有的念历史，……只要你在学校，以及将来服务社会时，将你所学的这一门做到一百分，做到满分，那就算是成功。”（《张伯苓常委夫子的嘉言》）

正由于张伯苓的支持，联大在融入北大、清华校风的同时，也团结了南开的师生，兼容了南开的办学文化，学校处处播撒着体育美育的种子。联大学生在南开精神的滋养下，在艰苦紧张的学习之余，也不忘体育锻炼，文艺活动也异常活跃，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节节开花。1939年，联大师院公民训育系邀请张伯苓为《教师节特刊》题词，他挥毫写了四个字——“允公允能”，他以南开校训表达了为联大合作到底不懈努力的坚定信念。

和蒋梦麟、梅贻琦一样，张伯苓为联

大的成功办学也费了不少心血。除了数次在昆明出席常委会，他曾为联大的办学经费与教育部及地方当局一再奔走。他自己曾说：“苓与蒋梦麟及梅贻琦二校长共任常委，彼此通力合作，和衷共济，今西南

联大已成为国内最负盛誉之学府矣！”抗战八年，南开大学也得到了较好发展，尤其是在他和南开大学支持下建起来的联大师范学院，最终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为云南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实

○肖伊绯

1946年11月1日，已各自复课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齐聚北平，举办了盛大的“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庆典”。虽然实体意义上的西南联大业已解散，但在抗战中缔造的联大精神，却让出席此次庆典的师生铭记难忘——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等三校代表纷纷到会致辞，追忆

过往，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一笔珍贵的史料。

1946年11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曾以较大篇幅报道过“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可谓一补前史，为西南联大校史补题上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句点”。部分原文如下：

### 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三校热烈联合庆祝

梅贻琦说：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要继续

黄子坚说：三校在友谊上应作学业竞争

胡适称：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

【本报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昨日联合举行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日。晨九时，国会街北大院，即涌满活跃的联大学生，九周年纪念特刊，在大门旁发卖，四壁纪念报刊，都是介绍联大八年来回忆事迹。十时，胡适校长与陈雪屏两氏，同车同至。之后南开秘书长黄子坚，率联大学生五人，由津来平参加盛会。清华梅校长，因交通工具关系，率学生数人，于十时半即达会场。十时五十分，纪念会开幕。

#### 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

梅贻琦首先致词谓：今天是西南联

合大学九周年纪念日，今天三个学校，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八年来，我们都在昆明。现在感觉到非常幸运，全部又回来了，尤其大家聚集在这里。然而想到从长沙的临时大学迁移至昆，遇到的困难，度着磨难的日子……回忆这些，我们这个会，不应仅在形式上，需特别着重过去联合的战果，三校分开了，三校合作的精神，应该继续。因为抗战以前，三校已经有相同的教育方法，或者是大同小异，人事上有“通家”的传统。胡适之先生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是北大校友。南开秘书长黄子坚，也是清华校友，张伯苓在很早以前，曾任清华教务长，我

自己在南开受过教。俗话说“亲戚远来香”，但三校越近越香……最后，梅校长以“彼此本合作精神努力”一语，结束此三十分钟的演讲。

### 南开黄子坚，他的话引起大笑

其次，由南开秘书长黄子坚致词谓：梅校长清瘦的面貌，男低音的声调，可以回想昆明大西门外草坪上的情境……他笑说四川的滑竿，主要是三种生物乘坐，新娘子、猪和大学教授。他的话不断地引起听者大笑，他最后说：过去虽可珍惜，但是要展望将来，把握现在，希望三校在友谊上作学业的竞争。

### 胡适说，我应该是太老师

这时，轮到胡适校长说话了。他说：还是有点喉痛，不敢大声说话，现在是客人，但不敢以客人自居……胡适称：去美国后，第二年敌人炸南大，同事寄去的被炸照片，经我亲自写文章送各报馆刊载。因此联大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段，也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我对于长沙率领学生步行六十八天，历一千英里之旅的教授们，表示崇敬。对梅校长三校“本来是通家”



1947年清华校庆日。左起：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子坚

一语，极为同意。我不但是清华的校友，清华校长罗家伦是我的学生，我应该是“太老师”。北大的理学院饶毓泰、数学系主任、现任代理理学院院长江泽涵，都是南开校友。清华朱自清教授，是北大学生，因此“通家”的事实，不胜枚举。胡氏最后提出此次赴南京开会前一天，梅校长与陈岱孙访晤时一句话：“休戚相关”……

纪念会至十二时，午后一时联大教授吴之椿、孙云铸、费青、冯至、袁家骅、吴晗等讲演。联大图片展、朗诵诗歌会、球赛，及七时举行的戏剧联欢晚会，会况热烈空前，参加达千人，夜九时许始散。

这篇1800多字的报道，“现场感”十足，生动描述了“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清华、北大、南开的“通家”之谊、抗战之情、“休戚相关”之传统跃然纸上，三校共同缔造西南联大的奇迹，在梅贻琦、黄子坚、胡适的口中娓娓道来，恍然如昨。三校亲密合作、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支撑联大度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是联大成功办学的根本保证。正如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此后的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邀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等出席，留下了一帧珍贵的西南联大原有三校及新生一校的“四校负责人”存照（左图），这或许就是“世界教育史的一页”吧。

（转自《人民政协报》，2017年11月16日）

# 西南联大板桥兵役宣传

○戴美政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组织的兵役宣传在当时就是很有影响的抗战宣传活动。1940年暑假，曾昭抡教授参加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大板桥兵役宣传活动，并有珍贵的详细记录存世，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其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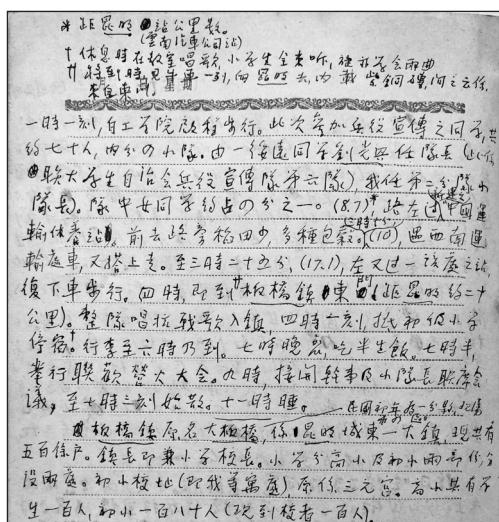
## 清晨步行出发

1940年8月21日清晨5时余，曾昭抡被调好的闹钟叫醒，急忙起身收拾行李。7时整，他准时来到联大校门口，不巧天下大雨，他只好坐到青年合作社中看书等待同学们。上午10时余，雨停了，同学们陆续来到。11时余，西南运输处的汽车带了他们一段路，来到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吃过午饭后，中午1时余出发，他们沿滇黔公路步行向东，前往昆明远郊大板桥。

联大学生自治会这次组织的兵役宣传至少分成六个队行动，曾昭抡参加了第六队，绥远同学刘光兴为队长，全队同学约70人，其中女同学十余人，第六队又分为4个小队，曾昭抡为第二小队小队长。大板桥距昆明约20公里，途中搭了一段汽车再走，下午4时抵达板桥镇，大家精神振奋，整队唱着抗战歌曲走入镇街。傍晚，几位同学押着胶轮马车将行李运到，就在镇上初级小学铺地为床住下。当晚7时半，宣传队举行联欢营火大会。9时，召开干事和小队长联席会议，安排次日宣传事宜。

## 宣传活动丰富热烈

8月22日8时，举行主席团会议，9时，大家来到板桥街上进行宣传。板桥镇过去是驿站，当时属昆明县第四区管辖。镇上有镇公所、警察局、小学等，有支部队驻扎在小学里。板桥镇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石板砌成的窄街，约长900米。全镇住家有500多户，因为缺碘，许多人甲状腺肿大，俗称“大脖子病”。当天恰逢赶街天，镇上来人较多。镇长派人敲锣通知开会，来了近200人，大部分是小学生，其他人则忙于赶街。下午1时半，宣传队举行乡民游艺大会，讲完开会大意刚上演哑剧时，天又下起大雨，雨停后继续表演，



1940年8月，曾昭抡日记对大板桥兵役宣传的记述（局部）

然而又下雨，大家只好躲雨。下午3时半，继续到街上宣传，主要节目是演唱抗战歌曲，如《保家乡》《亡国奴当不得》《人人都爱他》《张老三》《老乡当兵去》等，多用云南方言来唱。其中，《爱中华》唱道：

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  
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地爱她。  
要是你真爱她，莫让人家害她；  
等到人家害她，要你来爱她。  
倘若有你爱她，人家如何害她；中华，中华！

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  
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地爱她。

这样的歌词，通俗易懂，很有鼓动性，曾昭抡将其记于日记中。当地下午4时就吃晚饭，乡民听得有趣，连晚饭也忘了吃。

8月23日，曾昭抡起得很早，便和段蕙仙等同学去附近的黄龙潭游了一趟，那里有座道观算是名胜。他们返回后参加开会，全队分成三个小队，11时后整队出发。他们先到下村、上村两处访问村民，接着又到瓦脚村。瓦脚村有40多户人家，多户是军人家属，参军者多在昆明地区服役。村中有一所瀛洲小学，宣传队就在小学校操场上开始演讲。曾昭抡描述说：“此处风气，没有镇上那么开通，起初连小学生都有一点畏缩不前。后来由同行的一位云南女同学，用本地话做长篇演说，解释我们此番来到这里的的意义，说这仿佛就像回家看家人一样。聚集的听众，愈来愈多，连四五十位小学生，一共聚有两百多名，将院子四周都围满了。”曾昭抡说，听众除小学生外，大多是妇女，男的下地干活去了。“演说继续下去，从听众

的面部表情看来，他们的心弦，已经慢慢地被弹动了。一位白须白发的老者，听得居然摇头点首起来。歌咏以后，我们宣传兵役的独幕剧上场。女演员演得如此逼真，假哭变成真哭。跟着她的哭声，白发老头子和不少妇女，一齐下泪。临走的时候，村人再三挽留。经过这一幕，我们已经和他们打成一片了。”

曾昭抡所说的那位女同学就是段蕙仙，剧中表演逼真是刘长蓝。下午2时半，他们离开瓦脚村，到另一个村子访问村民，最后在三合村宣传后返回板桥镇。当晚8时，再次举行游艺大会，板桥镇三元宫的空地是全镇唯一开会场所。这次游艺会非常热闹，曾昭抡说：“那天虽然不是‘街子’，四乡的人，却从几十里外一齐跑来。上灯以后，便聚集起两千多人，将坪挤满。警察局借给我们两盏汽灯，几盏马灯，把戏台前后，照耀起来。最初因为开幕较迟，台下秩序不很好，挤得几乎打架。节目一项一项地演过，虽然夜愈来愈深，秩序却愈来愈好。我们预料散会时的混乱，完全没有实现；大人小孩，都很有秩序地退出去了。会中节目很长，八点开幕，至十一点始散。内容多含有抗战和宣传兵役的意义。用国语独唱的新词《孟姜女》，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项。”散会后已是深夜12时，宣传队同学们兴致不减，继续举行营火大会，还做团体游戏，曾昭抡与女生陈蕴华合唱了一首英文歌，当晚凌晨1时才睡。

### 翠湖晚聚兴奋联句

8月24日9时，宣传队员在黄龙潭开了总结会，11时，大家搭上免费的小火车回城。当日下午，队员们在正义路五福巷中

## □ 联大春秋

华饭店聚餐，到会26人，多数是板桥宣传的群社社员，曾昭抡说：“席中谈笑甚欢。饭后到翠湖。星光下坐堤上，低声唱歌后乃联句作散文诗。今晚甚静，所成集体创作，颇为精彩。”曾昭抡所说的“联句散文诗”，历经数十年沧桑，竟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1981年4月，曾参加大板桥兵役宣传的校友陈梦熊找到这首联句诗，这是宣传队员李炳泉当时在大板桥随手记下的，写在大板桥乡公所写给义合乡乡长的介绍信的信封背面。陈梦熊不仅辨认出全诗，而且还根据每句诗后落款的一个字，回忆出写联句的各位同学姓名，但落款为“曾”的人是谁他想不起。这也不怪，因为他只往同学中去想，自然想不起曾昭抡也参加了这次聚会。笔者据曾昭抡1940年日记原件对照，确定落款为“曾”的人就是曾昭抡，现将这首联句及每句后的作者核实后转录于此：

### 翠湖的一个月夜

星光下的翠湖是多么美丽啊（曾昭抡）！

有十几个活泼的青年聚集在一起（陈梦熊），

低声唱着歌（梁淑明），

夹杂着一阵阵的欢笑（毕华昌），

活泼而又严肃（马杏垣），

青春的热力弥漫在翠湖的湖面上（吴济昌），

周围静悄悄地，间或有蟋蟀的鸣声（陈家麟），

更显得有些诗意（刘庄）。

翠湖让我们想起后湖，也使我们想起北海（曾昭抡），

我们是一群四面八方聚集来的，失去家的孩子（周绵钧），

我们的心必须合而为一（梁淑明），  
但我们忘不掉破碎的家（陈纯英），  
唉（周绵钧）！

我们并不是陶醉（赵泽华），  
仅仅回忆是没有用的（沈镒），  
我们要面对现实（陈锡荣），  
勇敢地向前干去（刘谋信）。

今天，我们刚从一个严肃的场所归来（李炳泉），

轻轻的呼一口气（刘棕），  
我们不是怠工而是休息（曾昭抡），  
而这次休息是有伟大的意义的（刘光兴），  
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陈纯英），  
工作，工作（姚祺？），

只有工作才能使我们团结在一起（许京琪）。

读了这首联句，可以想见这次聚会是怎样的欢欣振奋，激动人心！没过几天，曾昭抡乘着诗兴写下《翠湖》一诗，其中有些句子，就与这首联句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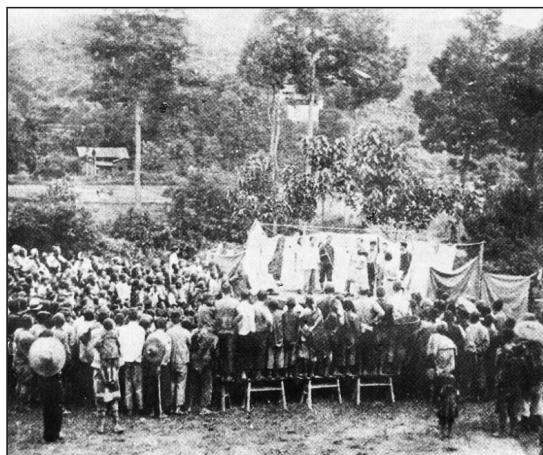
1940年，重庆报纸连载的曾昭抡特稿《大学生下乡去——板桥兵役宣传琐记》之一

第二天，即8月25日，曾昭抡在家赶着为联大学生会写了一篇《板桥归来杂感》，后来又写成长篇通讯《大学生下乡去——板桥兵役宣传琐记》。起初，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原与《中央日报》（昆明版）接洽妥当，8月29日由该报刊载兵役宣传特刊一期，可后来一直未见刊出。曾昭抡只好联系重庆的报纸连载，为这次兵役宣传留下宝贵的史料。

这次兵役宣传的成功，使曾昭抡十分兴奋，他总结说：“语言的阻隔，知识的悬殊，诚然给作宣传工作者一种必须克服的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其实并不难克服。此次同去的几位云南同学，自然一点困难也没有。就是其他省籍的同学，勉强地说云南话，即令说得不好，一般听众听来，也都很容易了解。许多乡民，甚至将其中几位，认作云南人。比较大的困难，还是在知识程度的差异，和名词的不熟悉。很大一部分听众，不知北平在何处，也不知道云南在中国哪一个角上；更谈不到卢沟桥、台儿庄等等地名。好些我们认为极普通的名词（例如‘汉奸’），也需

要详细解释，方才可以听懂。当然抗战将士的家属，因为有时还可以接到由前方寄回的家信，对于国事的常识，要比一般老百姓丰富得多。同时他们对于抗战的信仰和热诚，也比别人高得多。无论如何，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耐心解释，把我们的意思传达过去，丝毫没有困难。”

曾昭抡说：“语言以外，宣传技术也是一种值得研究的问题。单纯的街头演讲，不论怎样动人，很不容易吸收听众。最容易吸收听众的方法是唱歌。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唱起歌来，立刻就会被群众包围。音乐的力量，真是伟大。关于这点，却有一种问题就是一般抗战歌曲，全是用国语歌唱，本地听众听来，往往只觉悦耳，并不了解歌词里面所含蓄的意义。因此，我们每次在歌唱当中，多半逐段将歌词用本地话读出，加以解释，结果兴味倍增。小学生、兵士，甚至一部分乡民，都跑过来问我们要过歌词。在我们居住的四天当中，新练的几支歌，至少有一半已经被小学生学会了。兵士们在闲暇的时候，也常常哼着这些新调。”他还说：“为着减少语言上的困难，我们预备了好些画报和油画，带去给乡民看；一边讲，一边指着他们听。这种方法，非常生效，比空口讲好得多。乡民的视觉，似乎要比听觉灵敏，到后来多半时候，我们索性专门讲这些图画。有一次我们一队，在街头工作，唱一段，讲一段。到下午四点（本地人吃晚饭的时候），人一个也没有走。最后还是我们体恤他们，宣告停止。”曾昭抡记述的西南联大兵役宣传的通讯，为西南联大校史研究绝少见到的史实，堪称珍贵难得。



联大师生在昆明龙潭街进行抗日宣传

# 查良钊：常怀赤子心的联大“孩子头”

○景 湘



查良钊，字勉仲，1897年出生，浙江海宁人，毕业于南开中学。留美归国后，查良钊于1938年应邀担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次年出任联大训导长。他以训教合一为原则，注重教育价值，在学生管理方面实行自治启发与同情，以期营造纯朴风气。

## 热爱青年的“查婆婆”

查良钊生前曾撰诗《赤子吟》：“孩子头，孩子头，有颗赤子心，走遍天下不知愁。尽所能，取所需，凭着赤子心，为人服务何所愁。不怨天，不尤人，发挥赤子心，教教学学何所忧？既不愁，亦不忧，保我赤子心，观化乐天更何忧？”

“孩子头”是查良钊的自况，也是其一生不老童心的完美写照。正因如此，联大学生将“查婆婆”“查菩萨”“查妈妈”等称号送给查良钊。

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

年》一书中，对查良钊有如下记载：“我们有名的查菩萨（潘光旦先生也如此说）。查先生主持联大的训导真是煞费苦心。查先生最了解同学的苦衷，公费第一次请不准，向他诉诉苦第二次自然就准了……查先生常为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忙，从前吃公米的时候，他曾亲自跑到玉溪去弄米，有时遍跑昆明各公私机关，为同学借米。”

联大学生李凌回忆：“教育部规定了公费百分比，但查先生明白同学的困穷，批准公费额大大地超过了比例，因为种种缘故还没有批准的可以到查先生家里借钱交伙食费，吃不到饭的学生们找上查先生，他会请吃一碗米线，两个饵块。大家吵着他，围着他，像孩子们围着家长一样。”

联大学生殷海光说：“当时我们替他取个外号，叫他‘查婆婆’，其热爱青年并受青年敬爱可以想见。如果每一个学校都坐着这样的一位‘婆婆’，那么青年人将会感到多么温暖！”

热爱青年的查良钊不仅鼓励学生从军抗日，自己也数次带头为抗日将士献血。“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沉痛地写了一副挽联：“爱护国家，爱护学校，首应爱护青年，愧个人责任未尽；争取民主，争取自由，尤在争取人格，愿君等精神永生。”

## 一生秉持兼容豁达

抗战时期，曾有广为传扬的联语颂赞联大：“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

海，如山。”这副对联的上联系联大师范学院教授黄钰生所出，下联为查良钊口应。联大教授浦薛凤认为，该联语“一方面形容西南联大之优美校风，同时亦为勉仲之人品风格之描述”。

曾有人请教查良钊怎样才能做好学生工作，他的回答很简单：“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子弟，一切为他们着想就好了。”在训导工作中，只要学生不违背抗战大局和学校规章，查良钊对于思想上的不同观点并不横加干涉，对任何一位青年学生也从不鄙弃和轻易处分。虽然学校规定学生壁报要向训导处登记备案，但对于壁报内容查良钊并不审查，充满各种思想观点的壁报得以在联大百花齐放。

查良钊时常参加联大学生组织的远足、郊游和营火会，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并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激发大家积极进取的热情。尤其是每年12月12日的师院院庆纪念日，一到晚饭后，查良钊总要约集全院师生围成圈，每人手执火把，由他带领绕室齐唱：“传播光明，传播光明，传播，传播，光明，光明，还要光明，还要光明。”坚定了师院学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使命感，也彰显出查良钊一生不绝的教育精神。

1980年，查良钊曾自书一诗明心志：“人家气你你别气，你若生气中他计，不气不气真不气，气出病来没人替。人生何所苦，苦在不知足，求足何时足，知足便是足。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显示其一生秉持的兼容豁达的品格。

### 寄望昆明师院传播光明

1946年8月，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复员北上，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查良钊担任首任

院长。此前，他向教育部去信，建议将学院定名为西南师范学院，以保持西南联大光荣传统的连续性，最终未获允准。

联大结束之际，查良钊与北大、清华、南开签订了合作办法，挽留一批教师留昆任教，从而使昆明师院180余名教师中约三分之二为联大留任者。在给教育部部长的信中，查良钊谈到，要继承三校重视学术价值与兼容并包的精神，以造成笃实渊博之学风；重校际合作，以开通风气和扩展眼界；要因材施教和因地制宜培养高质量的师范生。查良钊认为，学校如花开，需要时间扶植。昆明师院成立后，除沿用联大校舍外，还建造了“联合亭”“清华园”等纪念性建筑，并通过学风学制等方面的改革向联大看齐，为边疆培育优厚师资及各领域人才。

1947年，赴北平参加清华校庆之际，查良钊为昆明师院赋诗《传播光明愿》：“在伟大自然的怀抱中，师长、校友和学生，大家欢欣地团聚一起，每人怀着一颗赤子的心。光明磊落，活泼精诚，接受先民的文化遗产，发扬民族的仁爱精神。普及教育，唤起民众，学术创造，责在人人。每人手中高擎火炬，贡献热情与光明。在这里四季如春，在这里有爱没有恨！教学相长，互爱互敬，继往开来，努力前程！”传播光明，正是查良钊对这所继承联大血脉和精神高校的最珍贵寄望。

1949年，查良钊赴印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人教育会议，1950年应邀任德里大学中央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1954年查良钊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兼训导长，并担任“考试院”考试委员。1982年病逝于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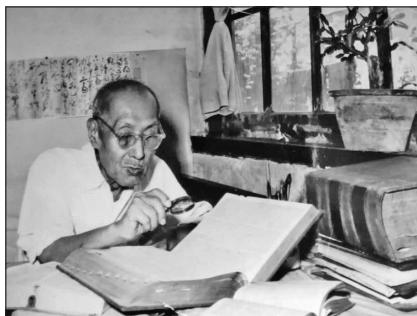
（转自《金色时光》杂志，2020年2月）



# 从《螺君日记》说起

## ——纪念父亲毕树棠先生诞辰120周年

○毕可绣 毕可幼



毕树棠先生在工作中

2014年元月，海豚出版社出版了父亲毕树棠先生的一本书，内容是1944年父亲以“螺君”为笔名在北京的《艺文杂志》发表的一组日记，名为《螺君日记》。编者赵龙江先生在《出版说明》中详细地讲述了他发现螺君、关注螺君、寻找螺君的过程。书中有中外文人学者的往来轶事、国内外文坛动态、图书评论以及作者的真知灼见。赵先生的心愿是出于“对这位校龄六十多年的老清华人的敬意，为保存文献，使文坛史迹不致湮灭，把这部日记重新排印，以广流传，让更多人知道并记住这位文坛前辈”。作为子女，我们非常欣喜父亲的作品现在还有人重视并出版。当时父亲已逝世31年矣！在他老人家今年诞辰120周年之际，衷心感谢赵龙江先生及海豚出版社的辛勤劳动！

父亲一生著作颇丰，20世纪20年代登上文坛，他的翻译工作始于1922年，作品

大多发表于《晨报》副刊。解放前的作品很多散见于30至40年代的报刊杂志中，大多散失了。现在发现的有他的散文集《昼梦集》、译作《贼及其它》《君子之风》《不测》《一夜之爱》等。解放后翻译和出版了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密西西比河上》，可谓他的代表作。解放后，他以翻译为主，在上海《文汇报》副刊等也有文章发表。父亲的笔名较多，有“碧君”“忧民”“犹民”等，但从未听过“螺君”这个笔名。

《螺君日记》原发表于1944年，收集的是1932年到1941年的部分日记，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的轶事。当时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想想“螺”的形象，其特点是永远把壳驮在身上，壳是它的家，它永远是背着壳蠕动前行。这多么像父亲的人生形象。他是家中长子，20岁师范毕业后，就担起了家庭重担。他想上大学，家里穷，等着他早日挣钱养活父母兄弟，只能望大学门而兴叹！家，给了父亲沉重的负担，也给了父亲奋斗的力量。他自幼刻苦读书，在济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业余时间进补习班学习英语，仅三个月即入门，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继续刻苦自学。凭借这门学问，1921年他进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处处用英语的清华园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妈妈说：“你爸爸靠三个月的英语吃了一辈子。”父亲曾说，他到

清华大学图书馆报到时馆长不在，留给他一张字条，是用英文草书写的，内容是他今天的具体任务。这就是一张试卷，看错一点，这一天的工作就会出错误，这份工作可能就会丢掉。父亲激动地说：“清华这饭碗我端得真不容易啊！”

父亲酷爱文学，心高志远，在师范读书时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第一次给他的报酬是几本杂志，以后他一发不可收。因为喜爱，他读了《左传》就决心写散文要超过《左传》；因为家里需要钱，他就写文章去挣钱。他说“山东老家的轶闻奇事都被我写出来换饭吃了”。他的书桌前挂着两个人的相片，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契诃夫。父亲说，周总理是他最崇敬的政治家，契诃夫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家，他以他们为榜样。

大约20世纪30年代，《宇宙风》杂志介绍系列作家，其中有父亲的相片和他的手迹。那是马致远的词《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孩子们把相片和手迹合成一幅挂像，我们兄妹每家有一幅，都把它挂在书房里。这首词反映了父亲的人生，浸渍着他内心的苦闷。他向往的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幸福美景，面临的却是灰色生活中的断肠人生。曾经有人向领导告状说父亲在上班时写稿子挣钱，父亲在日记中说：

“我上班从不办私事，我把阳光都留给了公事，留给自己的只有月光。”他每晚辛苦劳作，甚至通宵达旦，早上洗洗脸又去上班了。妹妹可幼说：“儿时每次夜里起来上厕所，总看到父亲在灯下写作或是在房中搓着手走来走去，那时我以为爸爸不会睡觉。”妈妈说：“你爸爸是生铁做的

人，不知道累。”每每看着相片和手迹，细品父亲一生的苦涩，情何以堪！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去西南联大，被校方确定为校产保管员，成为名副其实的清华守望者。父亲日记中记载：1937年8月31日，日军很快占领了清华大学。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军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变成了医院本部，馆中约30万册图书都被日军军部掠走，图书设备荡然无存。接之而来的是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我们家当时老的老小的小，全家13口人的生活顿时陷入极困之境。出任伪职的周作人邀父亲到伪教育部任职，他坚辞不就，只能蜗居北京城里忍辱抗争，以一支笔养活一家13口人的生活。在这期间，他在天津《民国日报》做主笔，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或在中学教中文，同时写作。在这期间，爷爷和小叔也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

俞平伯先生因家庭的关系也未能随校南迁，在北京城里和我家住的炒面胡同相距很近，两人过从甚密，经常晤谈，互倾积惊，竟成莫逆。1938年他举荐父亲到中



20世纪40年代清华复员后毕树棠先生（2排右4）与朱自清先生（1排右2）和图书馆全体同仁

## □ 怀念师友

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在我家生活极其艰难之时，俞先生以每月50元的高薪请父亲给他的孩子做家庭教师。父亲说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的确是雪中送炭啊！我们曾听妈妈说，1942年爷爷病逝，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俞平伯先生的父亲——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亲临我家为爷爷主持并亲点主，给困境中的我们一家以极大的安慰。这也是俞平伯先生对父亲坚守民族气节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持。抗日战争期间，家庭这个螺壳压得父亲心里太苦啦！他咬牙让自己坚强。父亲对可绣说，年轻时很自信，面对重重困难就像一座大山，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用肩膀把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扛过去，追求那美好的生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父亲重回清华大学，承担了大量的复员工作。当时父亲受命先行，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他与同事们一同拆除日军的遗留物，找回丢失的大量被掠图书，接应西南联大迁运回来的图书。1946年10月图书馆重新开馆。在当时开放的各部门中，最盛的是图

书馆。北平解放之初，父亲以知名作家和无党派人士身份受到周总理和董必武的接见。1949年7月，父亲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首批会员，应邀出席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的接见。

父亲埋头于清华图书馆工作50余年，撰写大量中外书刊介绍，向读者通报出版界的新闻和世界文坛动态。他为人谦诚，学识广博，得到清华许多名教授的礼遇。陈寅恪和吴宓常因一些学术问题与父亲来往密切，甚至求助求教。上世纪30年代初，吴宓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他特约父亲为副刊撰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朱自清先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期间，邀请父亲到文学院主讲“小说选”。俞平伯将他的著名长诗《遥夜闺思引》的手抄本赠予父亲，并请父亲为此书写跋。

有人说父亲是“馆员模范”，是的，他的模范体现在他精道的专业水平，广博的各科学识，超常的外语能力，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清华的爱，对图书馆的爱，对工作的爱，对人的爱。所以，每当青年教师

和学生在教学科研及专业学习中遇到问题请求帮助时，父亲总能信手拈来并拓展分析讲解，使求助者受益匪浅，因此父亲在清华师生中享有“活字典”的美誉。季羡林先生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父亲背负着“螺壳”从未懈怠，尽管如此，对于我们子女，他是身教多于



20世纪40年代毕树棠先生（前排左3）和张子高先生（前排右3）与图书馆全体同仁

言教。他很少耳提面命地教导我们，只以他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影响着我们。1949年大哥毕可权在清华地下党的影响下，毅然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父亲坚决支持，瞒着爱子心切的母亲送子参军，为彻底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其他兄妹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崇敬都从事了教育工作，秉承父亲的精神，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父亲终于从螺壳中走了出来！晚年过上了幸福生活。

亲爱的父亲，你背负着螺壳孜孜以求，走过了83年的历程，一只笔养活了父母兄弟，培养了6个孩子，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走进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校史展览馆。望着“螺君”这个笔名，泪眼婆娑，谨以此文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以启迪后辈追求更加辉煌的人生。

2020年6月17日

## 冀朝铸：红墙翻译的传奇背影

○宋春丹

冀朝铸一直执着于澄清一张照片。

那是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走下专机，向周恩来伸出手。周恩来迎了上去，冀朝铸也马上跟了上去，知道自己不能离得太远，也不能站得太近。他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经典：“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这个历史瞬间被定格在世界各大媒体上。但在《人民日报》当时发表、后来为国人所熟知的那张照片上，他的形象却被P掉了。

这如同一个隐喻，就像他若隐若现、忽上忽下、至关重要而又模糊的存在。

“冀朝铸是外交部翻译圈的标杆和榜样。”曾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出任过中国驻新西兰和比利时大使的张援远告诉记者。

张援远1972年进入外交部实习，在食堂第一次见到身材高大的冀朝铸。当时外交部存在英音和美

音之争，冀朝铸是为数不多说一口漂亮美音的人，学英音出身的张援远非常喜欢，深受影响，自己也说了一辈子的美音。

他说，冀朝铸知识渊博，外语出奇流利，为人充满自信，说话声音洪亮，不用麦克风，很受听者欢迎。而一般来说，翻译说话声音都比较小，这也是领导人喜欢用他翻译的原因之一。张援远认为，这是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左4）担任翻译

## □ 怀念师友

因为冀朝铸在解放前就受到了优越的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使得他与新中国自己培养出的外语人才不同，拥有很突出的个性。此外，他为人诙谐、诚恳、温暖，是一个很nice的人。坊间总是流传着他的逸闻趣事，比如掏兜会掏出一只袜子来。

2019年6月，曾担任中国驻新西兰、津巴布韦等国大使的黄桂芳在外交部北戴河疗养院见到了冀朝铸。他跟冀朝铸打招呼，对方已认不出他，很茫然地直摇头，突然高声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周围人很多，冀朝铸的夫人汪向同连忙制止，但他坚持唱了下去。

外交部办公厅老干部王东莲认识冀朝铸有60余年了。今年年初，她想去探望冀朝铸，因疫情未能成行。4月30日早上，她收到汪向同发来的微信：朝铸昨天走了。

### “第一英文速记员”

1952年，在位于朝鲜开城的志愿军司令部秘书处，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科员杨冠群第一次见到了冀朝铸。

杨冠群觉得冀朝铸单纯朴素，对国内情况和机关生活都不太熟悉。青年战友们都乐于帮助他，他也总是坦然接受。冀朝铸说中文有山西口音，中文词汇量较小，经常使用“高级”和“低级”这两个词汇来表示好坏，管螳螂叫“草跳”（grasshopper的直译），管蜻蜓叫“龙飞”（dragonfly的直译）。大家常拿他打趣，问他某些事物的中文说法，他总是答不上来。

冀朝铸9岁就随全家赴美，在美国读完了小学和中学，考入哈佛大学化学系。

受父亲和大哥的影响，他从小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上大学后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决定不加入美国籍，保留中国籍。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不愿再留在“敌人的国度”里，决定回国，插班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继续学业。1952年4月，他参加志愿军的申请被批准，随即赶赴朝鲜开城，进入志愿军代表团谈判组工作。

他们住在当地贫苦农民的草房里，冀朝铸和杨冠群是室友。冀朝铸给这里取了个名字叫“跳蚤动物园”，把大蚊子叫做“B52轰炸机”。他被咬得浑身是包，就把长筒袜套在胳膊上睡觉，杨冠群笑称这是冀朝铸的“发明”。冀朝铸甚至把跳蚤带到了谈判桌上，大家给他起了外号就叫“跳蚤”。

那时，年轻的冀朝铸和杨冠群形影不离，成了莫逆之交。两人经常在警报响时一起跑防空洞。冀朝铸称杨冠群是自己的“牧师”，喜欢与他分享心事，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冀朝铸的中文不好，既不能笔译，也不能口译。刚到时，他的主要任务是把中方代表团的书面发言稿的英文翻译稿打出来。这些讲话稿要在谈判桌上宣读并交换，所以打字必须非常整洁。

杨冠群告诉记者，谈判期间双方代表少有和谐时刻，从不打招呼，也不握手致意，入座即发言，激烈时甚至破口大骂。现场发言要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这样下次会议时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骂回去。美方有好几个专职速记员，中方却只有新华社记者段连城会英文速记，因此，代表团指派冀朝铸、杨冠群、过家鼎和邱应觉四个年轻人学美国速记法。他们托人从北京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解放前的教速记的英

文书籍，无师自通，冀朝铸可以每分钟记165个单词，足以跟上美方在谈判桌上骂人的速度，有同事把冀朝铸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速记员”。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中、朝、英文一式三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存的两份英文停战协定由冀朝铸负责打字。因为双方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为文字措词争论，协定草案每改动一个字，他就要重打一遍，三天三夜几乎不眠不休。他因此又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英文打字员”的美称。

朝鲜战争后，冀朝铸被授予三等功。回京后，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父亲冀贡泉和母亲张陶然特地从太原赶赴北京，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秘书长的大哥冀朝鼎也在北京，一家人特地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以作纪念。

1954年春天，冀朝铸进入外交部办公厅秘书速记组。经过在朝鲜期间的锻炼，他的中文水平已能阅读《人民日报》，但他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不可能提高到能做外交官的程度，就一直在做未来去搞翻译



冀朝铸 (左二) 抗美援朝立功后, 回国与父母及哥哥冀朝鼎 (右一) 合影留念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英文速记组“三剑客”摄于日内瓦卢梭岛。左起：丘应觉、杨冠群、冀朝铸

学术研究或去大学教书的准备。

1954年4月，周恩来率180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冀朝铸、杨冠群、邱应觉三人组成英文速记组，负责会议记录，被称为“三剑客”，需要记录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连续不断的发言。

冀朝铸曾回忆，自己在这期间学到了记笔记的方法，即先用速记符号在左边记下每句话的主语，再在下一行稍右一点记下动词，到第三行稍左一点写下宾语，每句写完画一杠。译员开始翻译时，就在这一段下画双杠。这种方法使“三剑客”能记录下会上的所有讲话。

### 周恩来译员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冀朝铸被安排在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处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5年，随着他的中文水平不断提高，外交部礼宾司开始安排他做翻译。最初，他只为外国代表团的下级工作人员做翻译和导游。1956年，周恩来的英文翻译浦寿昌已年过40岁，冀朝铸被外交部选为接班人。同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 □ 怀念师友

这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为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举行国宴。冀朝铸本来坐第50桌，突然被安排到首桌为周恩来和阿查利亚做翻译，这是他首次以“周恩来译员”的身份露面。

不过，这次他出了个大洋相。致欢迎辞时，周恩来即兴脱稿增加了一大段内容，而他仍按原稿译出，被周恩来听出，把他退回了第50桌。他羞愧难当，好在以后仍然继续安排他为周恩来翻译。

做翻译初期，周恩来在重要活动中会让他和浦寿昌轮流翻译，一人翻译，另一人旁听纠错。约一年后，浦寿昌完全退出。

到冀朝铸40岁时，他也开始找接班人——这个人就是唐闻生。

冀朝铸和唐闻生的命运像是某种镜像。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和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共同在美国创办了进步报纸《华侨日报》，唐闻生的名字还是冀贡泉取的。冀朝铸9岁从中国赴美，唐闻生7岁从美国回国。两人曾是师徒，后来却常常辩论政治问题，甚而变成“吵架”。冀朝铸得到周恩来的充分信任，把周恩来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体现”，认为是周恩来造就了自己的一生；而唐闻生则和王海容一起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人们眼中的“通天人物”。两人最终遗憾地分道扬镳。

为了提高中文水平，冀朝铸经常向同事请教报纸上文章的发音，他用英文注音，晚上背熟。周恩来常说他是个“洋娃娃”，要他好好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先读《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再通读《资治通鉴》，说这样在为毛泽东做翻译时可以译得更准确。

60年代中期，冀朝铸度过了作为翻译最忙碌的三年。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

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跟随周恩来和陈毅出访亚非欧14国。冀朝铸发现，几乎所有他们访问的国家都处于贫困的深渊。周恩来很认可冀朝铸的工作，曾说：“这次访问如果没有齐宗华（法文翻译）和冀朝铸二人当翻译，就很困难。”

周恩来对冀朝铸的生活也很关心。得知他结婚6年没有孩子，就安慰他说自己也没有孩子，所以应该互相敬酒，祝贺大家为减少中国人口增长作出贡献。周恩来还请自己的大夫吴阶平为冀朝铸做治疗，不到一年他的夫人就怀孕了。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听到消息，建议用“巴基斯坦”为孩子取名，冀朝铸给儿子取名为“冀小坦”。

冀朝铸曾四次被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是在60年代的“四清”运动中，外交部翻译室领导认为冀朝铸长期在美国受教育，更需要下乡，派他去了湖南浏阳，以熟悉当地口音，因为不少中央领导人都来自这一地区。

他曾回忆，自己什么都想当第一，多次被批评有“向上爬”的思想。“文革”时，他被造反派认为是“铁杆保皇派”遭到批斗。陈毅去世后，他大哭一场，“好像又一次失去了父亲”。

他把自己40年来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技术性的，一是外交的，但两个阶段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是逐渐转入的。那时，周恩来一再强调翻译不该终身做翻译，40岁后就应转做外交工作，会经常让冀朝铸旁听会见外宾前后的讨论会，以逐渐熟悉中国的外交政策。

1969年10月，可说是冀朝铸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把他召到自己办公室，告诉他仍然担任

周恩来的主要口译人员，但工作重点改为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可能要开始大使级会谈。章文晋、过家鼎、王海容、唐闻生等人也已被指派参加这项工作。

1970年国庆节前，正在干校劳动的冀朝铸接到紧急回京的通知。他飞奔回屋整理了仪表，再三检查穿外衣有没有连衣架一起穿上，左右鞋子是不是属同一对。10月1日这天，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间，为他们担任翻译。这一幕，被视为中国向美方释放出改善关系的信息。

这期间，外交部速记员、后担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在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刚从干校回来不久的冀朝铸。当时他们临时接到通知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匆忙借了西装。冀朝铸个子太高，裤子不合身，只好穿着老棉裤去了大会堂。他全程两腿并拢躲在周恩来身后，会见结束后周恩来问他怎么了，他敞开西装露出老棉裤，全场爆笑。

当时礼宾司通常安排冀朝铸做翻译，廉正保做速记。每次外事活动前，冀朝铸都会充分准备。有时周恩来的问题司局长答不上，冀朝铸却可以答上来，周恩来对此很欣赏。

那时，通宵达旦工作是家常便饭。廉正保记得，一次周恩来会见一位来访的非洲国家总理，从晚上12点谈到第二天早上8点，冀朝铸也在旁翻译了8个小时，丝毫不见疲态，精神状态极佳。

1970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正式访华，会谈结束后要求与周恩来举行私下会谈，冀朝铸成为唯一在场的翻译。叶海亚·汗转达了尼克松准备向北京派一名高级秘使来讨论中美关系的口

信。此后，中美之间的数次秘密文件往来都由冀朝铸和唐闻生经手。

1971年6月，周恩来提议成立了一个研究组，组长是叶剑英，下设新闻组、政治组、执行组、简报组等，冀朝铸和廉正保都在简报组里。所有人马提前一个多月秘密集中到钓鱼台做准备。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冀朝铸和唐闻生在会谈中轮流担任翻译。这年的“九一三”事件后，冀朝铸出任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冀朝铸全程负责翻译，廉正保做记录。廉正保告诉说，公报中的中英文措辞都经过反复讨论，英文措辞方面周恩来最重视的就是冀朝铸的意见。

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时，冀朝铸没有参与，是唐闻生做翻译。冀朝铸第一次给毛泽东当翻译时，毛泽东说：“嗓门这么大哟！”而唐闻生声音温柔，被毛泽东点名为他翻译。

1973年2月，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在正式建交之前，各自在对方的首都建立联络处。周恩来决定派黄镇、韩叙、谢启美、钱大镛、冀朝铸去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冀朝铸被任命为参赞。

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员查培新从纽约调到华盛顿驻美联络处工作，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冀朝铸。

后来曾担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驻英国大使的查培新告诉记者，那时大家在工作上尤其是英文方面遇到问题都会向冀朝铸请教。冀朝铸在美国长大，对美国文化非常了解，很会做工作，而且知名度很高，交友活跃，这是他的最大长处之一。

冀朝铸不修边幅，但干起活来井井有

## □ 怀念师友

条。他担任联络处政研室副主任，将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中的重点人物列出名单，和黄镇等讨论什么时候去拜访这些人或请他们吃晚饭，以期在美方内部形成一支对华友好的力量。

1975年春，冀朝铸奉调回国，被通知此前在山西五七干校的劳动时间不够两年，又被派到外交部在北京郊区的五七干校劳动。

在干校期间，周恩来去世。冀朝铸说，自己成年后痛哭过三次，一次是为父亲，另两次是在陈毅和周恩来的葬礼上。

1976年，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这是冀朝铸和廉正保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那时毛泽东说话已不是很清楚，需要由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转述。会见结束回家的路上，冀朝铸感慨，没想到主席现在说话都没那么清楚了，令人难过。

### “不可或缺的冀先生”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月，邓小平应邀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冀朝铸担任翻译，全程陪同。

行前，冀朝铸告诉廉正保：“咱们都在小平同志身边，在某些情况下要起到保护他的作用。”廉正保说，那时美国亲台反华势力很厉害，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有示威游行，冀朝铸几乎不离左右，一直站在邓小平身后。他个子高，为了让邓小平听得清，翻译时大都要放低身体。邓小平坐着时，他就得把整个腰都弯下去，极为疲劳。

此行让美国各家媒体都关注到了冀朝铸。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不可或缺的冀先生》的文章，称美国政府雇员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建交。  
月廿八日至二月五日，国务院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问美国，冀朝铸担任翻译并全程陪同 —

中并没有这样的英译中的同传人才。

回国后，冀朝铸从外交部国际司调到美大司任副司长，主管中美关系，常被派去为邓小平和华国锋做翻译。

当时美大司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与中国银行处理中美敌对时期互相冻结的资产。中国银行发出通告，中国公民有被冻结的在美存款的，可以拿到中国银行兑换，但其中大部分要兑换成人民币，只有小部分可以兑换成美元。冀朝铸也把哥哥冀朝鼎的存款转存到了中国银行，交待当时担任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的廉正保按规定办理，不搞特殊化。

1980年，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冀朝铸与时任美大司美国处处长张文朴陪同前往。张文朴担负着机要秘书任务，手提包里装着供章文晋临时参考的机密文件，包不离手。

张文朴说，那时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美国对此次访问很重视。章文晋对冀朝铸突出的英文水平和非同一般的丰富外交经历很倚重，虽然他自己的外语也非常好，但出于慎重，谈话要点及公开讲话

稿都由冀朝铸协助定稿。

冀朝铸曾回忆，1981年里根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倒退的危险。2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奥克森伯格和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罗伊联名写信给中国外交部，建议中国政府派冀朝铸到美国去进行工作访问，向里根政府和国会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国对台湾的政策。

行前，廖承志和邓小平先后接见了冀朝铸。1981年3月，冀朝铸飞往华盛顿，只身会晤副总统布什等美国领导人。在布什建议下，里根在白宫接见了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和冀朝铸。

张文朴告诉记者，冀朝铸能以副司长级别单独访美，是因为他在美国人脉很广，美国人也都知道他长期担任毛、周、邓等的翻译，接近高层，并参与过若干次中美会晤。他的这次访问客观上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文朴还说，自己最初在冀朝铸身边会怯场，不敢开口讲英文，冀朝铸经常鼓励他，英文好不一定非要有国外的学习经历，在国内也可以学得非常好，比如施燕华就是。“我在冀朝铸的领导下工作，心情很愉快。他为人爽朗坦率，有提携后进的作风。”

1982年，冀朝铸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使馆调研室主任。廉正保说，那时反华议员的工作很难做，既要很熟悉各方面情况，又要让人能接受自己，这项工作就是冀朝铸去做。他与布什、基辛格都很熟，重要情况经常由他去了解。

1985年，冀朝铸改任斐济大使。这让他深感懊恼，“感觉要作为一个平均水平以下的外交官退休了”。

章文晋给外交部长吴学谦写信，建议把冀朝铸调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其他一些人也提了类似的意见。1987年，冀朝铸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这让他感到欣喜。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988年发文，从对外影响、分析能力、工作作风、建筑和款待五个方面对各国驻伦敦使馆进行评比，结果美国和中国大使馆被评为最佳。文章说：“冀朝铸先生友善而又很不像中国人那样拘谨……多数的中国大使都对无礼的英国新闻界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冀先生则每当中国在西藏问题上遭到批评时，就一定要在电视上露面。”

1989年春夏后，中英关系一度陷入低潮，外交部指示冀朝铸全面开展恢复中英关系的工作。他频繁接触英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反复向对方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方针也不会变。

1989年，冀朝铸经过努力将撒切尔夫人请到大使官邸，大大推进了中英关系健康发展。在他担任驻英大使的三年里，有许多英国政要被邀请来做客。

查培新2002年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他在英国听到了外交界对冀朝铸的高度评价。他说，冀朝铸是最活跃的一任中国驻英大使，影响甚广。

1991年，经中国政府提名，冀朝铸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很注意与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和继任者李肇星沟通，寻求他们的支持。

李道豫告诉记者，联合国副秘书长实际上属于中方代表团。冀朝铸做工作时既恪守国际公务员的职责，又很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考虑。因为他在诸多重大外交事务中的突出贡献，大

## □ 怀念师友

家都很敬佩他。

1996年3月15日，冀朝铸正式卸任回国，结束了44年的外交生涯。

晚年，他在北京和海南的两处住所生活，家中陈旧的写字台上有两个小牌匾，一个写着“世界议坛，马首是瞻”，另一个写着“肝胆樽俎，国威远播”。

他的桌上有几十本速记本。从26岁开始做翻译起，他一直随身带一本小薄本、一支铅笔和一支钢笔。他曾说，随身带本和笔是他的第二本能。

美籍华人陈香梅与冀朝铸相交多年。

她回忆，冀朝铸最喜欢吃朱古力糖，也喜欢吃冰淇淋，每次饭后会连吃多颗朱古力。冀朝铸告诉她，自己儿时在美国常吃，回国后那些糖果不似美国，吃朱古力糖使他回忆起在美国的童年。

冀朝铸在美国霍莱斯·曼—林肯中学就读时，1948年的年刊里，所有毕业生都要为自己画一幅漫画自画像。他画的是一个坐着的年轻人，左半身穿袈裟，背后是佛塔，右半身穿西装，背后是纽约的帝国大厦，而脸部和看不见的心则是中国人的。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5月14日）

## 充满正能量的郑大钟老师

○王 龙（1981级自动化）

### 记忆犹新

我上中学时，受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影响，特别喜欢证明数学题，多次在数学竞赛中获奖。1986年毕业在选研究生导师时，我觉得本科毕业设计那个

课题“不够理论”，就选了从美国进修回来的、意气风发的郑大钟老师。郑老师在前一年已经招了一个女生，做混沌控制，但没做完就去美国了。因此，我是郑老师的第一个顺利毕业的研究生。

郑老师对国际学术动向十分敏锐，给我布置的研究课题是用极大代数研究一类离散事件动态系统。这类系统模型是从柔性制造系统抽象出来的，在极大代数意义上是一种线性系统，可以建立状态方程，讨论系统的能控性、能观性、状态反馈、系统设计等各种分析和综合问题。

凭借数学方面的功力，我先后在《信息与控制》《控制理论与应用》等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一时小有名气。记得有两个东北工学院的老师来北京拜访我，见面之后才知道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后来，郑老师和我因为这方面的研究



王龙（左）与郑大钟老师（中）、陈通文合影

获得哈佛大学何毓琦教授设立的优秀论文奖，郑老师十分高兴。

### 乐观心态

郑老师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对工作、生活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当时正是“原子弹不如茶叶蛋”的年代，我们这些外地“土老帽”每个月只有五十几块钱的收入，没什么社会关系，甚至连一些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都不懂，是名副其实的北京“低端人口”。每次和郑老师见面讨论课题进展，郑老师都会花一些时间给我“输入”一些正能量，使我振作精神，继续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忘掉暂时的困难和烦恼。

### 感念师恩

在学术上，郑老师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学习成绩突出而且对自己非常自信的学生才敢报郑老师的研究生。上几届研究生跟我们交流时，都不约而同地说，他们答辩时如果看到郑老师在，心里都会三哆嗦，怕被问得“体无完肤”。我比较较真，在和郑老师讨论学术时，有时会激烈争论。那时，整个教研室的老师都在同一个房间办公，郑老师说话声音比较大，旁边的老师同学以为我们吵起来了，都静静地看着……

在我做出一些成果的时候，郑老师推荐我申请清华大学林家翘应用数学奖学金。林家翘是世界顶级科学大师，这个奖学金全校只有10个名额，竞争非常激烈。获得了这个奖学金，我有机会在林先生面前作了一个简短的学术报告，汇报我的学术成果。这个经历，真是可以炫耀一辈子的！

在研究生期间，郑老师还带我参加了

1988年在曲阜举行的全国控制理论与应用学术年会，认识了不少同行，开阔了我的视野。在会上明显感受到郑老师在全国控制界的地位和声望。毫不夸张地说，郑老师是清华大学控制理论的代表人物。

1989年毕业答辩，一位工程权威问：“你这一套理论有没有在实际工程系统上进行验证？”我从Shannon、Kalman、Bellman谈起，说明对于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工程验证并不是那么迫切的。比如，Kalman的能控性判据……可能是因为郑老师的学术威望，这位工程权威对我这么“冲”的回答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微笑着投来赞许的目光：清华的毕业生就应该这样！

离开清华后，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遇到挫折时，还能获得郑老师的指点和鼓励。去年夏天，我和师弟赵千川去蓝旗营看望郑老师。师母宋老师说，郑老师患帕金森之后，为了配合治疗，对抗身体的衰老，每天在家练习写毛笔字，已经写了好几本了。这时，郑老师缓缓地站起来，慢慢地挪进卧室，捧出来一大摞纸给我们看，上面全是郑老师一笔一划写的毛笔字。看着这些工工整整的大字，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时语塞，眼泪模糊了双眼。正如宋老师说的：“他的认真和坚持绝非普通人能做到，几乎可以说是一丝不苟。”郑老师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像搞科研、写书写论文那样，认真对待、一丝不苟。2019年11月17日，郑老师不幸因病去世，享年84岁。

郑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大写的人！



# 陈肇元：低调的土木工程“先行者”

○张晴丹



陈肇元院士

乘坐广州地铁一号线的人们，每天穿梭于这个城市，忙忙碌碌循环往复，没人知道当年建设一号线时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情况有多么复杂。而当年曾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呕心沥血的专家之一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陈肇元。

从国防、人防工程到地铁、城市高层建筑等，他一直在土木工程领域默默辛苦耕耘，在抗爆、竹结构、岩土、高强混凝土、混凝土耐久性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填补了许多国内空白，深深影响着土木工程的发展。

他把这一生都奉献给了土木工程，还未及完成欣赏文学作品的心愿，便安静地走了。他就是陈肇元，2020年6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中国土木界又失去了一位大师。

## 瞄准需求、认真谦逊的学者

“陈老师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是以国家需要为己任，科研工作以

问题为导向，是我非常敬仰的学术前辈，对我影响很大。”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聂建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完全破裂，为响应国家战略需要，清华大学在1962年组织成立与战备有关的大项目，其中一个与土木专业有关的是修建地下的防护工程。防护工程研究的防护对象是敌方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效应，当时的研究重点是核武器的防护。简单地说，“两弹”研究的是“矛”，核防护研究的是“盾”。陈肇元负责的是能模拟防护结构在爆炸压力荷载下发生毫秒级快速变形的快速加载试验机。

“对我这个学土木专业的人来说，可是个考验，需要自行设计。”陈肇元每天大量阅读外文资料寻找线索，除了设计和绘制加工图之外，他还要跑工厂、组织安排加工和装配，甚至骑三轮车频繁来回运送设备零件和高压氮气瓶，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

凭借夜以继日的努力，陈肇元成功设计制造了用高压氮气做动力的5吨、30吨直至150吨的毫秒级快速加载试验机。他利用这套设备先后进行试验，取得了大量试验数据，进而提出了防护结构的设计方法。

“这些开创性国防研究，成为土木系的科学的研究之源，带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如后来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结构抗震工程和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研究等。”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副研究员郭红仙说。

防护工程是陈肇元一生中投入时间最长的研究项目，脱产研究的时间就长达27年，围绕防护工程的研究先后编写内部研究报告131份，主编全国统一教材《地下防护结构》。而他在防护工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许多在后来的城市化建设中起到很大作用。

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时，工程实践对混凝土强度等级和性能提出越来越高的需求。

瞄准时代需要就是陈肇元科研的方向。1985年，他发起成立了高强混凝土专业委员会，主编《高强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指南》《高强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为我国高强混凝土结构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老师提出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建筑物可靠度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些专家表示赞同，认为我国过去房屋建筑设计的安全度太低，但也有部分专家提出当时条件下还不宜提高建筑物的可靠水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岳清瑞说。

而当时陈肇元谦逊儒雅、心平气和地与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进行交流和解释的情景，清晰地印在了岳清瑞的脑海里，“他的为人、为学，为行业发展、为国家发展的责任和担当，是我们后辈和从业人的榜样”。

“没有架子”是大家对陈肇元最深刻的印象之一。

“2004年我回国来清华面试，作完报告后，陈老师把我叫到一个房间，拿出纸写了几个问题，并问我这些问题国外同行怎么看、怎么解释。我当时非常惊讶，他是高贵的院士，而我是个‘小年轻’，

他却没有任何架子来向我请教，让我非常钦佩。”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李克非说。

### 任则必勤、极有远见的领导者

回首过往的清华岁月，陈肇元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陈肇元最不愿干的是行政职务，但他为人坦诚、宽厚深受众望，1984年在群众推荐和领导任命下，陈肇元担任了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但声明只干一届四年。白天，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行政工作上，把喜好的科研工作放在晚上去做。

“不干则已，干则必成；任则必勤，功成身退，实乃土木工程界的一股清流。”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崔京浩对这种“不贪恋名位”的行为赞赏有加。

不负众望，任系主任期间他做了很多“大事”。土木系增设了一个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由于工程界需求旺盛，后来以该专业为基础成立了建设管理系。“现在看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专业，建设管理系发挥了巨大作用，涉及工程的前期策划、施工过程控制和管理、后期运维等。”聂建国说。此外，他还增设了城市交通、计算机应用教研组。

在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方东平看来，陈肇元是一个非常有眼光、有前瞻性的领导者。“那时候他对土木系做了很多新的布局，这些布局现在都生根发芽了，而且都非常重要。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战略家。”

在国内土木系中，他最早安排开设了用英语讲授的结构力学与钢筋混凝土两门主课，同时增设了几门拓宽专业知识的选修课，并选送年轻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

宋二祥就是其中一位被送出去深造的

## □ 怀念师友

学生。临走之前，陈肇元把他叫到办公室嘱咐：“改革开放以后，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城市高层建筑逐渐增多，地基基础问题就很突出。这方面国内研究较少，你回来后就负责发展这个学科。”陈肇元这番话坚定了宋二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信念。

“上世纪90年代前后，各大中城市兴起了修建高层建筑和地下铁道的热潮。回来后，我就一直跟着陈老师搞深基坑工程。”现在已是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教授的宋二祥说，陈肇元是国内最早关注深基坑土钉支护的学者之一，这个支护方法既简捷经济，又可靠有效。

陈肇元执笔编写了最早出版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基坑土钉支护技术规程》，又进一步编写了专著《土钉支护设计与施工指南》，连同《高强混凝土结构设计与施工指南》一起，两本专著成为工程技术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教材。

“大土木”的专业设置增强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得土木工程系的面貌焕然一新。

时隔多年，许多当时的同事仍然对他任时的表现记忆犹新、啧啧称赞。大家一致认为，这四年是土木系的“黄金时段”，是系里发展最快的四年。

“尽管陈老师已经是89岁高龄，但我们都觉得，他还是走得‘太早’了。他的很多思想和见解，对正值壮年的专业人士非常具有指导意义和启发作用。他的离开，是土木界重大的损失，也是做弟子的心里最悲痛的一件事情。”岳清瑞表示。

### 亦师亦友、低调质朴的老者

陈肇元的童年可以用“动荡”二字概

括，因为他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在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然而，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赋予了他坚忍不拔、低调质朴的品格。

“2006年，我们在西安开会，承办单位给陈老师和师母安排了套间，他坚持不住，要住单间。而且，陈老师虽然有很多头衔，但不喜欢突出‘院士’头衔。他曾把会议胸牌上的‘院士’俩字抠掉，改为‘教授’。他说：‘教授才是职称，院士只是一个荣誉。’”聂建国说这些质朴的优点非常值得传承。

在同事和学生的描述里，陈肇元从来不会指挥别人干事，也不麻烦别人。他对晚辈非常关照，就像父亲一样。

“有一次，我与陈老师同行去开会，需要准备一些资料发放给参会人员。在协调开会内容的时候，他就非常轻描淡写地跟我提了一句‘资料印出来了，有一些在我这里’，当时并未细想，到了后才发现，陈老师行李箱几乎都被资料占据了。想着他年纪很大了，还拎着一箱子资料从北京到杭州，我惭愧极了。”李克非回忆道。

“他尊重每一个人，无论辈分高低、年龄大小，他写的邮件里都用‘您’称呼。”郭红仙说。

“他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朋友，他会亲切地称呼我为‘老聂’。”聂建国说。

一谈起陈肇元，他的同事和学生总有讲不完的话。

在清华园定格的时光画卷里，有那么一位老者，穿着旧衣服，骑着用了几十年的自行车，来回于教学楼、实验室和宿舍。他为我国土木工程建设和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的离世，引发世人无尽追思。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0年7月14日）

# 沉痛悼念曾善庆先生

○奚树祥（1958届建筑）



2016年摄于曾善庆先生的纽约曼哈顿寓所，  
左起：奚树祥、曾善庆、杨燕屏

曾善庆，193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擅长绘画，1946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徐悲鸿先生。生前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副教授。2020年7月18日，因病于美国纽约逝世，享年88岁。

曾师和我们同时在1952年进入清华，当时他才20岁，是我们的同龄人，此后他成为我们的美术课老师。当时清华大学梁思成老师礼贤下士，网罗了一批国内的顶尖英才，美术方面有刚从法国回来的吴冠中、台湾回来的著名雕塑家宋泊以及著名油画家李宗津、填色透明水彩大师关广志、国徽设计人工艺美术家高庄、著名女画家华宜玉等，还有一批年青教师。老师之中可能因为年龄相仿，只有曾善庆和我们渊源最深。当时美术课历时四年，四年 来他亦师亦友和我们打成一片，学同室，

嬉同乐，游同伴。还经常来宿舍串门，无所不谈，谈的最多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以及俄罗斯现实主义画派，他崇拜列宾和苏里柯夫，一起欣赏苏联《星火》杂志上发表的各种画页。在我们心目中，他是老师，但更像是我们的兄弟哥们儿。

曾师人纯艺高，厌恶世俗，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清纯。他出身清贫，天分早慧，偶被徐悲鸿大师发现，打破招生常规，超越学历限制，14岁小小年纪就被徐悲鸿收入门下成为他美院的关门弟子。学习中，徐悲鸿知其囊中羞涩，经常接济并赠以画具艺材，悉心指导，精心培养，数年后终成画界奇才。1950年他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校，年仅18岁。1952年梁思成先生慕名爱才，向美院指名要曾善庆来清华任教，交换条件是放李宗津教授回美院，自此曾师于1952年与建八结缘。

他响应号召，利用寒暑假下乡采风，回校时带回一批农村人物动态速写，人物精气神刻画之细腻，笔法之流畅，速写之精彩，展出时不仅轰动了建筑系也轰动了中央美术学院。后来又在美术馆展出，轰动了首都美术界，有评论说难得一见这么精彩的人物速写。直至今日，当年的美院学生如今成大师的人们，仍时常提起当年看展览时的印象，佩服曾先生的速写功力，可见影响之大。

曾先生除了素描之外，还教我们水彩课，课余他经常和我们一起聊天嬉笑，一

## □ 怀念师友

起郊游颐和园、樱桃沟……，哪怕只有等车的十几分钟，他也会掏出画具进行水彩速写，在同学们围观下，他激情地挥洒，意境色彩尽显纸上，这种课堂加上课后的身教言说，对同学们的帮助极大。大家喜欢曾先生，因为他才华横溢，恃才不傲，谦虚低调，教学中又循循善诱，勤于动手示范，极受建八以及后来各个年级同学们的喜爱。在他和王乃壮、陈果几位年轻老师的“煽动”、启发和培养下，激发起建筑系五六十年代历届学生对美术的强烈兴趣和热烈追求，形成一时风气，各个年级都出了一批美术高手，也给专业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梁思成老师一直强调“不崇尚美，不追求美的建筑师是不可能创造出美的建筑”。重视美术基础是清华建筑系的优秀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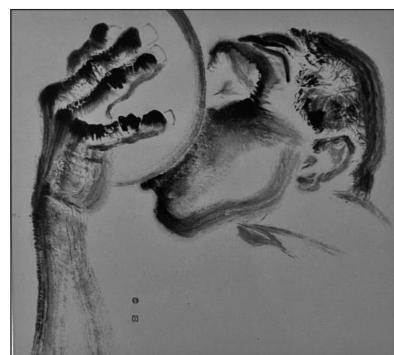
建八班上极富艺术天分的杨燕屏同学，师生恋最终和曾先生结成连理，受到党总支书记刘小石的关心和祝福。建八全班同学借胜因院，在王乃壮老师播放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乐曲中，为他俩举行结婚庆典。除了建八同学外，没有来宾，同学们献上自制的礼物，没有婚纱，没有摄影，也没有喜糖美酒，只有西红柿沾白糖。此后伉俪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几十年。

杨燕屏后来住院，全班同学分工帮她记笔记，复学后又帮她补课，不让她掉队。经过班上同学的努力，最终拉她和大家一起毕业。毕业后她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天分投身美术界，在曾先生的影响下，经过多年艰苦的磨练，终于画出自己的独特风格，著名画家郁风曾撰文给予极高的评价。

1986年，他们在杨振宁先生帮助下移居美国，曾先生说他是“八路军进纽约

城”。经过几年非常艰苦的奋斗，在没有任何创作条条框框的限制下，他们的艺术潜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自由地驰骋在阳光、色彩和美的世界里。曾师多次谈到自己一生最有成就的就是70到75岁在美国的这段时间，他为此专门刻了图章“七十以后”，2019年在美国博物馆展出的画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目前他们夫妻二人已成为美国当代著名专业画家，作品经常展出，并被各大博物馆收藏，曾先生的画曾在美国八个州巡回展出。在美国这个商业社会中，曾先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美学见解和艺术表达，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他说他没有“师承”，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不为利益驱动，创意没有出现、没有激情冲动之前绝不动笔，所以大家看到他的画都是充满了张力，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发泄出对于命运的呼吼。

有一天晚上，他在纽约地铁站看到地上坐着一个衣衫不整破布缠身、正在狼吞虎咽啃面包的黑人，连掉在地上的面包渣都捡起来送到嘴里。他非常震动，眼圈都红了，连说几遍“我非常难过”，联想起三年困难时期国人曾有过的经历，回到家



曾善庆先生画作《饿》

立即铺纸提笔绘制了一副令人震撼的作品《饿》。过去批判他“丑化劳动人民”，他一直不服，他非常有个性，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同情并爱画底层人民，也爱画西藏人，认为他们活得有尊严。他也喜欢画挣脱缰绳的马和顶撞的犟牛。确如王一冠同学所说，曾先生笔下的马和牛是当作人来画的，强烈地表现出他经历过的苦难和不屈抗争的精神。曾先生就是一匹仰天长啸的烈马，一头倔强的牛。他的马和牛系列称得上是他晚年的传世之作，每次看到这些画，我都会深受感动，仿佛听到他在沉默中爆发出来的那种雷霆万钧的呐喊声。在“文革”中他受到严重的冲击和伤害，但他始终不服，公开宣称“历史将判我无罪”，拒绝承认反党。后来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为他正式平反，恢复了名誉，在曼哈顿他家墙上挂着一副挺着大肚子的弥陀佛，题款“看谁笑到最后”，表达了他的心情。

当年在国内画界不良风气下，他总看不惯，不屑与之为伍，始终保持着自己特立的个性和一个艺术家高贵的灵魂。他外表腼腆，但内心非常丰富，两年前我最后

一次见他是在他曼哈顿的家，此时他们已经从长岛的别墅搬到曼哈顿医院附近的公寓，除了曾先生可以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外，主要是杨燕屏可以推轮椅，伉俪一起去纽约各大博物馆参观画展。

我住在新泽西，离曼哈顿很远，偶尔也会邀周忆云同学一起去看他们，有时一起去餐厅吃饭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杨燕屏老惦记着家中的“老小孩”，不敢久坐，临走时一定打包带上一些曾先生喜欢吃的菜。晚年的曾先生像个孩子，整天粘着燕屏，不听话，在家很犟，光脚不肯穿鞋。离开他一久就会大声呼喊燕屏的名字。老同学一到他家，他又变得非常温顺听话。

近七十年来，他们伉俪一直和建八班互动，从未中断，甚至特地回国参加建八班的聚会。曾先生可以叫出每一位同学的名字，同学们也一直惦念他们。对于他的逝世，同学们莫不黯然神伤，潸然泪下。

君魂突乘黄鹤去，天地茫茫皆不见。

异乡天涯虽相隔，遥拜良师泪襟涟。

希望他在天国平安，实现他年轻时的理想。也希望我们的好同学杨燕屏节哀。

## 关懿娴老学长仙逝 喜年 102 岁

九三学社成员、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关懿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关懿娴，女，1918年2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九江镇，客家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英文系、英国伦敦西北理工学院图书馆学系。先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语言事务处、香港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任

职。1956年10月，从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参与新中国建设，被分到卫生部做图书资料工作，1957年初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信息管理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7年退休。在任教期间，主讲过基础英语、图书馆学专业英语、英文图书编目、西文图书分类，开设了图书馆建筑、英国图书馆概述、图书馆工作组织、图书馆学引论、期刊工作等多门课程。

## 往事依稀忆五球

○肖运鸿（1964届电机）



张五球学长

五球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年了，但她那甜美优雅的音容笑貌还依然在我眼前频频闪现。青春时光早已远去，一些和五球有关的陈年往事本以为都已忘却，此时却逐一浮上心头。

1958年我保送进清华入电机系学习，五球也是电机系的，比我高三届，是我名副其实的大师姐。入学后不久，班上的床铺还未睡热，不到一个月我就去了文工团集中。她那时也住在文工团，刚听说她时，觉得名字有些怪怪的，等见到本人，仪态端庄，温和可亲，声音甜美而富有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在团里担任男声独唱，她是节目主持人，可以经常见到她，总听到她那甜美的声音。在清华文工团期间，我曾与她有过几次同台演出的经历，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暑期北京市都要组织慰问团赴山东长山列岛，慰问

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官兵。慰问团由北京有关部门领导和一些文艺团体组成，清华文工团也常常派员参加。大约是在1960年，为了参加当年的北京赴长山慰问团，团里赶排了独幕歌剧《三月三》，这部剧讲述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军和叛徒智斗的故事。记得场景与京剧《沙家浜》里《智斗》一幕非常相似，五球在剧中饰演茶馆老板娘，我演茶馆老板。有科学家发现音乐承载着人类记忆的密码，倒也真是，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剧情早已忘记得差不多了，但我在剧中的一段唱腔，到现在还能哼唱出来：“桂芳啊桂芳，听我讲，有一件事情来商量。”对了，那个茶馆女老板的名字就叫桂芳！而我这个老板自己的名字，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连带着我也回忆起演唱时的情景来，当时五球演得成熟稳重，落落大方，而我这个从未演过戏，还不满20岁的毛头小伙，面对这位大姐，却非常拘谨呆板，手足无措。剧情要求我在唱这一段时，把老板娘扶过身来，面对着我，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总是做不好。大家说我动作生硬，笨手笨脚，根本不像是夫妻在对话，还开玩笑数落我不像大丈夫，倒像个“小女婿”。

后来慰问团审查节目时认为此剧占时过长，没有被选上，我们只是在学校大礼堂演出了几场。这次与五球的合作，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与她接触，对她的为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对人总是那么和颜悦色，轻声细语，不愧是大家闺秀，从未见

她发过脾气，也从未听见她大声喧闹，对我更像是位大姐姐，非常关心照顾。后来《三月三》剧组的部分演员，参加了当年北京赴长山野营团，在那里军训没几天，慰问团把我们调了过去，由我担任慰问团男声独唱。部队战士对慰问团的演出非常热情，大家感觉节目少了，想重排《三月三》，可惜女主角五球不在，只好作罢。

也是在那个时期，清华选派了几名文工团员，到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进修，经过面试演唱，张剑、胡汝舜和我三名男生，五球和麦木兰两位女生，有机会在我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学习声乐。那个年代学院很注重业余教育，我们这些业余学员得到了一些知名教授的言传身教。记得五球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汤雪耕教授的夫人，并能时常得到汤教授的亲自指导。我更是有幸先后师从两位音乐大师——郭淑珍和蒋英教授（钱学森夫人）。可以说五球和我除了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外，也还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友吧。



部分清华学员在鲍家街中央音乐学院内合影。前排左1麦木兰、右1张剑、右2肖运鸿，后排左2张五球



毕业典礼上男女声三重唱。左起：张五球、麦木兰、肖运鸿

我们在音乐学院进修了两年多时间，在结业典礼上，除了个人演唱曲目外，五球、麦木兰和我还演唱了男女声三重唱，歌名好像是《青春圆舞曲》，效果不错。后来清华军乐队邀请我们三重唱，参加他们在清华大礼堂举办的音乐会，由全体军乐队伴奏。记得北京部队军乐团也到场观看，给予节目较高的评价：具有专业水平。

为纪念音乐家冼星海，清华合唱队和管弦乐队曾排练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为挑选演唱《黄河颂》和《黄河怨》的人

选，团里反复多次，最后选定由五球演唱《黄河怨》，我演唱《黄河颂》。其实从音色上来说，我属于抒情男高音，并不太适合《黄河颂》的演唱，在我的歌声里缺乏那种浑厚而雄壮的英雄气魄；而五球细腻婉转的声音，则能准确地表达出《黄河怨》那哀怨悲愤的情感。当时我们在校内外多次演出，有一次在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演出《黄河大合唱》时，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先生等知名的音乐界人士也来观看。

## □ 怀念师友

演出结束谢幕时，他们上台与演员一一握手致意，跟我等演员握手都是点到为止，与五球握手时，吕骥先生停下来，夸奖她唱得好，很有感情。

五球在清华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本科毕业后被推荐为研究生，继续深造。我在1964年本科毕业后，也考取了研究生，我们两人在清华算是都经过了“十年寒窗”的磨砺吧。五球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机械部北京电科院工作，后担任国家电子办主任、国家电子部副总工程师。我就没有她那么幸运了，毕业时赶上“文化大革命”，研究生被认为是旧教育制度金字塔的塔尖人物，是“修正主义苗子”，清华电机系那一届的研究生基本都被赶出北

京。直到1976年我才调回北京，与爱人和孩子团聚。之后我再次和五球取得了联系，记得还去参观了她的实验室，她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关心。当我遇到工作上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难题时，都会去向她请教，她像大姐姐一般，给予我热心的帮助与指导。

1985年我被国家教委派往西德进修，1992年回国后，我们还经常联系，记得在她退休后，我们曾在一起多次商讨筹建清华艺友团等事宜……

五球走了，先我们而去，但她那优雅温和的面容永远在我眼前闪现，她那优美动听的声音永远在我耳边回响。安息吧！五球，在天堂里不会再有伤痛！

## 闻一多先生次子闻立雕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党的优秀宣传思想工作者、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原副局长级离休干部韦英同志（原名闻立雕）因病于2020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闻立雕，生于1928年9月，籍贯湖北浠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先生次子。他早年受父亲闻一多先生影响，曾参加学生运动。在其父被害后，对国民党反动派更加仇恨，遂于1948年3月到晋冀鲁豫边区参加革命，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立雕长期以来积极传播闻一多业绩，宣传弘扬闻一多精神，多次出席各种纪念会与学术研讨会，多次接受中央与地方各类媒体采访和节目录制。他参与了《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编辑工作，是大型画册《诗人 学者 民主斗士——闻

一多》（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年）的编辑之一，是《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审定人。他撰写的《闻一多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新华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以大量的亲历亲闻，丰富了人们对闻一多历史的了解和认知，为拓展闻一多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

闻立雕是西南联大教授的后代，对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奇迹”的西南联大怀有极深感情。他多年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理事，协助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支援贫困地区教育，为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资料收集与展览陈列献计献策，通过各种媒体介绍西南联大的抗战建国历程和艰苦卓绝的业绩，为宣传西南联大、弘扬西南联大精神做出了积极贡献。

# 我的同学何雷

○郝春彭（1995级汽车）

何雷，上海人，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1995级本科生，2000年本科毕业保送本系读研，2001年赴美求学，2005年在美因故去世。

何雷是我非常好的哥们儿，清华6年跟我同在一个宿舍，一直睡对床。他的英年早逝对我冲击很大，也似乎成了班里同学心头的阴影。多年来我都想写一些文字缅怀他，刚好借本科入学25年、毕业20年的这个机会，重新回忆何雷，也给大家展示一个真实的何雷。

## 何雷是典型的上海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典型的上海人，就是一股趾高气扬的样子，觉得全中国最好的地方就是上海，其次是上海郊区，剩下其他地方都是乡下。何雷有着极其典型的上海人特征，我们都是他眼中的“乡宁”。所以刚入学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反感，特讨厌他那种“上海情结”。

有一次宿舍卧谈会，大家聊起来说清华里面竞争激烈，毕竟全国的好学生都在这里，何雷就很不屑地说：“什么，开玩笑！噢，全国的好学生都在清华呀？都在我们上海呐！”

那时候清华在上海没有考试招生，全部是保送。何雷经常说的一句就是：“如果不是保送，谁来北京啊？在上海多好啊！”我们问他为什么来清华，他会说：“哎，没法子，交大、复旦上不了呗！”

班里做通讯录，他看见我写家庭电话

号码，很诧异地问我：“哎，你们家那种小地方，电话号码也有7位数啊？”

那时候，班里很多人都有一种想揍他的冲动。我也总是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怼他，跟他抬杠。总之，就是想打压他那种“大上海”的嚣张气焰。

当然，作为上海人，他也确实比我们小地方来的同学眼界更开阔，见识更深刻，看问题有更多角度。和很多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同，何雷刚上大学就已经展示出他对经济、社会的概念和认识了。譬如读《水浒传》，我还只停留在对比武力值的阶段，何雷却可以从经济角度对书里情节做出讨论。

不过，大城市的人也会对乡村事物感到新鲜。那时候的清华大学只能算是城乡结合部，经常能看到一些家禽家畜。有一次何雷看见活猪，就在那里大呼小叫，因为他是真的第一次见到活的猪。还有一次见到马，何雷居然上去就摸马肚子，吓得我们赶紧把他拉开，生怕马惊到一蹶子把他尥废了。

## 何雷嘴损心善

何雷人善良，但是嘴特别损。刚上大一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来回串宿舍卖一些衣物和日用品。有一次人家卖方还没出宿舍门，何雷就说其中一个女生“长得跟魔鬼似的”。结果人家女生听见了，带着几个男伴回来找何雷要个说法。其实那女生长得可以，就是何雷嘴毒而已，害得我们

## □ 怀念师友

几个跟人道歉才平息过去。

但除了嘴损以外，何雷从不愿做什么伤害别人的事，而且但凡宿舍有什么事情需要出钱出力，何雷从不肯落人后。大家有什么事，他也总愿意出主意、想办法。所以虽然刚入学时大家不喜欢他，但慢慢地大家都觉得他人不错，挺仗义，都成了好朋友。

2003年“非典”时期，国内只有3M的N95口罩能够防护SARS病毒。但那时候N95口罩还是很高端的产品，国内产能也不大，刚传出来能防毒就立刻脱销了。何雷问都没问我，就立刻在美国给我和Motte买了100个3M口罩寄了回来，让我非常感动。

在家庭中，何雷无疑是顶梁柱。他的妻子毕业后去美国普渡大学读博，跟导师和同学相处关系不好，天天在电话里跟何雷哭闹，说美国那边的人欺负她，要何雷过去陪她。最后何雷被逼得没办法，硕士才读了不到一半，向学校交了违约金退学。因为来不及申请学校，所以只能先以陪读的身份签证赴美，再申请学校和奖学金。何雷做出中断硕士学习、赴美陪妻的决定，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魄力的，也充分体现出一个丈夫的担当。我虽然觉得他做得不对，但从心底很是佩服他：的确够爷们！

### 何雷表面憨憨，实则非常聪明

何雷经常会说一些特别“雷”的话，也会做一些特别“二”的事，所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二傻子”，但接触多了，就发现他真的很聪明。

我俩都是喜欢在宿舍里趴着不上自习的人，连机械制图都赖在床上画。我每门



本科毕业前在主楼前草坪合影。前排左起：姚承、何雷，后排左起：瞿翔洲、董献辉、李开、丛艳吉、倪春健

课只能连滚带爬地及格，何雷却都能考个不错的成绩。比如“C语言”，他一学期不去上课，我在宿舍里也没见他看过书，可他临考前随便翻翻，居然就考个98分，实在是让我汗颜。有门“机械振动”，我读起来就跟天书一般，期末考卷答得一塌糊涂，估计老师一定是对考分开方乘10了，不然我不可能及格，但是何雷还是考前翻翻，就能80多分。

何雷爱好哲学，没事儿就抱着一本哲学书籍读得津津有味。他特别喜欢康德、叔本华、尼采等，没事儿就跟我们拿出一条某位大师的观点来品评。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人都是云雾里的存在，跟现实并不相关，也不觉得读他们的书有什么用，所以每次我都会硬怼他。

何雷看事情也比较独到，很多想法跟那时候的我们都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还是个新鲜玩意，编程听起来很高大上，很多同学都把学习编程作为人生的必备技能，要为毕业找个好工作增加砝码。但何雷对编程很是不屑，说其实在产业结构上，编程跟我们机械领域的车工钳

工是一样的，都是应用层的工作。我们只要大致明白其中的逻辑和套路就行了，写算法的才是核心、大牛。那时候还不太理解，但过段时间就觉得何雷说的确实有道理。

何雷退学到了美国，很快就申请到了普渡大学的博士入学资格和奖学金。随后的博士攻读也比较顺利，凭他的头脑，能够轻松应对新的学习和科研工作。

何雷的商业头脑也很灵光，在美国留学生中属于经济上比较滋润的。那时候电脑和配件产品的产能不像现在这么大、迭代这么迅速，经常会有价格涨跌。何雷总能准确判断出这些商品的价格走势，在低价时机吃入一批电脑或者主板、显卡，涨价时候再卖出去，一年下来竟然能有三四万美元的净收益！再加上他们夫妻俩学费全免，每人每年还都有一万七八千美元奖学金，算下来竟能达到七八万美元的年收入。在2003年前后，这算得上是很大一笔数字了，所以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算是比较富足，经常开车去野游、钓鱼，拍了照片发给我们，让我们在国内羡慕嫉妒恨。

### 何雷的死让全家都绝望

世事无常，好的开头不一定带来美满的结局，最终何雷在美国因故去世。他父母闻知噩耗后悲痛欲绝，我和国内的几位同学去家里看望他父母时，发现他父母比我们之前看到的照片苍老了许多。我们也组织国内的同学给何雷家捐款，以表我们的心意。Charles等一众在美国的同学也在安排何雷父母赴美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帮何雷父母做好安顿，带着他们与有关部门和人员做了对接，移交何雷骨灰，清理他的遗物。

说实话，我刚刚知道消息时都不能相信自己耳朵，简直跟焦雷轰顶一样，毕竟前不久我跟何雷还在QQ上聊天。我也很难想象何雷父母面临什么样的伤痛，心里有多大的悲愤。有时候想试着设身处地感受他们的心境，结果刚一尝试就难受得无法继续：辛辛苦苦养大的独生儿子，一路高歌杀出重围，保送清华大学，然后赴美名校读博，不耽误学业情况下又能经济独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父母应该多么自豪，多么欣慰。而突然间灰飞烟灭，全部希望戛然而止，心头宝贝异国去世……这样的变故打击，一般人哪里承受得了？！而且他们不但要承受痛苦，还要承受未来长久的那种无可替代的失落、无法解决的孤独。我们作为何雷的同学、哥们，尽管可以多去关心照顾何雷父母，但毕竟不在身边，也不可能替代亲生儿子带来的感情慰藉。

### 后记

后来几年，我去看望几次何雷父母，有时也会委托上海的朋友给何雷家里帮点小忙。何雷父母已经渐渐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我也知道，他们见到我的笑容之下，一定还藏着那份伤心和痛苦。也许他们一直在感慨，如果自己儿子还活着，应该跟我一起坐在他们面前谈笑风生、嘻哈打闹吧，他们也会笑眯眯坐在那里看着已经成年的孩子们，尽享天伦之乐。

我也去过两次何雷的墓地。在墓碑丛林中，对着何雷的墓碑抽一支烟，发一会儿呆，回想着大学时期的过往，感触着无情的现实。

我这个人成熟比较晚，高中时候还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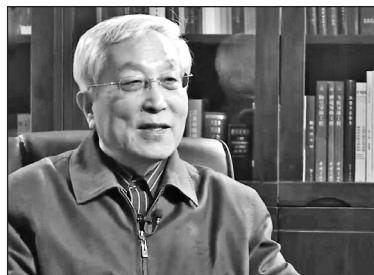
很幼稚，到了大学才慢慢形成自己的三观。应该说，朝夕相处的大学同学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是何雷。何雷很多独特而深入的视角和观点，那些犀利刺耳而又直抵心底的语言，还有支言片语在我耳边灌输的哲学思想，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可越到后来越是感触深刻。当然，何雷身上也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正是这些，完整地支撑起了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真情实感的回忆。我并不相信有天堂的存在，但我也很难想象，何雷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年纪轻轻就突然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每次想起何雷，我总是禁不住去想，“何雷，你在天堂还好么？”

眨眼间，我们本科毕业都20年了。同学们都各奔东西，结婚生子，事业有成，也都从青涩少年变成了油腻的大叔大婶。唯一不变的，就是这种历久而弥新的同学情谊。偶尔回想起来，似乎就在昨天。

有时收拾东西，不经意翻到大学时的老物件、老照片，脑子里就会浮现何雷晃来晃去的大脑袋、让人忍俊不禁的表情、刁钻古怪的言语、颇有些无厘头的行为。有时同学聚会，也会经常怀念大家一块儿玩、一块儿闹、一块儿疯、一块儿笑、一块儿逛街、一块儿逃课的场景，还会谈起当年谁有意思的哪个女生，谁被老师训得抬不起头。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我们虽然缅怀过去，但更要放眼未来。努力要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家人和自己关心的人活得更加幸福；更好地践行自己的价值观，做对家庭、对社会、对祖国、对世界有用的人；更努力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完成事业的目标，不虚此生一行；更重要的，还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永远保持自己当年的真诚和初心，“即便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 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陈定昌逝世



导航制导与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研究员陈定昌，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9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陈定昌，1937年1月生于上海，籍贯江苏镇江。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

系。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二院院长、二院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二院科技委顾问。200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定昌长期从事高精度无人飞行器技术、高精度探测与制导技术和仿真技术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取得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技术成果。回顾几十年的航天生涯，他曾自谦，自己并不是思维超前，而是在考虑问题时喜欢从全局出发，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

“我一生的最大追求，就是在实现中国梦上做了一些工作。”



## 一介书生投笔行

○杨良源（1951届土木）

1946年，我从上海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在土木系学习期间，我参加过进步学生社团“炼社”“星火壁报”的活动。1947年12月，经土木系教师胡东明（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公路局总工）、杨鸣岗（解放后任北京建工局领导）介绍加入了地下团组织。1948年3月，在他们引导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我接到党内联系人储传亨的通知，从而离开北京到了位于河北泊镇的城工部，在那里工作了半年。记得我与另外三位同志一起，花了很长时间整理天津市地下党关于工会组织的资料。其中一位是清华的同学吴勤娟，她后来改名叫陈莹。

1949年4月，我回到已经解放的北平，工作单位是长辛店工会工作组；不长时间后又调到北京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48年春，部分土木系同学在气象台附近合影。左起：李斌、张仁、温益友、杨良源、艾知生、沈恒泽、钮友杰、张有实

为了经济建设需要，国家要求学理工的回校学习，于是在1949年9月，我再次回到清华土木系继续学习，与1947级同学一起在1951年完成学业。

### 参军入伍

1951年6月，我们应届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分配，在填写志愿时，多数同学填写的是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清华党总支决定建立一个毕业生临时党支部，指定支部书记是黄庆华，我是宣传委员。6月下旬公布了工作分配名单，分配我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实际上，党总支组织委员周维垣同志通知我和黄庆华、王尔康三个人，拿了总支开出的介绍信（包含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直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中央组织部直接介绍我们到军委联络部工作。这次调动没有联系北京市委组织部和中央军委总干部部，而是直接调到基层工作。

军委联络部政治部干部处唐处长接待我们，叫我们住到他们的招待所。干部处的干事给我们每人一份提纲，要求非常详实地写自传。自传收走三天后，由领导当面谈话询问。在八一建军节前两天，让每人填一份参军入伍申请表，上报经批准后，7月27日给我们发了整套军人的被服。7月29日将我们接到了机关里各自的办公室和宿舍，并在当晚参加了庆祝八一的纪念大会。

我被分配在一局二处，黄庆华和王尔



大学一年级时在西操

康被分配在一局一处。我们每天按照作息时间工作、生活。早晨出操时，为了让我们三个大学毕业生的动作合乎标准，我们经常被叫出列进行单独训练，做到立正、稍息、向后转整齐划一。我们不能丢失清华精神，做得特别认真。同时，我们也养成了严格准确要求自己的习惯，终身受用。

单位里的工作是由领导安排，我们之间互相不联系，不交流，只向组织负责。这种严格的保密要求，让我养成了不乱说乱动的习惯。

工作中需要我去了解一些情况，向一些部级领导、科学家咨询。我曾经访问过李四光、范长江、钱三强、吴新谋、王淦昌，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没有领导的架子。尤其是我找王淦昌时，把一篇有关检测核能仪器说明书的译文给他看，他没有说什么批评责备的话，而是拿起笔来从头至尾认真改了一遍。因为我学的是土木工程，把一些物理学方面的名词和连带的副词都翻译错了，等于他重新翻译了一遍。他的做法和精神，让我终身难忘。

1952年，社会上刮起科技人员归队的

风，就是科技人员应该做技术研究工作，不做行政管理等工作。我考虑想去做技术工作，得了薪金供养母亲。领导批准了我转行归队，介绍我到总干部部下属的管理处。处里干事介绍我去通讯兵部，他们正需要人员修建兵部机关大楼、宿舍等。我提出要去铁道部，处长与我谈话，我还坚持己见。接着，干事说将由部长直接和我谈话。

我对军队和军委机关知之甚少，所以连部长姓名都不知道，干事也没有跟我讲明白。部长见我后就指着桌上我的自传说：“我看了你的材料，你是挺好的同志。我们部队建设也是非常需要科学技术的，希望你还是留在军队中发挥作用。”我听了以后，觉得他没有用共产党员必须按党的要求绝对服从的观念来向我施压。我想，顾不了养我老娘了，那就去铁道兵部队吧。后来我从军委的机关和领导那里了解到，与我谈话的是赖传珠部长，可见我这人当时有多狂。

黄庆华刚好赶上中央军委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在陈赓大将当院长兼政委的哈军工里参加教学工作，后担任机械教研室主任。后来，他调到在西安成立的装甲兵工程学院，后又调任北京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所科技处。他在担任装甲兵工程学院院长任上离休，对装甲兵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尔康同志离开了军队系统，在国家旅游总局常务副局长任上去世。

### 加入铁道兵团，赴朝参战

1952年11月，我在北京铁道兵团留守处那里领到一张铁路免票，带一个手提包，背一床棉被，将许多书籍用品存放在

清华战友那里，带了军委总干部部的行政介绍信和组织关系介绍信，独自一人踏上了路途。经一路签证，经沈阳到了丹东铁道兵团留守处转运处，叫我等，有车即安排去前方兵团总部。每天两顿饭，过了一天通知我，第二天晚饭后出发去前线。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说有一个车队去前方，叫我坐上一个装满木箱的大卡车，车上司机和助手在驾驶舱里，我坐在驾驶室后车厢第一排箱子的中间空挡里。

前面一辆车是敞篷车，车上都是女同志。车过了鸭绿江后不久停下来休息，前面车上一个战士拿了一件棉大衣给我，说前面车上的一位领导叫我穿上，看我一身解放军的棉衣太薄，挡不住朝鲜的寒夜。汽车走走停停，遇见敌机投照明弹时立即熄火停下。天快亮时到达了部队驻地，给我送棉大衣的战士来把大衣收回去，我才知道那是铁道兵团第二师机关的女同志。给我大衣的女同志是该师一位领导的夫人，是个机关干部，至今我也不知道她是哪一位，但我深深地感受到，这就是纯真的阶级友爱。我问了司机，那车上装的箱子里是什么物品，他说那是硝酸铵。我想难怪我上车时，他们说若遇敌机扫射或轰炸，必须赶快跳车。

我到志愿军铁道兵团政治部报到后，被分配到第三师，师政治部干部科确定我去施工技术处技术科工作。

美帝国主义日夜破坏朝鲜的铁路，阻断对前线作战部队的弹药和生活物资供应，几乎炸断了所有的铁路桥梁。铁道兵采取了两种方法来保持铁路的畅通，一是在破坏的桥梁处围起石块筑成基础，在上面立起木排架，在排架上架起工字钢，就可以恢复通车了。二是在正桥的上游，用

同样的材料和方法修起一座便桥，然后与正线连接起来。

为了准备应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大战争，铁道兵团第三师调到京义线和平北线，承担两线的铁路保障任务。平北线北端就是鸭绿江水电站，一条九曲川蜿蜒当地，由此修建了不少桥梁。从一个隧道出来跨过九曲川修一座桥梁，再经过一个桥梁，进入下一个隧道。为了防止桥梁被炸切断交通，决定修建两条跨越第一、二、三、四九曲川桥梁的便线。我参加了整个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并负责一条便线的施工技术工作。为争取时间我们昼夜施工，因为技术人员只有我一人，每当完成一部分工程，我都要在小战士配合下去测量验收，才能再继续施工。我有四天是昼夜值班在工地上。衣鞋单薄，我脚后跟都起了很多冻疮，还要时刻小心敌机的轰炸。由于任务完成得出色，师里给我记了三等功一次。

1953年二三月份，在龟城那次最为惊



杨良源在朝鲜

## □ 回忆录

险。一座桥被炸坏正在修复，我们两人被派去测便线，正在工作时便听到美军的飞机呼啸而来，俯冲向我们的工地，还扔下两枚炸弹。因为距离太近了，我清楚地看到了飞行员的脸。接着他们又用机枪进行了扫射。好在我们两人及时躲到一条沟里，人安全无恙，我手里的经纬仪也完好无损，助手的花杆周围被机枪扫过但也没损坏，好不惊险！

### 从鹰厦铁路转战襄渝铁路

1954年，部队回国到陕西华县休整，党中央决定将铁道兵团改为中央军委下属的一个兵种——铁道兵，并由王震同志任司令兼政委。原定要去参加修建宝成线，后因国内外形势需要，确定进军东南，抢建鹰厦铁路。

我们铁三师进驻鹰潭，后驻福建漳平，参加修建鹰厦线第一工程段和第九工程段的施工，完成了第九、第十、第十一工程段的收尾工作。1960年11月，部队进驻湖南芷江，负责湘黔线第二工程段的施工。1961年10月，部队调到江西抚州市，修建向塘到乐平的铁路专用线，是开采铀矿的铁路。1962年5月，部队调驻吉林白城子，去修建东北林区的铁路和公路，师部迁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1959年，在修建鹰厦线时，因工作成绩突出，我荣立一次三等功。我在清华学的是土木工程设计，在修建鹰厦线时承担的是施工计划工作。每当去完成一项工程任务时，部队都是按照当时的建制派一个连、一个排去施工，常常出现工程量大小与人员数量不匹配的状况，劳动效率不高。为此，我建议采取定额制，即在制定施工计划时比较精确地确定工程量需要的



杨良源学长被授予上尉军衔（一九五六年摄）

人力，然后再安排相应的人去。这样一来，劳动效率大大提高，领导表扬我计划做得好，给我记功嘉奖。

鹰厦铁路修建部队机械化程度低，线路的路基土石方都是由大量当地的民工在部队同志指导下肩挑手抬，把一筐筐土石方填起来，用人工打夯的办法，修成坚实的铁路路基。对隧道施工与石方工程，都是人工打钢钎，把坚硬的石头砸出窟窿，在里面放入炸药引线，然后点燃导火索，把石头炸出路堑，变成一个隧道或形成路基。由于高强度的劳动，管理又不够审慎的地方或遇天灾，许多民工兄弟和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昆铁路沿线的烈士陵园里，铁道兵指战员的人数相当于铁道兵一个团。在祖国社会主义基本建设中，军人和老百姓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1963年8月，我被调到铁道兵团司令部技术处；1965年8月，被调到司令部作战处作战科。铁道兵设立科研处，接着建立研究所，开展掘进隧道的掘进机的研究和舟桥的研究和使用。我参加了组织派遣铁道兵部队去抗美援越的工作，同时还组织铁道兵各师和各大军区合作，编制全国铁路的备战计划。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7月，我

因解放前参加过北京市党的地下组织而被停职，调至湖北襄北铁道兵五七干校当学员。在劳动中，我学会了对桃、梨、葡萄等果树的修剪嫁接等管理技术。1971年9月14日，我离开干校，被调到陕西紫阳县铁道兵第二师司令部作战科，参加襄渝铁路的修建施工。

1976年6月，组织考虑到我右眼患了严重的疾患——视网膜脱落，当地无法医治，把我调到河北省新城县（高碑店）铁道兵科学技术研究所科技处工作。1981年，铁道兵科研所迁入北京市大兴区，之后我又调任情报研究室副主任。

### 转业地方 为民服务

1983年，铁道兵兵种撤销，集体转业成为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原来的十一个师改编成第十一到第二十一工程局。当时规定，50岁以上的同志大多数都不再转业去工程公司，就地离退休。我已经55岁了，经过上级批准，我们建立起新建铁路工程技术咨询公司设计室，挂靠在国防科工委健康工程设计所和化学工程公司北京重机公司设计研究所下面，为此我还自学了上下水、水暖等设计知识。设计室为大兴区前后设计了30个工程项目。1983年9月至1988年8月，清华老同学张其锟邀请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北京航空遥感工作。

1986年起，我参加了北京市离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的工作。这是北京市科协下面一个组织离退休科技人员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组织，分机械、土建、教育等10个委员会，协会人员多达千余人，做了大量科技服务、咨询工作。我在1988年被选为协会理事、组宣委员会主任，1992年被选为常务理事，聘为副秘书长，这项工作一直干到1995年。

我离休后的学习也是多姿多彩的，我参加过总政治部玉泉路老干部管理局组织的老干部大学，学习书画、社科、文史等内容，让我担任大兴干休所的学习班长，还参加了大兴区老干部大学的电脑班、诗词班、剪纸班，算是老有所乐。在我80岁时，写过一首诗，抄录在此与大家共勉：

### 八十自述

一介书生投笔行，两袖清风为人民。  
三生有幸逢盛世，四体勤劳健身心。  
五官端正无斜视，六根清净不爱金。  
七窍开通辨真伪，八旬年少网上巡。  
九州风云皆知晓，十足狂傻觅佳吟。



2004年10月，清华土木系老同学聚会。前排左起：钮友杰、沈恒泽、张继先、王庸勤、储传亨、杨良源，后排左起：庞文弟、张有实、刘惠群、丁培良、郑宝理、黄宗煊、魏耀荣

# 我的音乐人生

○严宝瑜（1948届外文）

晚年回顾一生，最令我欣慰的是我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音乐浸润着我的心灵，给我的生命以及人生注入了力量的源泉。

## 走进音乐殿堂

我的家乡在江南水乡江阴县，我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祖父在江阴开个油盐杂货铺，父亲也在店里干活。我从小就爱音乐，常常取下父亲挂在墙上的箫和笛子，学着吹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旱天雷》等。如有民间的婚丧嫁娶，我便跟着乐队，聆听着吹打乐器传出的音乐，也喜欢和小伙伴钻到茶馆里听评弹。

1938年，我15岁。日本鬼子侵占了我的家乡，我亲眼目睹了鬼子对家乡进行的烧杀抢掠，对侵略者的仇恨的种子，深埋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我不愿当亡国奴，就和几个同龄人结伴，绕道香港，经广东、广西、贵州到重庆。我的姑母在合川国立二中教书，我就在二中上了一年初中，三年高中。这时我一改过去顽皮不爱读书的习性，下决心读好书，将来造飞机打日本鬼子。我年年学习优秀，号称“分数大王”。

我最喜欢的仍然是音乐课。音乐课老师罗松柏教我们唱《嘉陵江上》《八百壮士》《旗正飘飘》，唱得我们热血沸腾。他用他私藏的各种口琴，还自制低音大口琴，组织我们成立了口琴队，演奏多声部的乐曲，我和一个同学还演出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二重奏。他还约我们几个爱



严宝瑜学长

好音乐的同学到他家听留声机，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贝多芬的作品，让我耳目一新，没想到天底下竟然有这么震撼人心灵的声音，这使我大开眼界，对音乐更加热爱了。

对音乐的着迷，致使我在临毕业前作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不考理工科大学了，我要去战时音乐教育的最高殿堂——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音乐。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理解，认为我这个“高分生”不考名牌大学太可惜了，学音乐能有什么出路？我却认为音乐能把人类伟大、崇高的情感抒发出来，能用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人善良、勇敢。我当时认为，一个作曲家创作出一个好的歌曲，比一个航空工程师设计一架飞机作用更大。在同学们日夜准备高考时，我却借住在青木关一位同学姨母家恶补乐理、弹琴，没有钢琴，就用风琴代替。发榜时我都不敢挤进人群去看榜，但终于发现榜上有名，我做梦似地跨进了全国最高音乐学府的大门。

音乐学院坐落在重庆郊区青木关的山坡上，练琴房在山坡上的茅草房里，房间里放的都是又破又旧的钢琴。山脚下一排茅草房是我们的宿舍，每间只有六张双人床，六个方凳。全校学生有一百二三十人。第一任院长杨仲子，是蔡元培的挚友，曾留学德国，他鼓励参加抗日救亡组织的学生，后被国民党撤换。后来的吴伯超院长，虽然也是音乐家，但他实行封建法西斯管治，由于嗓子沙哑，经常对学生大声训斥，被称为“豆沙”院长。当时学院里有进步组织，甚至还传抄、传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学校里也有三青团、中统军统特务监视着进步同学。

我当时虽然不满国民党，不满学校的管制，但还没有参加组织，比较任性。由于下大雨宿舍房顶漏了，我便带头搬到新建瓦房自修室去住，被记大过一次；又由于深夜偷弹香港买来的新钢琴，记大过一次；再由于清晨偷弹钢琴记两小过，差点被开除。最不能容忍的是因此取消了我的练钢琴权。学校让我去跟章彦先生学小提琴，但我没有小提琴，幸好女同学黄佩贞把她珍贵的小提琴借给我用。祸不单行，在调琴弦时我用力过度，把一根弦弄断了。当时在烽火连绵的中国，根本买不到提琴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恰好学校贴出布告，昆明美军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招生，我和同学好友商量，先去当一段译员再回校复学，是摆脱当前困境的好办法。

1943年11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青木关。经过一个多月培训，我被分到云南祥云国民党52军14师当美军翻译，干了大半年。二战时期，虽然美国军队是中国的

盟军，但是美军官兵歧视中国人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亲眼所见美军士兵傲慢无理，开着吉普车横行霸道，欺辱中国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用下流语言污辱《义勇军进行曲》。我一气之下，在一位译训班同学的帮助下，偷乘小飞机离开了军营，回昆明到西南联大找同学去了。

### 响亮学运歌声

1944年夏天，西南联大招生，我考进了外国文学系。当时外国文学系除英文为主科外，还要求每个同学再选一门第二外语课程，我选了杨业治先生的德语，因为德国是贝多芬等知名音乐家们的故乡，是古典音乐的发祥地。

当时联大民主气氛很浓，各种社团很活跃。黎章民和周锦荪同志创建了“高声唱歌咏队”，他们听说我是国立音乐学院来的就找我参加，我当然很高兴。那时唱的大多是抗战歌曲：《光明赞》《喀秋莎》《我所爱的大中华》等，也唱云南民歌和讥讽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茶馆小调》《古怪歌》《五块钱》《插秧谣》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日益暴露。11月25日晚，在联大广场上召开反内战时事报告会，约有五六千人参加。钱端升先生刚一发言，校外就响起了枪声，电灯也熄灭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们“高声唱歌咏队”在黎章民总干事领导下，全体齐声高唱孙慎同志作的《我们反对这个》（内战），歌声压倒了枪声，会场立即安静下来，主持人叫点上汽灯，会议照常进行。大家声讨反动派、反对内战的声势更大了。

第二天，全校罢课。“高声唱歌咏队”和其他进步社团组织了多支宣传队上

## □ 回忆录

街宣传反内战。黎章民同志还写了《告同胞》新歌，外文系林方其同学写了《告士兵》，歌词是：

兵士们，兵士们！八年抗战的兵士们呀！人民的血汗快流干哪！人民在希望，人民在呼号，你们的枪口不能再对内哪，屠杀你的父老兄弟和姐妹啊！人民在希望，人民在呼号，放下你进行内战的冲锋枪呀！英勇地站过来啊！让我们高声喊哪，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我马上把它谱成歌，《新华日报》全文刊载。我和黎章民在一个教室里反复教上街的宣传队唱这两支歌。

11月18日以后，特务们开始在街上殴打宣传队员，市民们纷纷出来保护。12月1日中午，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西南联大，并冲进校园大打出手，还扔了手榴弹，炸死了潘琰、李鲁连、于再和张华昌，四位烈士的遗体就停放在图书馆阅览室，我参加了有二三十人组成的护卫队守在他们身边，防止反动派劫尸灭迹。这个事件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公愤，罢课、罢工、罢市，抗议反动派。这件事还震动了全国，史称“一二·一”运动。

经过和反动派反复谈判、斗争，决定

于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送葬。反动派百般阻挠，虽然不得不答应送葬可以抬棺游行，但不许贴标语、喊口号。我们有理有节，同意了这条件，因为可以用唱歌替代喊口号，可以沿途设灵堂挂挽联、读祭文代替贴标语、喊口号。

黎章民找我，当时虽然已有一首《一二·一烈士挽歌》，但不适合走着唱，他要我作一首可以由游行队伍边走边唱的《送葬进行曲》。那是一个初春上午，我和好友陈庆华在文林街茶馆看书。我脑海中响着我知道的中外葬礼进行曲，突然脑中出现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二乐章起始的庄严沉重的节奏，又想到四烈士血迹斑斑的形象。我一气呵成写了出来：

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

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你们被谁杀害了？

那是中国的法西斯、那是中国的反动者，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势力消灭。

我唱了一遍给陈庆华听，又走着唱了一遍。当时，一时兴起又作了一首，但不能走着唱。我立刻把两首都送给著名的音乐人赵沨同志（解放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他没作任何修改，说“就它吧！”于是第一首《送葬歌》成了3月17日三万送葬队伍的主歌。第二首歌没传开，但赵沨同志在群众场合独唱过。解放前后，《送葬歌》一直在传唱，并被刊入各种歌集，署名一直是“高声唱词曲”。解放前是为了保护作者，解放后我也没有要求改署我的



“高声唱歌咏队”部分队员合影

## (附) “一二·一”烈士送葬歌(简谱)

D 小调 2/2

3 2 | 3— | 4 5 6 | 3— | 6 6 6 | 3 3 3 | 2 1 2 | 3— | 1 6 6 6 | 1 6 5 6 | 3— |  
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催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

4 4 4 | 5 4 2 | 3— | 2 2 1 | 3 1 7 | 6— | 3 3 6 | 1 1 7 | 1 2 3 4 |  
你们被谁陷害了？你们被谁残杀了？那是中国的法西

3— | 6 6 7 | 1 1 7 | #5 6 7 1 | 6 3 | 3 3 | 3 3 3 | 1 3 6— |  
斯，那是中国人的反动者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mp (深情地)

||: 6 7 | 2 1 7 6 | #5 7 3 | 6 6 6 | 7 3 1 6— | 1 1 2 1 3 4 3 2 |  
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  
f (坚决地)

7 2 5 | 1 1 1 | 3 3 | 2 2 2 6 | 7 1 2 3 2 :| 7 1 7 | 6— | 7 1 3 6— |  
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消灭。

姓名。

1946年6月，西南联大复员回北平，“高声唱歌咏队”相约一起乘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供的四辆大卡车，经贵州到长沙，再乘美军登陆艇到上海，由上海乘运煤轮船到塘沽，再乘火车到北平。一路上我们歌声不断，宣传“一二·一”运动，宣传反内战，吸引了行人和乘客。

到北平前，黎章民（解放后曾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给我一份“高声唱”队员名单，要求清华、北大、南开复员后要组织歌咏队。一到北平，我就联系上北平临大“星海合唱团”的史鸣春、张潜生，组织“高声唱”队员和他们在西山联欢，共商复员后三校建歌咏队的事。9月各校开学后，北大成立了“沙滩合唱团”，后又在新生中建“大地合唱团”；南开建了“南星合唱团”；清华建了“大家唱歌咏队”，后来又建了“新生歌咏队”，我当助教后还建了教工合唱团。这些组织在历次学运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华北学联成立后，北平各校歌咏团体和天津、唐山等城市歌咏团体还联合成立了华北歌联，1948年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黄河大合

唱》千人大演唱。

解放后，大家都忙于工作，直到1980年左右，许多人退休或退居二线，终于有时间了。趁纪念“一二·九”运动45周年、“一二·一”运动35周年，当年的老同学又聚在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作了一次专场演出，主要演唱当年的革命歌曲。会后正式成立“老同学合唱团”，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支持，每周集合排练，

经常到各大中小学演出，现在合唱团还吸收各大学退下来的较年青的教师，还在继续排练演出。

歌声引导我们走上革命，引导我们度过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一生，陪伴我们享受幸福的晚年。

## 唱着歌闹洞房

我和老伴吴琼瑞都是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我们两人都是家乡沦陷后逃出来的，是在联大积极参加学运中熟识起来的。我们在西南联大参加了地下党的



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送葬

## □ 回忆录

外围组织“民青”，1948年在清华参加了地下党，当年毕业后都留校做助教。1949年8月27日，组织上批准我们结婚，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婚礼。

那天在清华工字厅挤满了人。李广田、杨业治、李赋宁等老教授来了，总支书记何东昌来了。我在重庆音院的好同学、我终身的挚友严良堃夫妇来了。大家唱歌咏队、新生歌咏队、教工合唱团的好友们都来了，有些人还是刚从老解放区回来的。婚礼很简单，只有些花生、糖果。大家要我报告恋爱经过，何东昌帮我解了围，说：“这是结婚，不是开生活检讨会。”一句话引得哄堂大笑，于是歌声成了主题。新房是借一位出差老师的，没有什么新婚装饰。但大家还是要闹洞房，用唱歌大闹洞房，一直唱到凌晨两三点钟。

我和琼媚先在清华教书，1952年院系调整同时调到北大。无论顺境逆境，两人互相关爱，辛勤培育下一代。不幸在2006年，她81岁时因不治之症先我走了，我常常怀念与她相伴一生的情景。

在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简称西语系，系主任是冯至同志。德语成立专业，我是唯一的助教。冯至同志是我国德语界泰斗，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我一直兼任他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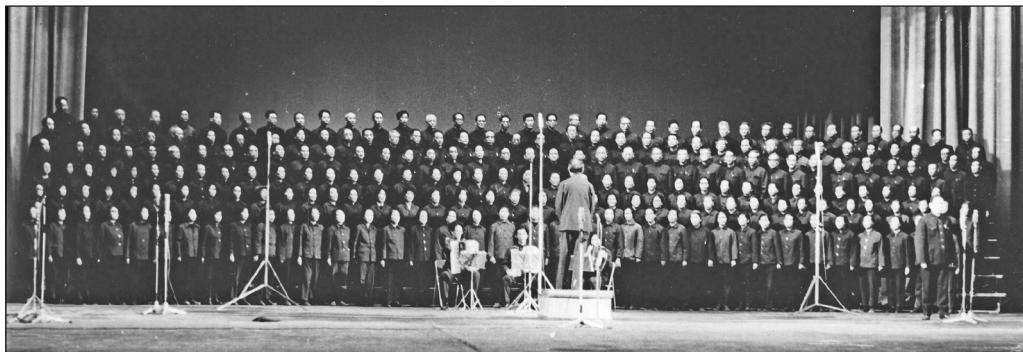
1954年秋的一天，马寅初校长找冯至主任，说胡乔木要北大出一个德语教师替出版总署作为编辑到德国出版社实习一年，是中德文化协定的一项内容。冯至主任

认为学编辑，不想让我去，但马校长坚持，他只好同意。

1954年11月23日，我乘国际列车经莫斯科到了柏林。没想到刚下车，使馆人员就把我交给了德方人员，让我马上去莱比锡参加全德出版大会，我说我讲不了德语，但德方人员说，你会英语，给你派了位英文译员陪你。到了莱比锡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有苏联和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上还要我代表中国出版界发言。我马上打电话向使馆求援，使馆宋钟璜同志说，你不讲话可不行。我说我不是出版界的，他说你可以讲德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这可是个好主意，我很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我便用英文写了稿，德国翻译译成德文。本想用中文发言，后来想我读德文还是没问题的，就在会上直接念德文稿子。没想到我的讲话得到热烈反响，当我提到安娜·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全



闹洞房的歌咏队部分同学合影。前排：右3严宝瑜、右4吴琼媚、左1严良堃，后排：右3严良堃爱人张世敏。其他凭记忆：前排：右1李振华、右2周全（原名周汝汉）、右5严若昭、右6刘晶雯，后排：左1至左6：李建武、郭其佺、方堃、梅克、杨荣、商令杰，右1陈水莲、右4冯碧蕉



1980 年在人民大会堂的专场演出

场掌声雷动。我讲完后获得的掌声超过了苏联文化部长。没想到热爱音乐的德国人竟然是用演奏名曲来做闭幕式，演奏乐队是从大音乐家亨德尔家乡请来的“哈勒交响乐团”。从此我就在这乐圣之乡度过了四年。

民主德国出版局改变了让我实习的计划，同意我补习德语，治疗“德语聋哑病”。我先到莱比锡大学附设的赫尔德学院学了两周，他们说我这水平应直接入大学，让我找副校长办公室，办公室看了我的学历，说我应直接读研究生。主管副校长还接见了我。最后让我搬进一个小楼里，里面住着5位中国留学生，其中安书祉就是我选派的北大德语专业一年级生。

莱比锡大学（1409年建校）是和海德堡大学（1386年建校）齐名的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它在十七、十八世纪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民主德国建立后，曾把它改名为“卡尔·马克思大学”。我在这里师从汉斯·迈耶教授读了四年研究生。我改变了初期闭门死读书的办法，利用我已有的文学基础，打破德语不流利的顾虑，尽量接触德国民间，广交朋友，熟悉德国文化。更利用各种机会接触德国闻名世界的

音乐圣堂，收益甚大。

1959年秋，接到冯至系主任的信催我回国，当时我已定好博士论文题《中国革命在二三十年代德国文学中的反映》，再有几个月就可完成，虽然导师也很难理解，我还是服从组织命令，立即回到北大。冯至主任要我担任西语系副主任，主管教学、科研。“文革”后，教育部成立了外语教材委员会，冯至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主管德语组。奋斗十年，我们把四个年级的德语教材、选读教材、德国文学史、德国国情课等教材全部编好出版。教育部开大会表扬了德语组，并给我和副组长祝彦发了荣誉证书。《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主编是冯至，他让我参加了德国文学卷的部分工作。

1983—1984年，我获歌德奖学金，赴民主德国魏玛参加德国古典文学研究所科研项目研究工作8个月。1988年，我受联邦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之聘，任该校客座教授讲比较文学。1988年，我获得了民主德国的“格林兄弟奖”，奖励我在德国文学研究和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我把奖金5000马克都捐给学校以推动美育教育。

## 用高雅音乐陶冶年轻人的心灵

1983年我60岁，不再担任行政工作，但我还教研究生，还为外事部门办翻译班，培养高级翻译。

1986年，北大开党代会，我在发言中提出应该恢复蔡元培校长重视美育的传统，开设美育方面的课程，受到代表们和校领导的重视。丁石孙校长让我和团委副书记范强筹划创办艺术教研室。一开设音乐课，就有600人报名，不得不分两个班。找不到音乐教师，我只好赶鸭子上架担任一个班的音乐课。我开设过的课依次有“音乐简史及中外名曲赏析”“维也纳古典乐派”“莫扎特”“贝多芬”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音乐”5门，其中最后两门开设的次数最多，都是学期课，周学时为3小时，后成为学校的通选课。它们是带有一点音乐史性质的欣赏课。从1986—2004年18年间，除去我在德国讲学两年，共教了16年音乐课，直到81岁。

除了上音乐课，我还在校领导支持下办了三次大活动。1991年为纪念莫扎特逝世200周年举行了“莫扎特月”纪念活动；1992年为纪念刘天华逝世60周年，组织了“刘氏三兄弟（刘天华、刘半农、刘北茂）纪念活动”；1993年举行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100周年活动。这些活动都请了校外知名音乐团体、音乐家来校演出。艺术教研室组织了有关专题唱片欣赏会，请知名音乐专家举行讲座。校广播台不断广播有关乐曲，北大校刊为活动出了专刊。全校师生浸润在浓厚的高雅音乐气氛中。

1997年秋，我有幸参加了李岚清副总

理召开的关于如何在全国500万大学生中普及交响乐的座谈会，他听了我的发言，要我提供教学情况的材料。他在看了这些材料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

为了实现在全国500万大学生中普及交响乐的目标，2000年1月，在全国高校音乐教育学会的倡导下，我在北大主持了全国高校交响音乐课教师培训班。组织了各校优秀音乐老师、美育老师、历史老师、美术老师、中国文学教师，前来参加培训。这次培训使学员们受益匪浅。培训结束后，还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从此，“全国高校交响音乐课教师培训班”成为制度，在上海、广州陆续举办了课程培训。

音符化作音乐的内在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我度过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我对音乐欣赏的体验，使我深知好的音乐能以其巨大的正能量，通过人的听觉器官，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感染力，直指人的内心世界。

回顾我的一生，我生来喜好音乐，已经走进音乐殿堂，却阴差阳错地又走进德国文学的殿堂，似乎走错了门。解放初，我在重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伙伴们许多都来到北京，从事新中国的音乐事业，他们也召唤过我归队。但那时我已是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现在回想文学和音乐也是不可分的，尤其我从事的德国文学，更是紧紧地和音乐融和在一起。说“我的音乐人生”绝不为过。

写于2019年

2020年7月1日，严宝瑜学长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 清华舞蹈队，我们成长的家

○楼叙真（1966届电机）



斯里兰卡舞蹈《罐舞》  
一九六三年楼叙真演出

中学时候我就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1960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入学后参加了新生文工团，之后就参加了校舞蹈队，大一下学期成为集中队员。1962年10月，胡昭广从舞蹈队调任校学生会副主席，我接替他担任舞蹈队团支部书记，一直到1965年8月去“四清”。那时清华文工团（后改为文艺社团）的骨干，都集中住在一起，党团关系也在文工团，上课时候回班，大六时才回班住。由于我大六时和文工团一同去“四清”，参加“四清”文艺宣传队的工作，所以我从1961年一直到1968年离校都住在文工团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队员。

我1960年进校时，正值经济生活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很多同学都浮肿。系里号召我们“劳逸结合”“多睡一小时，少吃一两饭”，我们又是一年级新生，班里气氛比较沉闷，而集中队员那里依然朝气蓬勃，我很向往成为集中队员。那

时我们非集中队员，每周在集中队员住的16宿舍前活动，感到很愉快。记得我参加排练的第一支舞蹈是《东北大秧歌》，当时宋均一边大声喊着鼓点，一边带着我们练“五鼓”，大家兴致勃勃，满头大汗，一点也没有困难时期那种低沉气氛。团支部书记胡昭广还组织集中队员养兔子、种菜，精神面貌和班里大不一样。这一切使我深受触动，我渴望加入这个集体。

要成为文工团的集中队员，必须品学兼优。集中队员的学习成绩明显高于全校平均水平，如果队员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就要回班，学习成绩好了可再归队。这就要求我们学习、活动两不误，该活泼的时候就活泼，该学习的时候就能坐得住。舞蹈队里的学习风气非常好，大家都刻苦认真。当时学校在每个班（30人）选一两个尖子“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加修一些课程。舞蹈队的因材施教生比例高多了，我记得二十几个集中队员中，胡锦涛、范锡莉和我都是因材施教生。毕业时陈清泰、胡昭广获得了优秀毕业生奖章，魏熙照、黄辰奎和靳东明等获得毕业生优良奖状。

舞蹈队里高班低班、不同系的同学住在一起，相互熏陶感染，思想活跃、积极向上。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又撤走专家，同学们的思想情绪十分压抑。有一次我和团支部副书记胡锦涛组织支部活动，讨论人生。陈清泰说，我们决不能人穷志

## □ 荷花池

短马瘦毛长，眼前的困难不能动摇我们的精神和理想。他说我们能上大学是以90%以上的同龄人不能上大学为代价；我们能进入清华接受更好的教育，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二十或三十年后，我们中理应成长出工程师、厂长、校长、部长。不是你、不是我，也许就是他。这不是自傲，而是清华学子的社会责任。当时大家听了，兴奋异常，深受鼓舞。仔细想想，也就是这么个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话得到了印证，我们舞蹈队里不仅出了专家、部长、市长、厂长、院长，还出了国家领导人。很多人在业务上卓有成绩，个个都是有用之才。

蒋南翔校长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清华地下党学生的比例是10%，现在解放了，清华学生更好地接受了党的教育，党员比例不应低于解放前。所以，清华历来重视发展学生党员。但是遇到家庭出身不好，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在系里入党就比较难。校文工团政治上积极向上的氛围比较浓厚，离校团委和党委比较近，在政策把握上可以得到团委和党委的

直接指导。遇到不好处理的情况，就直接找团委和党委汇报解决。因此，在文工团入党的比例比班里高，胡昭广、胡锦涛、靳东明、王丽珍、王少勇、吴国蔚、薛锋、高学江和我都是在舞蹈队入党的。

舞蹈队这个集体团结温馨，互助互学。我在清华的这段时间里，政治运动很多，但是我们从来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对所谓“后进”的同学热情帮助。当时我虽然任团支部书记，但我的偏好是舞蹈业务，经常和队长靳东明等同学一起创作、编导、排练一些新节目，团的工作胡锦涛就管得比较多。他经常和队员们谈心，遇到队员有“思想疙瘩”，他会耐心为他们疏导。每逢寒暑假，我总要给回泰州的胡锦涛写封信，请他把团支部总结写好。胡锦涛不仅字写得漂亮，而且总结写得也有血有肉，能充分体现我们这个集体的风貌。1965年，我们舞蹈队被学校评为“四好集体”——身体好、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1964年9月就要毕业的五字班（1959级）的集中队员大都回班住了，而胡锦涛由于学习好、工作出色被选拔为学生辅导员，仍留在文艺社团，出任文艺社团团长。

1965年11月，我正在延庆参加“四清”，奉命回校。胡锦涛给我们布置任务，为纪念“一二·九”运动30周年，北京市要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场大型文艺演出，清华演出最后一幕“支持世界革命”，由我担任总导演，已毕业留校的老队长靳东明任主要舞蹈部分的分导演，群众演员部分又设了若干分导演。我们边编边导，除了舞蹈队队员外，还动员了各系的群众演员共300多人参加演出。我们班的同学看到我在台上指挥若定，十几个编



1964年舞蹈队集中队员中的阳光女生。左起：范锡莉、王新声、苏文漪、翁其美、刘筱桢、徐萍、袁莹、尹婉秀、赵晓阳、竺新源、王丽珍、楼叙真



新清华学堂奠基仪式上和母校领导、老师、校友嘉宾合影。左起：殷勤藻、陈清泰、楼叙真、郑小筠、王大中、贺美英、贾春旺、胡昭广、韩景阳

导、几百人的大歌舞组织得井井有条，感到很惊讶，说我这些年变化太大了。是的，舞蹈队培养了我们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锻炼了我们的工作能力。清华舞蹈队，我们成长的家。

我们六字班（1960年入学，1966年毕业，因“文化大革命”1968年才离校）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届毕业班，毕业时学校一片混乱，没举行毕业典礼就人走楼空了。1996年校庆是六字班毕业30周年返校日，学校要为六字班补办一个像样的毕业典礼。在典礼上，我们清华舞蹈队的老队员（平均年龄55岁）演出了《鄂尔多斯舞》。一出场台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们合着掌声跳完了。我和谭又亭回到班里，同学们说我们是流着眼泪看你们跳舞的，舞蹈队的人仍然像当年一样年轻洒脱，充满朝气。之后我们在2011年100周年校庆时，在全校庆典晚会上又跳了《鄂尔多斯舞》，当时我们平均年龄是70岁。2018年，为庆祝文艺社团建团60年，已完成新老交接的清华校友舞蹈队，在年轻村委会的领导下奉献了一台美轮美奂的舞蹈专场——“向美而行”。参加演出的校友舞蹈队员有90余名，最年长的81岁，

最年轻的20岁，相差一个甲子。我们老舞蹈队员的演出生涯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从18岁进清华到现在79岁，好像从未离开清华舞蹈队。在校期间受到舞蹈队团结向上、勇往直前的气氛的熏陶，形成我热情乐观的性格。毕业时我主动要求分配到“三线工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二汽在鄂西北偏僻的山区，工厂还在筹建，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我的大女儿

1970年出生，没有牛奶，连奶粉也要托人在大城市买，常常接不上。我们就用炒面粉、豆粉加少许奶粉给孩子吃。我们住在山上，早上要赶公交上班，为了防止下山时摔跤，我把孩子装在一个大袋子里绑在身上，等车时我把布袋当长鼓，跳起了朝鲜族舞蹈长鼓舞。周围人都笑了，“楼楼，真服你了，再苦的日子你也能活出彩！”

1985年我担任二汽技术中心主任，技术中心有2000多人，下设汽车设计、汽车工艺、材料、计算机等多个处室。清华舞蹈队培养我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有了用武之地。我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不是学汽车的，技术中心各个专业都有能人、学术带头人，虽然是主要领导，但我把自己定位为“Interface”，是各个专业的“接口”。我们按照厂里“开发一代、预研一代、改造一代”的工作要求，从卡车设计向轿车设计研发扩展，为上轿车做技术准备。1987年国务院同意二汽引进外资生产轿车，二汽与外资谈判开始，我也参与了谈判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极力主张把技术中心的各学科的人派往国外公司学习，日本富士重工公司采纳了我们的

## □ 荷花池

意见。我们成建制地对口到富士重工学习，收获颇丰。后来我们与法国雪铁龙谈判期间，购买了两辆轿车，把一辆全拆成零件，让汽车设计师搞明白零件结构，让工艺师搞明白是怎么制造的，让材料师搞明白是什么材质……

1992年因我爱人调北京工作，我们回到了北京，又可以和舞蹈队的老同学们欢聚一堂了。

大家退休后，除了经常参加校友舞蹈队活动外，舞蹈队的同学仍像当年一样充满上进心，活到老学到老。有的学

弹钢琴，能弹很多高难度的曲子；有人学画素描，笔下人物栩栩如生。我则自学了AutoCAD、Photoshop及MIDI作曲。虽然我们年纪老了，但我们的内心还年轻。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在舞蹈队收获了我的爱情。陈清泰是汽二的（1957年入学），我是电六的（1960年入学），不是一个系不一个年级，是舞蹈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除我俩外，黄迺章、陈明浦，胡昭广、殷勤藻，魏熙照、马丽也是在舞蹈队喜结良缘的，我们很幸运很幸福，感谢舞蹈队。

## 二校门前有条河 ——似水流年的清华往事

○金笠铭（1969届土建）

二校门前有条小河，她静静地流淌着，既无声响，又无波澜；既不炫耀，也不虚张。她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瞬间；她平缓的河岸旁，年复一年演奏着大自然的四季乐章。

我从童年到青年的大部分时光，都与这条小河有不解之缘。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从城里搬到小河南岸的照澜院18号乙。照澜院建成于1921年，由10所西式丹顶洋房和10所中式四合院组成，是清华以前的教授住宅群，当时称为南院，1934年以后改称旧南院。1945年抗战胜利清华园复校后，由朱自清提议将“旧南院”的称呼按照谐音改称字面文雅的“照澜院”。先后在这里居住过的著名人士有赵元任、梅贻琦、俞平伯、马约翰、钱伟长等。可以说在这些灰色老房子里藏匿着清华厚重

的历史与文化的底蕴。

钱伟长先生的家就在16号，与我家隔了一个院子，现在是清华纪念品服务部。我家院门朝西，正对着通往二校门前的马路，出家门不远，就来到了河旁。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河旁长满了奇花异草，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光顾的乐园。春日里，我喜欢去河边看着小蝌蚪在水中游窜；夏日里，又常常伴着河边聒噪的蛙声进入梦乡；秋日里，我们几个小伙伴会在傍晚借着手电的光亮，到河岸边的水草和石缝中去领略摸到小螃蟹的刺激；冬日里，我们又会坐着自制的小冰车在河面上疯狂追逐。静静流淌的小河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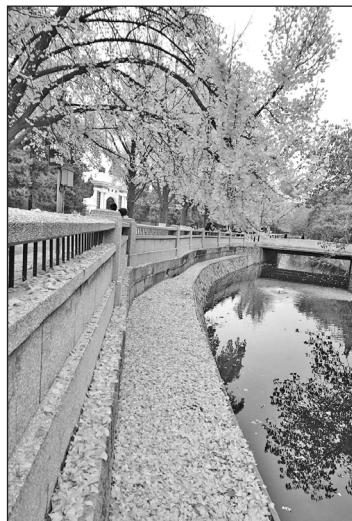
小河流淌着，勾连起我从小到大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们几个淘气包想尽了法

子，在小河边玩耍。用瓦片打水漂，吓喷在河边钓鱼的人；用弹弓打麻雀，常打破照澜院某家人的玻璃窗；用树胶粘知了，再把知了带到学校，塞进女生的课桌……连小猫小狗见了我们都躲得老远。一天，我们又来到桥头淘气，我一个恍惚，落到了河中。我二哥金砚铭和其他小伙伴们急呼救人。一位身穿大褂的大学生二话不说，几个箭步飞奔过来跳入了河中，在齐胸深的水中把我抱起，这时我已不省人事，醒来时已躺在了家里的大床上。妈妈竟忘了问那位大学生的姓名，这成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遗憾。

小河流淌着，相似的险情多次再现，但遇险的换成别的孩子，救助者仍多为路过的大学生和教职工，他们也常常是不留姓名的普通人。但是，在我的幼小心灵中，却再也抹不掉这些普通人的义举，那时的大学生成了我们既羡慕又崇敬的一群高人和善人了。

小河流淌着，沿着小河顺流而下，在老校区电机馆（20世纪50年代初曾为航空

系馆），临河处有个露天的飞机陈列场，有一架美式飞机成了我们最喜欢摆弄的大玩具。这架飞机似乎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从北



平逃跑时被解放军迫降的。1949年初，我家还住在与东单飞机场毗邻的江擦胡同。一日，我大哥金竟铭和六哥金壁铭曾背着我，目睹了国民党中央军乘飞机仓皇逃跑时的一幕。那些残兵败将拼命往飞机上爬，机舱内容不下，一些人甚至爬到了飞机翅膀上，可见其狼狈不堪，而他们乘的美式飞机正是陈列在清华航空系场地上的那种机型。

我放学后时常坐在院门外的台阶上，好奇地注视着匆匆而过的各种路人和外面的成人世界。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号召各行各业捐献飞机大炮，河南的豫剧名角常香玉捐了一架战斗机。我妈也张罗了几位教授太太做了点贡献，她自小受到开餐馆的父亲影响，会做非常可口的烧饼、麻花、油条。她们就每天起个大早，做好了几脸盆在二校门小桥头卖早点，卖的钱全部捐献给国家，常常一端出去，不到半个时辰就会被路人抢光。我是眼巴巴看着让人垂涎欲滴的丰盛早餐却难尝上一口。妈妈总安慰我：“以后我会单独做给你的。”但等我长大了，也未能享受这种口福啊！那时的清华园里，教授太太卖早餐，教授太太扫大街并不稀罕。人们之间真诚相见，平等如常，并不在意你的身份和地位。

由于我家临近二校门，家父金希武又是当时清华大学九三学社召集人。一旦开会，小院里就会汇聚了清华园内各路“神仙”（当时这种会叫“神仙会”）。我则成了门童，为各种“神仙”开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位“女神仙”张守仪，她举止大方端庄，极有气质和修养。每当我给她开门时，总会摸摸我的头，并给我一个逗孩子的鬼脸，还开玩笑叫我“小金先

## □ 荷花池

生”。后来听我父亲介绍：她是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建筑学者，为当时国内不多的住宅设计女专家。说来真是机缘注定，30年后的1978年，我有幸考上了“文革”后清华大学的首届研究生，张守仪先生恰恰成了我的导师。

1963年，我从一名小河旁的小顽童成了清华大学土建系的大学生，心中总忘不了当初把我从小河中救起的那位穿大褂的大学生，梦想着能成长为像他那样的人。没想到1966年，在一个阴沉的夏末秋初的日子里，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硬被拽倒了。在二校门轰然倒地的一瞬间，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河似乎也震怒了，从来不发声不浑浊的河水也发出了嘶嘶哀鸣并涌起了黑浪，如此有悖天理的一幕竟然会发生在那个文明高雅的知识圣地！

1978年深秋，在阔别了清华园十年之后，我又重新徜徉在二校门前的小河旁。我在既熟悉又陌生的二校门旧址前停下了脚步，身边匆匆走过的行人们已经怀揣着新的梦想，迎接一个新的时代，我却不禁又回想起那位素不相识的身穿大褂的大学生，他那双朴实有力的大手，抢救和温暖着一个幼小的心灵，这些都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淡忘的。

小河流淌，时光飞转，20世纪90年代初，我终于重回清华园工作，看到了重建后的二校门。尽管是座仿制品，但说明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又回到了文明的正道上。

小河流淌，日月飞歌，清华园已今非昔比。一批批海内外学子踌躇满志昂首阔步进入二校门，在神圣的科学殿堂，铸魂蓄能，为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又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地走出二校门，迎接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在广阔天地展翅高飞，鹏程万里。

小河流淌着，流淌着我从小到大的岁月，流淌着世间人们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光明与黑暗的历史瞬间。今天，每当我路过这条小河，在留恋河旁美丽的景色时，更会陷入对那逝去往事的追忆和深思之中。一条小河承载了太多不能忘怀的历史，但她总会静静地流淌着，去见证更多美好的人间故事和历史传奇。

## 南乡子·入学六十年歌

○王树文（1966届精仪）

何处望清华？壮丽校园思无涯。二校  
门内大礼堂，景佳，左堂右馆簇拥她<sup>①</sup>。

游泳池度夏，荷塘滑冰好潇洒。住遍  
一、七、十二号<sup>②</sup>，哈哈，母校到处都是家。

①指清华学堂和科学馆。

②1960年9月至1963年夏在动力系住学生宿  
舍1号楼，后来全班调转至精仪系，先后住7号  
楼、12号楼。

## 山坡羊·获奖有感<sup>①</sup>

○王树文（1966届精仪）

清华校训，终生笃信。永难忘母校师  
恩。清华情，同窗亲，服务校友三十载<sup>②</sup>，传  
承清华创新精神。做，清华人；扬，清华魂。

①在清华大学第21次校友工作会议上，我  
获得母校颁发的“清华校友工作荣誉奖章”。

②抚顺清华校友会，1986年由我发起并  
运作，在全市联络校友，历时两年于1988年成  
立。至今坚持活动已32个年头。我先后任秘书  
长10年、会长20年。

## ● 诗词书画选登

### 纪念清华大学毕业50周年光〇班同学嵌名联

○田 芊（1970届精仪）

2020年，迎来清华毕业50周年纪念。回首往事，思绪万千，苦乐年华，抱诚守真；虽无建树，但已努力，扪心自问，无悔人生。斗转星移，曾经青春焕发，而今年迈蹒跚。步入老年，安康即好，夕阳正熙，颐养天年。同学友情，淳朴长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郭利民：**金城铁郭，  
艰苦创业，忌急功近利，需因势利导；  
发愤图强，求经世济民，盼国泰民安。

**张孝棣：**张本继末，  
成家立业，亦可孝忠两全，有情有义；  
志同道合，必定棣华增映，群策群力。

**刘雪冬：**刘览遍照，  
不畏艰难险阻，奋力前行迎寒雪；  
永怀爱心善意，视同手足送暖冬。

**邓九仔：**弃杖邓林，  
为人不在名利，鹤鸣九皋，声闻于野；  
做事务必认真，力求仔细，成事在天。

**胡劲波：**胡越同舟，  
历经疾风知劲草，难忘岁月青春梦；  
而今竹烟隐波月，颐养天年老来乐。

**何庆声：**人生几何，  
庆节岂能独欢，更愿普天同庆；  
声名不求显赫，皆因大音希声。

**宋小逸：**宋韵明风，  
只求奉献，不因事小，心亦愉悦；

唯有勤奋，不图安逸，苦也甘甜。  
**张克毅：**大张旗鼓，  
年轻气盛有作为，做事须沉潜刚克；  
老而弥坚更洒脱，为人宜宽厚弘毅。  
**何树荣：**何乐不为，  
献身教育，勤于敬业，只为百年树人；  
潜心科研，甘于清平，不慕富贵荣华。

**戴兴中：**披星戴月，  
多难兴邦，不忘初心，艰苦奋斗；  
天佑中华，牢记使命，敢于担当。

**王朝松：**王者荣耀，  
朝气蓬勃雄心起，勇做弄潮儿；  
松柏长青豪情在，仍为好儿郎。

**潘安培：**潘文乐旨，  
身在他乡自尊自强，安知鸿鹄志；  
心系故园长江长城，培育中华情。

**姚彦秋：**雅声远姚，  
能人彦士南国居，不枉潇洒走一回；  
春夏秋冬佛山度，只求逍遥寿百年。

**陈家骅：**新陈代谢，  
一番事业，力图家成业就，枫叶红；  
万马争先，岂能骅骝落后，向前冲。

**张书练：**纲举目张，  
学识渊广，全靠博览群书，学无止境；  
专业精深，只有勤学苦练，精益求精。

**陈文博：**推陈出新，  
文圆质方厚德，良师益友，桃李无数；

## □ 荷花池

博学笃行自强，教学科研，事业有成。  
田 芹：田夫野老，  
来时正年华，漫步荷池莲叶何田田；  
回首五十载，栖身清园芳草正芊芊。  
孙龙成：华夏子孙，  
有志青春天行健，曾奋起虎跃龙腾；  
无悔人生地势坤，终感慨众志成城。  
王天伟：内圣外王，  
待人有诚，心存厚道，友谊地久天长；  
与世无争，情愿平凡，成就丰功伟绩。  
崔次乾：峥嵘崔嵬，  
青春似火花团锦绣，人老花应次第开；  
人生如旅筚路蓝缕，路无尽头乾坤来。  
王效林：王者风范，  
处事需讲究实效，方能卓有成效；  
做人须玉质琼林，可成杞梓之林。  
刘德钦：前度刘郎，  
修身养性，应正直可信，积善成德；  
爱国奉献，要奋斗前行，忠义可钦。  
张风泉：一张一弛，  
呈仁爱心胸，微微拂面如春风；  
满家国情怀，潺潺流淌似清泉。  
潘志文：潘江陆海，  
壮志凌云克艰难，坚持改革矢志不渝；  
通文达理行世范，栽培桃李深文大义。  
杨惠英：杨柳依依，  
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惠风和畅；  
勤学敬业，乐业依旧，英姿焕发。  
李滋兰：投桃报李，  
清风细雨日滋，滴滴滋润大地回春；  
华云空谷幽兰，片片兰草芬香来袭。  
高慧芬：高山流水，

慧心巧思工作，多做贡献为国家；  
芬馨芳华大地，只留馥郁在人间。  
孙 敏：炎黄子孙，  
如今舒心安度晚年，时含饴弄孙；  
当年苦学勤勉继日，常逊志时敏。  
顾爱莲：顾盼生辉，  
言必可信，与人为善，拳拳爱心；  
行则端庄，脚踏实地，步步莲花。  
栾绍金：川谷栾木，  
才华横溢，颖悟超群，绍继事业曾有望；  
浪迹天涯，飘忽不定，金人缄口影无踪。  
自信，自觉，自尊，自强不息；  
厚爱，厚诚，厚道，厚德载物。

### 画堂春·清华秋思

○张 刃（1985级力学）

风催白果溢香清，波摇黄叶轻盈。  
攀墙藤若缀红英，犹可号常青。  
卅载睽违秋色，画图空惹离情。梦  
回细雨碎荷声，珠散一池星。

### 清平乐·贺清华庚子秋季开学

○张 刃（1985级力学）

蛙鸣荒岛，幽径埋深草。柳照清涟  
荷独老，人语忽惊啼鸟。  
月明谁点微云，长天归雁风淳。万  
里烟氛散却，芸窗重映莘莘。

# 念奴娇·月上人影

○吕人和（一九四九—一九五一年外文）

复兴崛起，速腾飞，科技衔接天宇。人类登月有先例，居住或许无虑。抗疫宅家，梦逢来日，到访应容许。心旌摇曳，动情狂咏诗句。

当谢年月相留，依依甚久，今世多机遇。必见我国人影动，光耀中华行旅。如愿如知，嫦娥探月，将引人欢聚。出行天外，畅舒豪气心曲。

注：我们成功实施了两次登月软着地，分别是登陆月球正面与背面的嫦娥三号与四号。如今探月工程又有了新的突破，我国将在2025年实现载人登月计划，同时也会在月球建设基地。

# 洞仙歌·闻亭

(用苏轼《洞仙歌·冰肌玉骨》韵)

○朱顺波 (1970届工物)

闻亭细雨，正举杯微汗。隔院风来酒香满。近春园，独步拈韵推敲，蟾月隐，一绾青丝鬓乱。

荷塘霄露冷，向晚无声，寂寞扬眉

# 七律·贺零字班

○林天强 (1988级电子)

少年百战入清华，国士初学是吾家。此夜荷塘寻背影，他年大海走天涯。千江有水千江月，一路无心一路花。半世劫波零字在，归来论道寿新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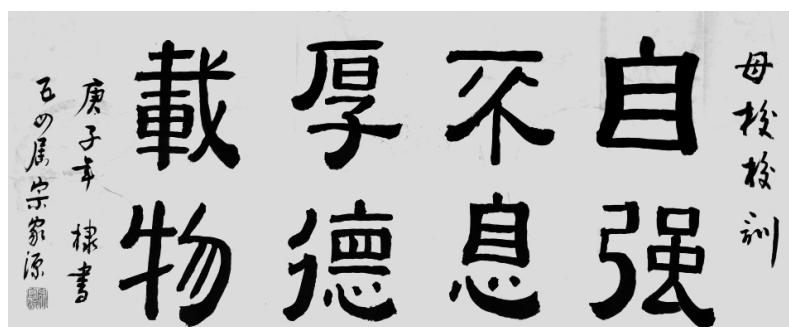
# 七律·清华气象 (顶针格)

○余寒生 (1978级土木)

容华水木青蓝紫，紫气东来绕辟雍。  
雍穆校门垂景象，象征风骨起闻钟。  
钟声阵阵行须笃，笃志时时事必恭。  
恭恪斯文真学士，士林驰骋愈从容。

隶书母校校训

○宗家源（一九五四年水利）



● 回馈母校

## 兰春校友捐资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专项基金

9月3日，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专项基金成立仪式在我校举行。该基金由新英才控股集团董事长兰春校友捐资发起设立，由我校校友、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担任基金管委会名誉主任。新英才投资集团董事长杨英，故宫博物馆研究馆员周高亮，中国旅游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秘书长胡书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胡钰，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杜鹏飞，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铮等出席仪式。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主持仪式。

陈旭表示，文化创意专项基金的设立，是对清华“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也是学校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的具体

体现，对人才培养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陈旭回顾百年校庆时兰春捐赠设立“清华大学新英才教育基金”，有力支持了学校的学生交流、人才工作和人文、社科、艺术领域的研究，对兰春给予母校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兰春表示，设立这一专项基金的初衷是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创新思维，让家国情怀扎根学生心中。他希望通过文化创意领域的名师课程、社会实践、创新大赛等形式，专项基金能够为文化创意学科融合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中国发展培养更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优秀人才。

兰春和袁桅代表双方签署捐赠协议，陈旭向单霁翔颁发“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专项基金管委会名誉主任”聘书。

(基金会)

## 毕业20年感念师恩

### ——李伟校友为“谷兆祺奖学基金”注资

8月26日，1996级水利系校友李伟为“谷兆祺奖学基金”注资20万元，以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作为清华助学金体系的受益者，在校期间依靠助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岗位，顺利完成了学业，李伟一直铭记于心。李伟感言：“谷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1997年我曾荣幸地在谷老师的帮助下，带队赴河北易县支教，其为人处事都给我们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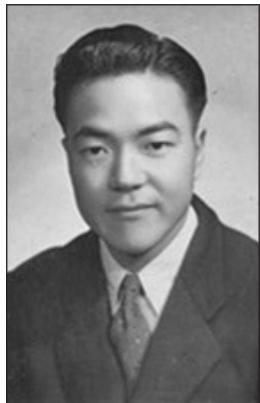
些年轻学子留下了深刻烙印。毕业20年之际，捐赠20万元至谷老师生前设立的奖学基金，也为母校建设出一份力，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李伟校友2000年本科毕业于水利系，留校工作两年后继续研究生学习，2004年硕士毕业于建设管理系。现任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南区域地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宋慧)

## ● 珍藏之窗

## 家父胡道稷的清华印迹

○胡传杰



青年胡道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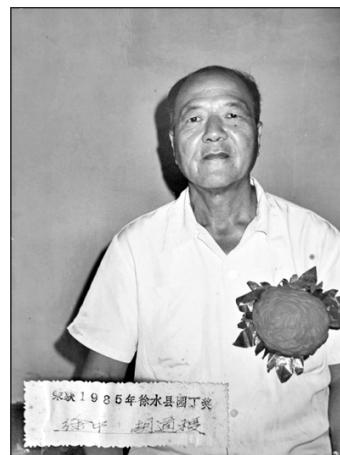
家父胡道稷1921年9月出生在安徽芜湖，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美军援华。响应当局的号召，家父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在第三期干部训练班培训后分配到美军中当翻译。先后在陈纳德航空队、美国陆军作战参谋部、美军医院服务。这期间有时候是全日制工作，有时是半日制，工作之余他抓紧功课，努力继续学业。战后1947年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家父回到上海，先后在上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上海美国新闻处工作（翻译）。

解放后他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毕业后在上海工商联丝绸同业公会供职。1956年新华社总社到上海招聘翻译，应聘成功后他奉调新华社对外部任翻译。

1958年家父被下放到河北徐水县第一

中学任教，在徐水工作34年，桃李满天下，深受学生的爱戴。他对教学精益求精，每天准备教案批改作业到深夜。他对学生认真负责满腔热情，每天早晨和晚上他都要到教室做辅导。他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并用英文授课，这在当时极为罕见。他为人师表，德高望重。一位学生上大学后写信给家父说：“从您那里我们不但学到知识，还学到怎样做人。”上世纪80年代，家父被授予“园丁奖”“劳动模范”，当选为徐水县政协常委。家父于2009年9月因病辞世，享年88岁。

家父生前热爱母校清华，以下是他珍藏多年的资料，这几份发黄的资料承载着家父不平凡的过往，现公布于众，作为对家父的纪念。



1985年荣获徐水县“园丁奖”

□ 荷花池

35號錄證四正式申請書  
34號錄證三正式申請書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學生註冊片

學籍姓名：張山川 胡道稷

籍貫：安徽 宣城  
年齡：20 性別：男  
院系：法學院 級別：第二級  
系別：經濟 學系  
經過學校：校名：國立第三中學  
地址：貴陽銅仁  
家長姓名：胡雲六、慶樹  
職業：（學生）  
通訊處：家庭 上海靜安寺路延年坊八號  
學生  
備註：31號錄證三正式申請書  
註冊第118號

右邊各項學生不得填寫  
入學日期：3000.1.1941

學校：民國 年 月 日 休學  
民國 年 月 日 預退學  
民國 年 月 日 留學  
復學：民國 年 月 日 第 年級  
單重：民國 年 月 第 次  
畢業： 學院

33年度第1學期  
註冊 1007-30-3600 原件为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

西南联大注册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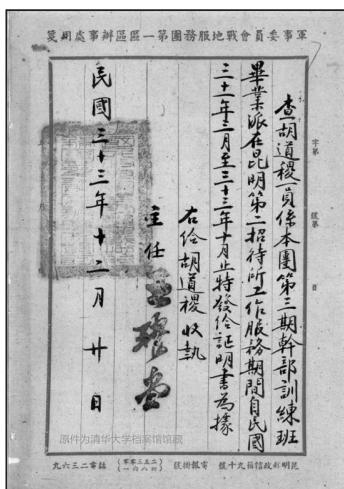
中國清華大學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eking, China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Mr. Hu Tao-chi, whose record  
this October 1st-year student in the October of 1940,  
and was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in the July of  
1944, has been granted the right to register in this University.  
Transcript of his academic record in this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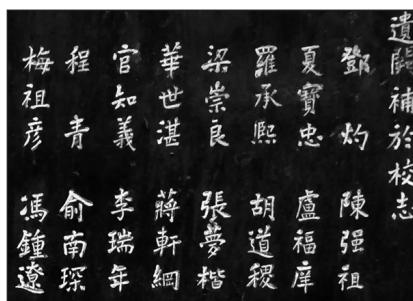
First Year	Courses	Highest Grade
1940-41	Chinese Reading	75
	Written Composition	75
	Principles of Chinese History	75
	Logic	62
	Mathematics	79
	Physics	79
	Elementary Training, 1st Yr.	70
	Physical Education	70
	Accounting	64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64
	General Western History	69
	General Geology	53
	General Geography	76
	Physical Chemistry	64
	Public Finance	75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74.5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62.5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72
	Advanced Money & Banking	64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Value & Distribution	80
	Physical Education	79.5

August 15, 1947  
Liu Cen  
F. W. H. Liu, M.A., LL.B.

清华毕业成绩单



战地服务团开具的工作证明



优待从军学生免修学分记载表

優待從軍學生免修學科及學分記載表(第1頁)

學號姓名: 4478 胡道稷 性別: 男 年級: 1D  
院系: 法 學別: 1D 年級: 1D  
服務機關: 蘭明軍醫院

服務期間: 1940年1月15日至1941年9月15日(共1年11月)  
附錄證件: 1. L.S.A.M. Hospital 2. 免修證明書 3. 免修申請書  
按點優待方法: 1. 免修學分數目 1. 免修學分數目  
優待申請事項:  
1. 免修學科(6) 2. 免修學科(6)  
3. 免修學科(7) 4. 免修學科(8)  
共 4 學分 免修學分 4/17  
註記:  
1. 免修學科數目以三個學期計算, 免修時間以最初算起, 免修者將  
規定期限內之成績算入其學分。  
A. 二年以下者免修十至十五四學分。  
B. 二年半以上者免修十八至十六學分。  
C. 半年以下者免修四至八學分。  
D. 不足半者不允。 原件为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

備註:  
此免修學分以三個學期計算, 免修時間以最初算起。

胡道稷给学校注册组写的  
请求免修学分的申请

西南联大纪念碑背面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局部)

## 两次本科毕业大会的纪念物

○马少平（1977级计算机）



马少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77级校友，现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智能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模式识别、文本信息检索、中文古籍的数字化与检索等。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承担“973”、“863”、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所讲授的“人工智能导论”课程深受学生欢迎，被评为“清华大学精品课”，曾两度获得清华大学“良师益友”荣誉称号。

清华的1977级有个奇怪的学制——四年半，这是由于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是下半年了，高考时间每省不同，但基本在12月15日

前后，所以1977级入学时已经是1978年3月份了。

清华当时定的学制是5年，1977级由于晚入学半年，1982年7月毕业，所以才有了四年半学制，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北京的其他高校，则基本是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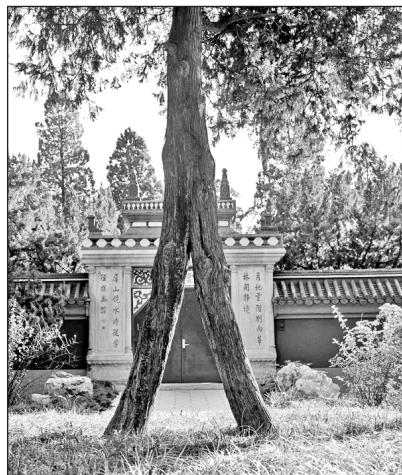


人民大会堂毕业生大会的入场券



清华大学1977级学生毕业典礼

## □ 荷花池



中南海里的人字形树

学制，1977级毕业时间是1982年1月。

1982年1月5日，北京市高校在人民大会堂召开1977级毕业生大会。我们虽然还有半年毕业，但也跟着其他学校的1977级同学，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1977级毕业生大会。会上薄一波发表了讲话，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

由于参加大会的人太多，主会场坐不下，我们去了宴会厅。事后也多次跟人“炫耀”：咱去过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马少平的本科（左侧）、研究生（右侧）校徽和毕业纪念章

宴会厅里什么也看不到，乱哄哄的，什么也听不到。但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印象，至今还记得这事。

而对于学校的毕业典礼竟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同学发来照片，证明学校确实有毕业典礼，不过没有学位服，更没有拨穗环节。

后来，1982年春天，我们还去过中南海。依稀记得参观了毛主席的卧室，床头放着毛主席穿过的有补丁的内衣，床上还有几本书籍。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是院子里有一棵人字形的树。树干上边是长在一起的，下边像人的两条腿一样，是分开的，感觉很神奇，所以印象深刻。

到1982年7月我们毕业时，其他学校的1978级也毕业了，我们又和其他学校1978级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一次北京高校毕业生大会。可能是由于人太多吧，这次地点改在了首都体育馆，记得姚依林副总理发表了讲话。

今年因为疫情，同学们的毕业季比较特殊，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当年毕业的一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一切场景仿佛还在昨天，于是随笔记下。



首都体育馆的毕业生大会入场券

# 清华要闻



◀ 清华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专家评议会



▲ 陈冯富珍、梁万年受聘清华大学万科讲席教授，邱勇、陈旭颁发聘书



▲ 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成立



华大学-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联合研究中心  
成立仪式暨首次工作会议



▲ 清华男篮CUBA夺冠

# 师生校友欢聚，庆祝自动化系建系 50 周年

9月26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建系50周年纪念大会在新清华学堂举行。自动化系的各年代校友代表相聚在共同热爱的家园，约34万人次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同步收看在线直播。



◀ 陈旭书记与自动化系校友和教师代表合影，左起：曾勇、杨保华、鲁国庆、姚坚、陈旭、刘文煌、刘川生、吴永杰、杨振斌、吉吟东



▲ 曾讲授“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胡东成教授（左2）参加活动



▲ 自动化系两任主任王桂增（左3）、管晓宏（左4）与自动化系工业智能与系统研究所部分教师合影



▲ 校友倪岳峰（右3）、胡胜发（右1）回校看望老师、同学



▲ 师生欢聚，左起：吴澄、顾涵芬、贺美英、宋安澜



▲ 1987级同窗喜相逢，左起：叶昊、王京春、张冬梅、龚宇、殷勇

# 师生校友共庆核研院成立 60 周年

9月26日，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建院60周年总结纪念大会在新清华学堂隆重举行。来自国家部委、高校、企事业单位代表和校内师生代表近500人齐聚一堂，共同回顾核研院历史进程，共话核研院未来发展。



▲ 邱勇、安继刚、滕藤、陈至立、华建敏会前亲切交谈

▼ 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剑锋校友（前左）出席活动并致辞



▲ 刘永德、王寿君、王大中、穆占英、唐亚平出席活动



▲ 师生校友相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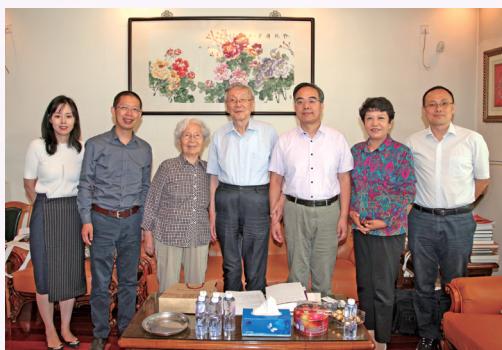


▲ 大会现场

# 校友联络



◀ 1970届校友  
毕业50周年  
座谈会召开



▲ 电机系领导看望金怡濂院士（左图，中）和张履谦院士（右图，右）



▲ 校友总会召开2020  
年第一次院系校友工  
作会



► 1990级入学三十  
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圆满收官



▲ TMT/AI/大数据总决赛（郑州）产业领军人才专场座谈会



▲ 健康医疗总决赛（天津）比赛现场



◀人居环境组总决赛（成都）为创新创业导师颁发聘书

▼集成电路总决赛（佛山）圆桌对话



▲先进制造、文创体育总决赛（洛阳）合作对接交流会



交友三创大赛集成

▶ 颁奖典礼暨南京中华门创将创新成果大会（南京）



#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 内蒙古清华校友与到访的陈旭、过勇等校领导座谈交流



▲ 四川校友与到访的校友总会副会长王岩座谈交流



▲ 南京校友会举办选调生工作经验交流会



▲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暨清华校友迎110周年校庆跑步活动举办



▲贵州校友会召开2020届新校友交流座谈会



▲清华大湾区校友欢乐大满灌网球赛广州站完赛



▲天津校友会召开2020年新校友座谈会



▲东莞、深圳校友举办创业交流并徒步清溪湖



##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海南校友会举办2020级  
海南新生座谈会

#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 厦门校友会2020  
送新会举行



▲ 上海校友会以接力跑致敬祖国、献礼母校



▲ 湖北清华校友迎新会举行



▲ 江西校友会组织  
校友参观鲤鱼洲清华  
大学江西实验农  
场旧址

▶ 常州校友会  
举办2020年度  
常州籍清华新  
生座谈会

